

灵椅

“南越古旧物品买卖商店”这个名称，看起来有点不很明白，但其实十分简单，那是一家古董店，而这家古董店老板的名字，就叫南越。和多年之前，曾经烽火连天，而今又成为难民的最大来源的那个叫南越的地方，全然无关。

南，并非一个很常见的姓氏，但也不是太偏僻。南越的祖上，是在中国北方开设古董店的，他也经营了这一行，可以说是受家庭的影响。

但是他的古董经营方法，却和全世界所有的古董店不一样。他绝不要求顾客上门，当然不做广告，甚至于有顾客上了门，他也爱理不理。

直到他认为找上门来的人，是真正对古物有认识的，他才肯加以接待。不然，只怕上门来的顾客，谁也忍不住他昂着头，那种不屑的神气，不等他鼻子中发出第三下“哼”声时，就已经拂袖而去了。

也许因为他太喜欢扬着头，自鼻子中发出“哼”声，来表示他对人看不起的缘故，他的鼻子相当大，而且鼻孔朝天。再加上他脸有横肉，一点也不像别的古董商那样，满脸笑容，舌灿莲花，可以把一块烂木头说成是杨玉环当年的浴盆，所以“南越古旧物品买卖商店”的生意，极其清淡。

既然是“买卖商店”，当然也有人拿着古物来向他兜售。奇怪得很，他对于买进古董的兴趣，比卖出古董的兴趣大得多，凡是有人来向他兜售古物的，他倒是一定热情招待。那可能是他本身对于古物，真正有兴趣的缘故。

而且，据曾经和南越有过交易的人说，他绝不压人家的价钱。要是来向他兜售的古物，价值一百万美元，他会告诉来人，先付一半，余下的一半，等他把古物出售了之后再给。

由于他的商店生意这样清淡，几乎一年也卖不出一件东西，所以来兜售的人，大都拿了一半的钱就算。

反正古董是没有标准价钱的，拿到别的古董商那里去，只怕连一成的钱也要不到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“南越古旧物品买卖商店”积存的货物，越来越多，南越也不在乎，反正他的上代有的是钱。他自称自己的目的，是把古董交流到真正欣赏古董的人手中，而不是把古董当作流行商品。

当然，南越也不是全然没有生意上门的。他对于中外的各种各样的古董，有着极深的认识，这一点，是全世界所有顶尖的古董经营者都一致公认的。也由于这一点，使他有了一桩意外的大生意。

南越的那桩大生意，在旁的古董商来说，那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批金元宝一样，不知道要多么喜欢才是。可是南越却一样懒洋洋地置之不理，把那封买主的来电，放在一边，过了好多天，也没有回复。

那封长电，是他在十天之前收到的。

南越住在一所十分古老的大房子之中——当然，身为古董物品买卖商店的主人，是不高兴住在一所现代化的洋房之中的。

他住的那所大宅，已有超过四百年的历史。是明朝一个大官，在一次剧变之前，抽了他主人的后腿，假借着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这句夫子名言，带了大批财物，变卖了他在江西家乡的千顷良田，携了家人，一直向南走，来到了海边的一个小岛上。

这个小岛在当时，还是一个荒凉渔村，他却在那里停了下来，兴工建造了一所巨宅。

这个大官，从此就在这个小岛上住了下来，子子孙孙一直繁衍着，已经和岛上原来的居民，打成一片。

若干年之后，这个小岛由于人为的关系，起了剧烈的变化，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，渐渐重要。而变化越来越剧烈，到了近代，这个小岛在国际金融贸易上所扮演的角色，简直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事迹。

而到了这时候，一个荒芜的渔村，也成为一个人聚居着几百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市了。大官的后代，早已放弃了这所巨宅。城市中至少有超过十幢五十层以上的建筑物，是这个家族的财产，谁还会要一所几百年之前造的，虽然坚固，但是却陈旧阴暗的大宅？若不是关于这所巨宅，有着一个宝藏的传说的话，只怕早已根本没有人注意了。

有关巨宅之中有宝藏的传说，也十分模糊。只是说，当建造这所巨宅的大官，在督造这所巨宅之际，十分严格，每一块砖，几乎都经过挑选。而且，砌砖用的灰浆，是用糯米煮成了浓汁来调的，这样，坚固的程度，就在普通灰浆的一百倍以上。

（这倒是得到了证明，在最近一次，大官的后代子孙，想拆除几堵墙的时候，动用了现代化的器械，几经辛苦，最后还不得不动用到烈性炸药，才能把要拆的墙拆掉。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拆掉那巨宅中的几堵墙，这一点，留待以后再说。）

传说，大官宦囊丰富，一生之中，搜集的奇珍异宝极多，这又要简单地从那大官的来历说起。

原来大官也不是什么大官，只是一个身分特殊的人物。这个身分特殊的人物，姓名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事，可以不提，而他的身分，却值得一说。

原来他是明朝的一个藩王一宁王府中的总管。宁王是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，就封下来的一个封号，最早是封给他第十七个儿子朱权的，一直传下来，传到朱权的玄孙朱宸濠。

朱宸濠这个人，在明史中十分有名。志大才疏，放着好好的王爷不干，忽然想起做皇帝来，于是招兵买马，积极行动，终于在大明正德十四年起兵，想从王府所在地南昌打到南京去。但是不到两个月，就兵败被捕，自然砍了头。

朱宸濠这个人，还有一点有趣的地方，是他不但在正史上，以“宁王之乱”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在稗史小说上，这个人也大大有名——七剑十三侠和他有关，连三点秋香的唐伯虎，也有人和他扯上关系，说唐伯虎是因为不肯在宁王府的手下做官，这才故意风流浪纵的。

这些，全是闲话，不能说和整个《灵椅》的故事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不过关系不算太大。可是这一段历史，却非简略地知道不可。

宁王既然要起兵造反，自然要广集奇才异能之士，而且要准备大量的金钱，搜罗奇珍异宝。

那个大官是宁王的心腹，一切事情，大半是由他经手的。然而就在宁王起兵造反的前半年，这家伙却突然离开了江西。据说，把宁王苦心积虑，搜罗了好多年的奇珍异宝，拣好的，全都带走了一大宅之中有宝藏的传说，就是由此而来的。

虽然到了现代，已隔了四百多年，可是如果有家传异宝的话，几百年是不会失散的。但是这个家族之中，却一直没有有什么珍宝流传下来，只知道当他们第一代来到这小岛上的时候，金银极多。据说大海船用来压舱的，不是石块，而是金块。

这传说应是毫无疑问的事实，因为如果金银不多的话，怎能在当时荒芜的小岛上，起上这样考究的一所大宅子？

可是，比起金块来更有价值的宝物，却一直没有怎么见过，所以才有了传说。传说是那个大官，在亲自督造这所巨宅之际，造了一个十分隐秘的密室，把所有的奇珍异宝，价值连城、可以供来作造反之用的大批宝贝，藏在这个密室之中。

至于这个密室在大宅的何处，几百年来，既然有了这样的传说，谁不想把它找出来，可是却从来也没有人成功过。

据岛上的人说，直到七、八十年前，大宅中子孙繁衍，实在挤不下了，才有人肯搬出去，就是为了还想找到密室。

至于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一个藏有大批珍宝的密室存在，传说归传说，找寻归找寻，却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过。

大宅子虽然大，原来造的时候，连仆佣在内，不过是供二、三十个人住的。等到住的人超过了三百以上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空间，都塞满了人，真要是有什么密室的话，也早已被发现了。到后来，住的人越来越多，原来辉煌的巨宅，看起来比难民营还不如了。

而且，大宅子是造在一个山坳之中，不但交通不便，而且随着小岛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，这所大宅，几乎得不到任何现代化设施的供应。一直到如今，水的供应，还要靠山间的溪流，引到一个蓄水池中，才能取用，其落后可想而知。

所以，尽管宝藏的传说十分诱人，但久而久之，也就陆续有人搬出去，到后来，搬出去的人越来越多。

虽然，本来全是有血缘之亲的一家人，但是几百年之后，实在已经和陌生人没有什么分别了。于是，在大宅几乎沦为荒废的情形之下，族中有一个人，提出了一个建议：对祖宗遗下的巨宅之中，是不是真有宝藏一事，来作一次最彻底的清查。

这件事从提出来到实行，也真不简单。支族繁衍，也超过一千人以上，哪些人有权决定这件事，实在也很难下一个断论。

幸而整个族谱，自从南迁以来，还保留着，于是委托律师，一个一个去找。还在本地的自然容易找，有的早已移居外地，有一个甚至已在东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上，和土著成了婚。足足经过了五年之久，才算是找到了绝大多数人。有的同意付出一笔费用，作彻底搜查之用，有的根本不相信巨宅中有什么宝藏，连搜寻的费用也不肯拿出来。

他们的办法倒也十分公平，肯出费用的，将来发现了宝藏，可以分一份，不肯出费用的，就当作弃权论。

等到所有的法律手续全都办好了之后，大搜寻就开始了。

别看只是要找一个密室，工程真的还十分浩繁，费用也十分巨大，委托了英国的一家专门工程公司进行。这家工程公司，曾经在欧洲好几处著名古堡之中，运用新式的探索仪器，发现过许多秘道密室，是这方面的专家。

单是那些笨重的仪器，要从英国运过来，已是大费手脚了。英国的工程专家，工作倒是一点也不马虎，先把整个巨宅画成了平面图，在绘画期间，把巨宅中的破烂家具，全都搬到了空地上。

那些破烂家具，在几百年之前，也曾有过它们灿烂的岁月。可是到如今，再好的紫檀木料，只怕也只能用来做筷子了——几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。

在绘制平面图时，注定了每一个空间的尺寸。工程专家随即发现，这所巨宅的建筑工程，真是一丝不苟——在拆除了所有的加建部分之后，他们发现，每一堵墙的厚度，都是分毫不差的，外墙厚一尺二寸，内墙厚八寸。

其中，只有一幅墙是例外。

这幅墙的一边，是一间大房间，原来作什么用的，已经不可考究了。还特地请来了对中国明代传统建筑有研究的专家，研究了一番。

大多数的专家，认为这间房间的位置，十分特殊，进门处，还依稀可以看到门楣上，有“避秦斋”三个字的石刻。所以断定，那是造这所大宅的主人的书斋。

这一个论断，十分令人兴奋。因为屋主人的书斋，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所在，而那幅怪异的墙，一边是紧靠着书斋的，可见其重要性。

而这幅墙的另一面，倒不难查考。那是一个佛堂，建造也和其它任何房间不同，三面墙上，全是石刻的佛像——并不是浮雕，只是浅刻，线条也不见得如何生动，显然不是什么高手的杰作。

那些浅刻，也因为年代的久远，或是经过曾住在这里的孩童的破坏，而变得剥蚀不堪，但至少还可以辨认出来。

丈量的结果，令人兴奋，因为发现这堵墙的厚度，竟然是五尺！

不论是什么墙，就算是古代的城墙也好，也没有道理厚到五尺的，由此可知，这幅墙的中间，是空心的。也就是说，传说中的宝藏密室，就在这幅有两丈长的墙之间。

试想想，两丈长，如果中间有三尺空间，那是六十平方尺的空间了。在这样的空间中，不知道可以贮放多少奇珍异宝了！

工程专家调来了X光透视仪——依照那个主持人的意思是，既然发现了有这样的空间，就干脆把墙挖开来算了。可是工程专家却不肯，要做到十足功夫，主持人只好依他们。

透视工程又花了三天。从一幅一幅的照片之中，显示那二十尺长的墙，几乎全是实心的。虽然实心的、五尺厚的墙，有点不可思议，但是透视仪器是不会错的。

“几乎全是实心的”，固然令人沮丧，但也不至于完全失望，因为还有三尺，证明是空心的。

那三尺证明是空心的地方，X光透视摄影的结果，显示出其中有一个形状十分奇特的东西。由于墙相当厚，所以相片也十分模糊，那东西的形状不规则，单从相片上看来，根本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来。

工程专家有了这样重大的发现，自然高兴莫名。主持人也十分高兴，立时拍电报，打电话，通知所有的人来到，参加砖墙的挖掘仪式，以昭公允，看看藏得那么秘密的，究竟是什么东西。

当开挖那幅墙的时候，来的人超过三百。可是砖墙砌得那么结实，用了很多器械，包括最重型的手提风镐在内，都无法把墙打开一个洞。又由于空间不大，再重型的机器无法运进来，所以第一天，忙了一天，无功而退。

那么结实的砖墙结构，又使英国来的工程专家，赞叹了半天。当天晚上，决定了用炸药，把墙炸开一个洞来。

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，曾经引起争论，不少人怕在爆炸的同时，把里面的宝藏弄坏了。讨论的结果是，再由工程公司，去聘请炸药专家来行事。

当第四天，炸药专家兼程赶到，来看爆破工作的人，比第一次多了一倍。人人都满怀希望，感到极度地兴奋，好象一大批珍宝，已经化成了金钱，进入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一样。爆破工作从当天早上开始，一直到中午时分，才准备就绪。穿上了防震衣的专家，请所有的人离开。其中有几个不放心，唯恐在一声爆炸之后，大颗大颗的钻石会满天乱飞，叫人捡了便宜去，所以坚持要留下来，看着爆破的一刹那。

专家无法可想，一面骂着人，一面又加工安装防爆网，以免在爆破时碎砖飞舞伤了人。这一来，等到专家按下炸药的控制钮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

控制钮一按下去，轰地一声巨响，烟雾弥漫。贴着墙角的那几个人，几乎都被爆炸的威力震昏过去。

那个主持人勉力大叫：“别动！谁也别动！”

而爆炸声一起，在外面的人，也争先恐后涌了进来，把那间本来是十分宽大的书斋，挤得水泄不通。

工程专家反倒全被挤在门外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群“疯子”，究竟是在干什么？

这时候，如果真的满地是奇珍异宝的话，只怕人踏人，也得死上好几十个人。

而事实上，有的人一进来，就忙不迭在地上捡东西。事后就有好几个人，指骨被踏断，或是手被踏得又红又肿的。

当然，就算是第一个冲进来的人，看到地上的东西就捡，他们拾到手中的，也不过是因为爆破而溅开来的碎砖块而已。

在屋中挤得人人都无法转身的时候，主持人声嘶力竭，总算劝得一半人退了出去。另外还有一半人，看来是怎么也不肯退出去的了。

主持人没有办法，只好道：“大家看，墙上已经有了一个大洞，墙中的东西，就快可以取出来了，请大家让出一点空地来！”

这两句话，倒是十分有效的，在屋中的人，总算让出了一些空地来。这时，门外、窗外全是人，拚命向内看着。

每一个人都看到，墙上炸开了一个相当大的洞，大约有一公尺见方左右。只是墙里有些什么东西，还是看不清楚。

主持人来到了墙洞之前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按亮了手中的强烈电筒，向墙洞内照去。所有人的视线，集中在墙洞之内，于是，他们看到了那个东西。

当他们才看到那东西之际，他们实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因为那东西的样子不规则，而且十分古怪，超乎他们的想象和期待之外。

他们期待一口箱子，一个柜子，或者是一尊大肚佛像，在佛肚子之中，藏满了珍宝，诸如此类。

可是那东西却什么也不是一在×光照片中，模模糊糊，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来，这时，在电筒光芒的照耀下，人人可以将之看得清清楚楚。但一时之间，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

其实，那究竟是什么东西，也不是真正令人无法明白的。只是大家在看到了那东西之后，实在太错愕了，而且，再也想不透，何以这样的一件东西，要放在那么安全、牢固而隐秘的地方？

那东西，实在是很普通。成年人的脑筋复杂，不肯相信事实，少年人思想比较简单，在人人屏气静息之际，就有一个少年，陡地叫了起来：“噢，是一张椅子！”

是的，那东西，是一张椅子。虽然它的形状，和别的椅子有点不同，但是那实实在在，是一张椅子。

那张椅子是半圆形，有着椅背、扶手。整个椅背和扶手，恰好成为半圆形，椅背是直的。乍一看之下，令人觉得那不像是椅子的原因，是由于这张椅子，只有一只椅脚在椅子的中间。那椅脚是圆柱形，圆柱相当旧，直径只有五公分左右，这样细的一条椅脚，应该是无法支持椅子的。

根据重心原理，一条细的柱形的椅脚，是无法令一张椅子保持平衡的。但是，这张椅子却四平八稳地放着，一点也不歪斜。

这一点，说穿了其实也简单得很，一点也不稀奇。因为那柱形的椅脚，有一截是插在地上的，这样一来，自然可以使椅子保持平衡了。

椅子的质地，一时之间，看不出是什么的。椅背和扶手，以及椅面，都大约有五公分厚，看来像是一种石头，或是一种金属。

当所有的人，看清楚了那的而且确是一张椅子之后，神情之怪异，真是难以形容。主持人也在怔了半晌之后，道：“是的，一张椅子。嗯，这张椅子，要全是黄金的话，倒也……值不少钱。”

他在讲到“倒也值不少钱”的时候，口气无精打采至于极点。他对这次行动的费用是多少，再清楚不过，那是一笔相当钜大的数字。就算那张椅子，真是黄金铸成的，在变卖了之后，除去费用，也就所余无几了！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把手中的电筒，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，伸手进墙头去，抓住了那张椅子，用力向上提了一提。

自然，那张椅子，如果真的全是黄金铸成的话，那么重量会十分惊人，气力再大的人，即使是世界重量级举重冠军，也无法将之提得起来。

可是这时，主持人一提之下，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身子向后一仰，几乎跌倒，后面的人忙把他扶住。

原来他是用的力道太大了，而那张椅子又十分轻，所以当他用力向上一提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向后仰跌了下来。

当他站定之后，那张椅子，已被他从墙洞之中提了出来。他愕然片刻，把椅子放了下来——这时，由于地上没有洞可供椅脚插进去，所以椅子是放不稳的，一放下来之后，就歪倒在一边。

虽然找到了一幅夹墙，可是花了那么大的工程，把墙弄了开来，里面除了一张椅子之外，什么也没有——即使是那张椅子，甚至也是不能坐的！

那个接了电筒在手的人，已经自墙洞中攀了进去，用电筒四面照着。人人都可以看得清楚，那个窄小的空洞之中，什么也没有了！

那人失望得用力踢着砖墙，一时之间，也忘了造这屋子的人是他的祖宗，竟然用十分难听的粗话，骂起造房子的人来了。

他一开始骂出口时，失望情绪迅速弥漫，几乎人人都喃喃地骂了起来。

那些人一面骂着，一面就拿那张椅子出气，有的人用力踢着它，有的人举起来摔它。外面的人也知道，什么也没发现，只发现了一张椅子，也都十分失望。椅子传到了外面之后，更被人抛来抛去。

那张椅子虽然轻，但是倒十分结实坚固，不论怎么掷，怎么抛，并没有损坏。有几个年轻人，仗着自己气力大，想把那个长的椅脚拗断，却用尽了气力，也无法成功。

这时，在屋中的人，都已经来到了外面的空地上。当那张椅子再一次被重重抛了出去，在地上弹了几下，又落下来之际，主持人双手高举，大声道：“各位，这……椅子被放在这个地方，一定有道理的，我建议我们好好研究它一下！”

一个年轻人叫了起来：“还要研究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拿起那张椅子来，用力抛了出去，抛过了一堵围墙，落在一个院子中。那院子，恰好是用来堆放自屋中搬出来的所有破烂家具的。

主持人苦笑：“研究一下……也花不了多少钱！”

一个已届七十的老者摇头晃脑：“算了吧，这椅子，被放在墙中间，我倒知道是什么用途！”

老者一说，人人都向他望来。老者捋着胡子，慢条斯理：“古时，在造房子的时候，总要将一点吉祥的东西藏在隐秘的地方，例如墙脚下、柱墩中、梁柱上，来保佑合宅平安，这张椅子，就是这个用处的。”

老者的话，得到了不少知道中国古代建筑，的确有这样传统的人的认同和附和。可是一些年轻人却不相信，大声道：“椅子算是什么吉祥的东西？”

那老者有点恼怒：“后生小子知道什么，椅者，不偏不倚，持中之物。中庸之道，是我国之传统，我们的祖宗，是要子子孙孙守着这个道理！”

年轻小伙子挨了一顿训，没有再敢说什么。而那张已被扔进了破烂家具堆中的椅子，也没有人再去过问了。

整件“发掘藏宝”事件，看来像是一出闹剧，应该结束了。然而，还有一个尾声，就是英国的工程公司的帐单开来了。

那是相当大的一笔数字，即使是几百个人分摊，每人也得拿出不少来。于是，原来认了数的人开始有九成以上，左推右宕，把主持人弄得无法可施，只好道：“大家都不肯拿钱出来，反正旧房子放在那里也没有用，不如卖掉它来抵数吧！”

主持人的这个提议，倒获得了一致通过。

于是，在“古老巨宅一座，连地出售，包括巨宅内的一切陈设用品”的广告，刊出之后的第一天，南越这个古旧物品的爱好者，就找到了主持人。

在南越而言，这是他一生买卖的古物之中，最大的一件了。在别人看来，是旧得不堪的屋子，在他看来，一砖一石，全是古物。

主持人在成交之后，自己都不好意思：“帮你清理一下再交给你吧！”

这一句话，把南越吓得一头冷汗，双手连摇：“不要，千万不要！我什么都要，你千万别动！”

就这样，南越就拥有了整所巨宅，包括那些被搬了出来的破烂家具在内。

主持人心满意足，就把巨宅和他们的寻宝故事，讲给了南越听。

南越听了之后，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淡然道：“哪有那么多宝藏！”

可是他心中却在想：你们这群傻瓜，整所巨宅就是宝藏，就在你们眼前，何必去找！

但是不用多久，南越就开始怀疑，究竟那些人是傻瓜，还是他自己是傻瓜了。

他想将巨宅清理一下，作为他的住所和店铺。对一个古董商人来说，还有什么比住在一件大古董之中更适合的呢？

可是，宅子实在太旧了，除了结实的墙之外，所有的东西，几乎全要换过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原来宅子中的窗花，全是用上好的枣木，雕出各种花样图案来的，如今皆已毁坏。重新装一装，南越找了人来估价钱，是八十万美元，别说其它的了。

南越算得是财力雄厚的人，可是三年不断地修饰这幢巨宅，也几乎令得他吃不消。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下，他只好忍痛卖掉了两件古物，来作为弥补。

那两件“古旧物品”，一件是两片玉符，足有一尺长，一面刻有阳符，一面刻有阴符，玉质纯净无比，是周朝的物品。另一件，是一对上佳的宋汝窑花瓶，足有三尺高，那可以说是宋瓷中的极品了。

不过，南越总算在这所巨宅中定居了下来。他是个独身人，有两个老仆跟着他，三个人住在这样大的巨宅之中，真是静得会出鬼。

可是南越却引以为傲，当他在宅子门口，挂上“南越古旧物品买卖商店”的招牌之际，那种神态，就像是登基做了皇帝一样。

他自然也将他商店的新地址，印发了许多封信，寄给他的同行，和世界各地著名的博物馆。不过令他扫兴的是，邮差坚决拒绝步行一小时，把信送到宅中，要他在路口装一个信箱。

南越发了一阵脾气，可是在交涉无效之后，他只好在破烂家具堆中，找了几片镶有螺钿的紫檀木，自己动手，制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别致的邮箱。

南越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，来整理那一大堆旧家俬。最引起他兴趣的，自然就是那张椅子，事实上，那也是一大堆破烂之中，唯一完整的東西。

他本来的野心，是想把那所巨宅，完全恢复到几百年前，初起好时的旧观。但是他在几个月之后，就发现那实在是没有可能的事。别说把屋子修葺得像原来一样了，单是想找明朝的家具，来布置这所宅子，也不可能，就是把全世界现存的明代家具加起来，也还不够！南越对于古代家具，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，而且也有很好的收藏。只不过他的收藏，作为一个古董商而言，自然是丰富的了，但是要来布置巨宅，却不及百分之一，只是勉强布置了一间书斋、一间卧室和一个客厅而已。

不过虽然如此，他的几个同行，和对古代家具有认识的人来看过之后，也已经叹为观止了。一本专门性的杂志，甚至说这宅子中的明代家具，可以说是一个盛大的展览了。

中国的家具陈设，发展到了明朝，是一个大巅峰。所有家具，都极注意线条的简洁优美，所以明式家具，有许多的造型，一直流传至今。

这是题外话，只是想说明南越所要的，是真正的明朝古物，而不是要仿制品而已。

那张独脚椅子，引起了南越极大兴趣的原因相当多：

第一，是他在那主持人的口中，知道了这张椅子发现的经过。

第二，这张椅子，是整个宅子中唯一完整的東西。

第三，这张椅子的样式，使他感到了极度的迷惑。那张椅子的样式，已经描述过，在南越的知识范围中，明朝是没有这种样子的椅子的。

第四，这张椅子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？看来不是金属，也不像是木头，色泽十分暗，质地又十分轻，是一种灰扑扑的颜色，可是又十分结实。南越曾用十分锐利的锯子，想锯下一小块来，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材料，可是却连痕迹也没有留下。

第五，引起了她莫大兴趣的，是若干日子之后的事，他又发现了那张椅子，有一个十分奇特的性能——

他在最初的时间，只是研究这张椅子，并未曾想到去坐它——椅子最大的功能，自然是供人坐，可是这张椅子只有一只椅脚，根本无法平衡。当然，勉强要坐，也还可以，但肯定不会舒服。

直到那一天，他把书斋布置完成——在墙上悬上了陈老莲的一幅〈和合两仙〉，又挂上了陈鸿寿的对联，这两位，都是明代书画大家。

然后，他又把四幅裱镶好了的扇面，挂在另一幅墙上的一个架子之上，那架子旁是一对宣化铜香炉——四幅扇面的作者是唐伯虎、文征明、祝枝山和沈周。南越最喜欢的，还是沈周所画的那两只小鸡，嫩黄毛茸，简直就像会叫会走一样活泼可爱。

然后，他对着那个被炸药炸开的大洞，皱着眉头。当修葺装修工程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曾为这个大洞伤过脑筋，他曾想将之补起来，可是，又哪儿去找同样的大青砖来补呢？

而且，他对那个小小的空间，也有着一种莫名的好奇：在这样的一所巨宅之中，留着这样一个小空间，究竟有什么用处呢？

单纯是为了放一张椅子？放一张椅子在里面，又有什么作用？

南越当然知道，巨厦大宅之中，放上一些镇宅的吉祥物事，是很普通的事。但是一张样式那么古怪的椅子，却实在叫人无法不好奇。

所以，最后他决定，保留那个墙洞，只是把原来被炸药炸开时，边缘参差不齐的地方修了一下。使得整个墙洞，看来是一个美丽的长椭圆形。

他准备在洞内的空间中，放上一尊佛像，只不过一时之间没有合适的，所以里面还空着。

那天，当他布置好了字画之后，他向墙洞看了半晌，心中在想：这墙洞后面的空间，本来是安放那张怪椅子的，何不仍然把那张椅子放进去？

可是他继而一想，又摇摇头来。由于那张椅子的样式奇特，和其它所有的陈设，全然不相配衬，放进去，会使整个书斋的气氛，受到破坏。

可是他在再想了一想之后，还是决定把椅子放回去，而另外用一幅十分精致的明代绣花锦幔，把这个洞遮起来。这样，就两全其美了。

他十分高兴，先郑重而重之，把那幅绣花锦幔，自一个自动维持恰当的湿度和温度的温柜中，取了出来，抖开，挂上，发现十分调和。

然后，他再搬了那张椅子来，自墙洞中跨了进去。

那张椅子相当轻，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将之举起来。他把唯一的椅脚，对准了地上的那个圆洞，插了下去，椅子就平衡了。

当他放好了那张椅子之后，望了一下，心中才起了要在那椅子上坐一坐的念头。南越这时，起了要在这张椅子上坐坐的念头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他想了，就坐了上去。

那张椅子的独脚相当长，虽然有大约三十公分被插进了地上的圆洞之中，还是使椅子看来相当高。南越不算是一个矮个子，可是他在坐了上去之后，双脚就不能自然放在地上，只是脚尖点着地。

用这样的姿势来坐着，当然不是很舒服的事。如果不是南越一直使用中国古代家具的话，他可能更不惯，因为，椅子的质地十分硬。
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南越只坐了一会，就不想再坐下去了。

在他离开椅子之前，他又自然地变换了一下坐的姿势，把身子向后靠，把双脚缩了起来，放在椅面上，双手抱住了膝盖。

就在那一刹间，他感到了极度的讶异！

他曾花了不少日子去研究那张椅子，绝对肯定那张椅子的每一部分，都是十分坚硬的。那唯一的椅脚，看来虽然细，但是也坚硬无比，他试图锯一点下来而失败，就是失败在椅脚上。

可是这时候，他这样一坐之后，整张椅子，却因为他人体的移动，而轻轻晃动了起来。要一张独脚的椅子，椅脚又是插在地洞之中的，轻轻晃动起来，只有两个可能。其一是地洞比椅脚大，椅脚可以在地洞中作有限度的移动，那么，椅子就会晃动，但这种晃动，在感觉上，必然是不平稳的。

可是这时，南越感到的晃动，却十分平稳舒适。

这真令得他惊呆之极，因为那只有另外一个可能了——就是那张椅子的椅脚，是用一种可以弯曲的材料制成的。例如一根十分强力的粗弹簧，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。

可是，他又十分清楚地知道，那椅子的椅脚，坚硬无比！

所以，当那种晃动的感觉才一产生之际，他还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，是头晕了，所以才有这种感觉。但随即，他就肯定那不是幻觉，他的而且确是坐在椅上，那椅子正在晃动。晃动的幅度还相当大，他可以左、右、后各摇动大约二十五度。

他低下头去看地洞，那地上的洞，恰好和椅脚吻合，并没有可供摇动的空隙。

那么，一定是椅脚变软了，变得有弹性了？

可是他却又无法肯定这一点，因为那椅子的背和扶手一样高，又是半圆形，他探出头去，无法看到椅子的独脚。

南越还以为向前看，可以看到椅子的独脚是不是在弯曲。可是那椅子是半圆形的，椅面的前面很平，当他的身子向前俯，俯到了一定的角度时，就无法再坐定在椅子上，必会向前冲跌出去，跌落在地。

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离开了那张椅子的。当他落地站定之后，椅子直挺挺地，他用力去摇那椅子，休想摇动分毫。

休想摇动分毫是正常的，因为，地洞大小和椅脚吻合，而椅脚又是十分坚硬的。可是，当他又坐了上去之后，椅子却又可以晃动摇摆。

南越当时的惊讶，真是到了极点，也由于极度的惊讶和迷惑，所以使得他在一时之间，思绪不是很灵敏。他只是竭力想坐在椅上，看看椅子在摇动时，那坚硬的椅脚是不是在弯曲，可是偏偏椅子的构造，又令他无法在椅上看得到。

他在跌下了三次之后，定了定神，不禁自己伸手在自己的头上，重重打了一下，骂自己：“真笨！”

当然他是太笨了一些，何必那么辛苦，竭力要从不可能的角度去观察椅脚？只要在面前放上一面镜子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得到了。

他伸手，在椅面上拍了拍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好，看看你有什么古怪！”

他说着，就跨出了墙洞去。在他跨出墙洞的那一刹间，他突然感觉到，好象有人在对他发出讥嘲的声音。那是一种相当难以形容的声响，或许是一下笑声，或许只是自鼻子中发出的一下哼声，或许是一句简单的表示讥讽的话。

南越不能肯定他感到的是什麼，但他却可以知道，那是一种讥嘲。他呆了一呆，突然转过身来，这时候，他甚至只有一只脚踏出了墙洞。

而当他转过身来之后，在他眼前的，除了那张椅子之外，却什么也没有。

南越呆了一呆，再去想刚才的情形，又感到了深一层的迷惑。可是他也没有深究下去，把另一只脚，也跨了出去。

书斋中没有镜子，他要回到卧房，取到了镜子，再回来，把镜子搁在墙上。

当他再坐上椅子之际，他可以清楚地，自镜子的反映中看到椅脚。他靠向椅背，盯着镜子，可是椅子一动也不动。

南越感到奇怪，双手抓在扶手上，用力摇动身子。可是摇动的，只是他的身子，不是椅子。

南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只是拚命晃动着身子，可是椅子却仍然一点也不动。忙了足有半小时，他只好放弃了，下了椅子，取起镜子来，跨出了洞。心中在想：椅子一定是根本不会动的，刚才感到椅子在动，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低血压而产生的一种昏眩呢？似乎得好好找医生检查一下了。

他一面想着，一面把镜子放在书桌上。他放得十分小心，因为这面镜子也是古物。据他和许多人考证过，那可能是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面玻璃镜子——在玻璃镜子出现之前的悠长岁月之中，中国人都是使用铜铸的镜子的。

他放好了镜子，试着把身子挺直，却又一点昏眩的感觉都没有。他又在书桌后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也都感到一切正常。

这令得他相当不服气，重新又跨进了洞，再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，那张椅子又晃动了起来！

在接下来的时间中，经过了许多次的反复，南越终于明白了一点：那张椅子，绝对是会摇动的。

可是，那张椅子在摇动之际，是什么情形的，他却无法知道。一当他放上一面镜子，可以看到椅脚之际，椅子就一动也不动。好象那张椅子有灵性一样，就是不愿意叫人看到它是怎样摇动的。

南越也曾把椅子取过来，用一种杠杆装置，试图去拗扭椅脚，看看椅脚是不是可以弯曲。但是当压力加到五百公斤时，椅脚仍然是笔直的，他也不敢再试下去，唯恐压力太大了，会把椅脚弄断。

这时，他已经可以肯定，这是一张奇妙之极的椅子，奇妙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他甚至无法说得出这种怪异的奇妙来。要是损坏了它，那实在太可惜了！

但是南越是一个锲而不舍的人，他想：镜子不行，可以用其他的办法。

于是，他用了很多其它的办法。先是叫他的两个老仆人来——有人看着的时候，椅子就一动也不动。

南越又用了一种小孩子玩的折光镜筒，利用镜子对光线的折射原理，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角度。可是当他一有这种东西在手时，椅子也一动不动。

他也利用了先进的科技，把电视录像摄像机，对准了椅脚，希望把椅脚的情形记录下来。但是，总而言之，一有了任何装置，最简单的也好，最复杂的也罢，椅子就不会动了。而当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椅子就会摇晃。

在若干时日之后，南越只好放弃了观察椅子如何会动摇的念头。他变得十分喜欢这张椅子，一有空，就坐在那张椅子上，摇摇晃晃——这时候，也照例只有他一个人。

他没有叫别人也坐上去试试，因为他感到，这张椅子一定有着极奇妙的地方。这种会摇动的性能，最引起他的兴趣，在他的心中，已把这张椅子，列为他所有的古董中最珍贵的一件，连提也不向人提起。

可是他为了这张椅子，却做足了功夫。

南越做的功夫，是先从明朝的历史研究起，当然，集中在朱宸濠这个造反的王爷的研究。那巨宅的建造者，据说是宁王府的总管，南越也知道他姓符——因为他的子孙全是这个姓。可是查来查去，稗官野史、正史列传全都查遍了，宁王府中，却并没有这样一个人物。

自然，一个王府的总管，在当时可能是炙手可热、权势熏天，但，毕竟是一个小人物，历史上，是不会对这种人物有什么记载的。

令得南越感到兴趣的是，那位朱宸濠王爷，对于一切稀奇古怪的东西、自称有奇才异能的人，特别感到兴趣。在记载中，有一个人自称能飞，去王府求见，立时得到极高的礼遇。

那个自称会飞的人，就在王府的文武官员之前，侃侃而论，谈论为什么鸟能飞，人不能飞的道理。

等到朱宸濠听得心痒难熬，请那个人表演一下飞行技术的时候，那人居然长叹一声：“不幸生而为人，若生而为鸟，自当飞翔。”

照说，这种分明是混吃混喝的人，一定受到严厉的处罚了吧，但是这位王爷在这方面，器量很大，非但没有处罚那个信口胡言的人，反倒还送了一点金银给那人，让那人扬长而去。

他的论点是“千金市骨”的典故，说是这样一来，人人皆知他宁王爷求才若渴，真有本事的人，自然会来。

真有本事的人后来来了没有，不得而知，可是他造反并没有成功，倒是史有明文的。

这些杂七杂八的记载，自然不会引起南越的兴趣，他是希望在杂记之中，可以找出那张椅子的来由来。

但既然连符总管这个人没有提到，那张椅子，自然不会出现在任何的记事之中。这令得南越十分失望，可是他对于那张有灵性的椅子的兴趣，却越来越浓。

不过兴趣浓是一回事，是不是能弄得明白这张椅子的来龙去脉，又是另一回事。南越始终不明白，何以当他一个人坐在那张椅子上的时候，那张椅子就会晃动，他只是肯定这张椅子一定有古怪。

好了，一开始说的是南越的古董买卖生意，因为介绍南越住的那幢巨宅，一下子讲了许多。但那些全不是题外话，和整个故事有着极密切的关系，所以讲得不厌其详。

现在，该说说南越的那宗大买卖了。

南越做生意的态度，是已经说过了的。他的那宗大买卖，是一封相当长的电报，从北非洲一个国家打来的。南越拆开了电报一看之后，就搁在一边，理都不理，而要是换了别的古董商，早就忙不迭去和买主接头了。

电报的全文如下：

本国政府，在卡尔斯将军英明伟大领导之下，决定成立国家历史文物博物馆。我国有悠久的历史，但在过去久远的年代中，殖民主义者把我国宝贵的文物，抢掠至尽，该等文物，流落于国际古物市场者甚多。

素仰阁下为古物经营者个中翘楚，兹特委托阁下，负责搜集有关北非、伊斯兰教，以及中东地区可能搜集到之各种有陈列价值之古物。

该等古物若是阁下藏品，请开列价格，若是代购，请阁下鉴定其历史价值之后，抽取百分之十佣金。本馆经费十分充裕，不必为价格担心。

盼能于最短期间，列出一千件有价值古物之清单，当即派员与阁下商讨付款、运输问题。

国家历史文物博物馆馆长启

这样的一桩好买卖，其间可获得的利润，少说也在上千万美元以上，那是别的古董商梦寐以求的赚钱机会。

可是南越的脾气，怪起来也真怪。他坐在那张椅子上，一面摇晃着，一面“哼”地一声：“游牧民族，忽然靠石油、钻石变成了暴发户，有什么文物！”

自然，南越也知道自己这样说法，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卡尔斯的那个国度，虽然在北非，但是和中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而回教文化，又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泉源之一，流落在世上的古物极多，有一些甚至是极古、极有文化价值的。

但是南越既然不想做这件事，他就不去做。所以，这封可以达成一宗大交易的电报，就被他扔在一边，未曾加以理会。

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原振侠才会有机会来造访南越。原振侠又怎么会和南越发生关系的呢？这中间当然是有桥梁的，而桥梁就是黄绢。

那一天傍晚，原振侠从医院下班回来，才走进宿舍的大门，就有两个人站了起来，大声而恭敬地问：“原振侠医生？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，那两人立时把一包东西双手奉上：“原医生，这是黄将军用最快的方法传递来的，要我们亲自交给你！”

原振侠怔了一下，他自然知道，黄将军，就是黄绢。就是那个在他生命之中，怎样努力也抹不去的那个美丽的女郎。

当他接过那包东西来的时候，他不但一片茫然之色，而且还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。他当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那两个人立时告退。原振侠一面走，一面把牛皮纸包拆了开来，里面是一盒录像带。

他又苦笑了一下——黄绢总是这样，在他努力到一定的程度，以为已经可以把她渐渐淡忘之际，就会突然出现一下，又把他拉回到深切的思念和惘然的境地。

这卷录像带，又是为了什么，十万火急地送到他的手上呢？

进了门，他连外衣也来不及脱，就把录像带塞进了录像机，开了电视。电视萤光幕上，先是一阵杂乱的黑白线条，然后，就是黄绢。

黄绢仍然留着及腰的长发，而且她一出现时，身子正在旋转过来，长发呈现一个十分美丽的图案散了开来，她又伸手轻轻地掠了一下——这正是原振侠不止一次说过，是她最动人的一个姿势。看来那是故意安排的，表示她记得原振侠的话。

可是，记得有什么用呢？

原振侠心情苦涩——他和她，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个人，这两种不同的人，偏偏又有那么多感情上的纠缠，真不知道如何才是了局。而且，有了了局之后又怎么样？世上最无可奈何的事，只怕就是这样了。

黄绢在转过来之后，原振侠立时也觉察到，她脸上有着一一种落寞。虽然她发出甜媚的笑容，努力想把自己这种落寞的神情掩饰起来，但是瞒不过原振侠。

接着，就是黄绢动听的声音——甚至在声音之中，原振侠也可以听出她的心情，实在是十分寂寞。黄绢在说：“好久不见了，你好！”

她在讲了这样一句话之后，顿了一顿。原振侠喃喃地道：“还不是那样，你可好？”

黄绢当然不会回答：“托你一件事，相信不会占你太多的时间。”

原振侠听了之后，心中在想：以黄将军今日的权势地位，不论要办什么事，可以供你驱策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，为什么要来托我呢？是藉此可以使我不忘记你，使我可以记起你？唉，你可知道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把你忘记！

黄绢在继续说着：“你那里，有一个古董商，名字叫南越。我们曾有一封相当正式的公函给他，可是却一直没有回音，所以想请你去见他一下。当然，别人也可以做这件事，但是我相信不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！”

原振侠一面不住伤感地想着，一面一直紧盯着电视机的萤光幕。就在这时候，他陡然震动了一下，立时按下了暂停键。不过他还是慢了一些，没有使刚才他看到的，黄绢的那个神情停留在萤光幕上。

于是他倒转，再按，一连试了三次才成功。那时，在萤光幕上的黄绢，右手在掠着头发，视线在望着掠发的手。

这个神情，看起来也是妩媚而自然，好象不值得有什么特别注意之处。但是原振侠却知道，每当黄绢在说话之中，有什么事隐瞒着，或是别有用意的时候，就会有这样的神情出现——并不直视说话的对象，而借着一些小动作，把视线转移开去。

令得原振侠感到奇怪的是，黄绢为什么在这几句话中间，会出现这样的神情呢？

他再把录像带倒转，把黄绢说的那番话，又听了一遍。黄绢要托他做的事，实在很普通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是她真正的目的，只是让自己看看她？

原振侠更感到迷惘，他继续看下去。黄绢道：“这个叫南越的古董商，住在一所据说是明朝建造的大宅之中，只怕人也有点怪，多少得下点功夫。其实我们给他的条件十分优厚，他有很多赚钱的机会，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，所以——”

黄绢讲到这里，又现出了那种目光避开了的神情。不过这一次，并不是掠头发，而是无意识地，转动了她腕上的一只镯子。

已经是两次了！这已经可以使原振侠肯定，黄绢在这番表面上听来平凡的话中，一定另外还隐藏着什么目的！

黄绢在继续说着：“所以你的交涉应该不难，不过，你要把你去和他交涉的经过，详细告诉我。你也可以用录像带的办法，因为，我也很想看看你，真的好久不见了，不是吗？”

黄绢最后的几句话，有着一股幽怨，那令得原振侠的心往下沉了一沉。录像带已经放完了，萤光幕上是杂乱无章的线条，和沙沙的声响。

那种杂乱无章的线条，倒很像原振侠这时的心情，所以他也不去停止它。直到过了好久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按下了停止键。

当时，原振侠只是想：事情倒是不难，不过好象有点说不过去。南越这个古董商，或许有他的特长，但是至少自己就未曾听说过。而世界上著名的古董商多的是，例如英国的苏富比拍卖公司，法国的伊通古董店，随便可以举出十多个来。南越对于正式的公函既然没有反应，何必非找他不可？

原振侠虽然感到有点怪，但黄绢既然托了他，别说是这样的小事，就算事情再困难，他也会尽力去做的。

于是，就在第二天，恰好是周末，下午，他就按址前往。当他发现他必须由一条山路，走进一个山坳才能到达目的地之际，他实在十分诧异，不知道这个古董商是怎么做生意的。到后来，他才知道，南越在把他所有的商品，搬进那个巨宅中去的时候，雇了将近一百个搬运夫，用最原始的方法，搬了好几个月之久。

山径两旁的风景相当好，还有一小段路，两边全是竹子。当人走过去的时候，竹叶碰着人头，发出“唰唰”的声响来，很有点“独坐幽篁里”的味道。

半小时之后，原振侠才看到了那所巨宅，那的确是十分宏伟的一所巨宅。围墙上有着琉璃的飞檐，虽然大部分都残缺了，但是余下来的，看得出曾经过细心的清理，在阳光下，依然灿烂瑰丽。

而且，墙角上都有着象征吉祥的兽类琉璃制品，一望而知，全是精品。

在大门口，有一对石狮子。石狮子的雕刻精妙处，都已经驳蚀了，但还是可以想象当年的气派。

朱红色的大门，自然是新油漆的。门上的门神像上，镶着玻璃，因为那一对门神，是明朝时杨柳青的作品，名贵非凡。门上的两只铜环，擦得锃亮，连着虎头，闪着一种深紫色的光芒，那是上好的紫铜。

看到了门口这样的气派，原振侠几乎认为自己找错了地方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，才发现在最不当眼的地方，钉着一块小铜牌，上面有“南越古旧物品买卖商店”的字样。

原振侠拿起铜环来，敲了几下。铜环十分精致，可以成为精巧的摆设，不太像是实用的东西，所以原振侠敲得并不太重，唯恐损坏了它。

然后，他在门口等着，打量着，他发现大门上，少了一样东西。

通常，这样的巨宅，在大门上，应该有一块横匾的。匾上的题字，是表示主人身分之用，例如“状元第”之类。可是在这两扇大门之上，却没有这块匾。

原振侠等了一会，正想再敲门时，中门旁的边门打了开来。一个看来有七十多岁的老者，探出头来，只发出了“嗯”的一声。

原振侠道：“老先生，我是来见南越先生的。”

那老者是南越的两个仆人之一，他听了之后，仍然只发出了“嗯”的一声，来代替他的问题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有一点古董买卖上的事。”

那老者这才肯说话：“买，还是卖？”

原振侠不知道南越的脾气，是买进古董比卖出古董更有兴趣，因为其它古董商都是相反的。他忙道：“是买，要买许多。”

老仆跟着南越久了，多少沾染了南越的一点怪脾气。一听说是来买古董的，眼睛向上翻了翻，连“嗯”也懒得“嗯”了，只是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原振侠跟他进去。

原振侠心中未免有点生气，心想一个古董商，摆出这样的架子来干什么？

可是，当他走进了客厅之后，他也不禁傻了半天——整个宽敞的客厅，所有的陈设，都使他像是回到了几百年之前。

一色的明式椅、几、架，所有的装饰品都是精品。墙上的字画，原振侠不是很懂，但只是略作浏览，就看到了马远的山水，赵孟俯的条屏，和倪云林的大幅中堂。

原振侠着实呆了好一会，弄不懂这个人是不是古董商，还是收藏家。

他四面看看，那老仆一副不情不愿的神色，问：“喝茶吗？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好，好，谢谢你！”

那老仆又翻着眼：“你喝茶的时候，可得小心点，我们老爷，是用真正万历的青花瓷茶杯款客的。”

原振侠打了一个突，苦笑了一下：“那……就不必了，请问我什么时候，可以见到南越先生？”

那老仆自鼻子中发出了“哼”的一声响，原振侠也不知道他那一下“哼”是什么意思，那老仆自顾自走了出去。

反正客厅中可看的東西实在多，原振侠也不觉得时间难以打发。过了半小时之久，才有一个六十上下的人走了进来，那是南越的另一个仆人。

这个仆人的名字很俗，叫林阿生。但他也是一个古董的爱好者，而且，尤其对中国、东方的古物，有相当认识。他自小就是南越的书僮，现在虽是主仆，但实际上是南越的助手。林阿生一进来，向原振侠作了一个“请坐”的手势。

原振侠向紫檀雕花，镶着螺钿和自然山水图案的大理石椅子望了一眼。若单是椅子，他倒也坐了，可是椅子上，全放着看来已经相当旧，但是刺绣的手工精美之极的垫子。

他想起请客人喝茶用的，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青花瓷，这些垫子，不知是多么名贵的古物，还是别去胡乱坐人家的好。

所以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必了，阁下是南越先生？”

林阿生摇头：“不是，南先生是我主人，小名林阿生，阁下是——”

原振侠忙介绍了自己，林阿生“哦”地一声：“是，很有些医学界人士，喜欢古物的。不知道原先生想要哪一方面的东西？收藏古物已有多久了？兴趣集中在那一个地区的古物？还是用年代来区分，或者是专收小件的？”

那一连串的问题，问得原振侠目瞪口呆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来买古董，还要有这样的手续。他只好苦笑了一下：“并不是我要买什么古董，而是……”

他把黄绢托他的事，讲了一遍。林阿生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原来是这样，主人说，他对这一类买卖，没有什么兴趣，还是委托别家吧！”

原振侠又呆了一呆。大生意上门，非但不欢迎，而且还拒绝，这种情形也十分罕见。

不过既然林阿生这样说了，他自然不能硬要人家做生意，而且林阿生已经摆出了一副送客的姿态。不过就此了事，他也无法向黄绢交代，是以他只好又道：“南越先生不见顾客的吗？”

林阿生道：“当然，他不见对古物没有什么认识的人，南先生是不会为了可以赚点钱而浪费时间的！”

原振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他一生之中，可以说从来也未曾遇到过这样的场面。他提高了声音：“不是赚一点钱，而是可以有上千万美元的利润！”

林阿生瞪着眼：“先生，当一个人已经有了一千万的时候，再为了另外的一千万去委曲自己，那实在是愚蠢不过的事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又呆了半晌，想想林阿生的话，也十分有理，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。他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那我只好告辞了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！”

他绝对没有想到，这样简单的一件事，会闹了个没趣。

在回家的途程上，想想刚才的经过，原振侠觉得，那简直可以当作奇闻来讲给别人听。

回到家中之后，原振侠已决定忘记了这件事。他选了一张圣桑的钢琴协奏曲，整理了几个垫子，准备躺下来，舒舒服服地，欣赏一下法国音乐大师节奏明快瑰丽的作品。

可是，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原振侠一拿起电话，就听到了黄绢的声音。

黄绢的声音低沉轻柔，十分动听。可是原振侠由于内心深处对她的特异感情，一听到了她的声音，竟像是遭到了雷击一样，好一会没有能发出声来。

直到黄绢问了好几遍，他才缓过气来答：“是我！”

在他作了回答之后，黄绢也停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我托你做的事——”

原振侠立时答：“我才从那古董店回来，没有见到那个叫南越的人，只见到了他的一个助手。他助手说，对你的买卖，没有兴趣！”

原振侠预计，黄绢在听了自己这样的答复之后，一定会十分惊讶，因为这毕竟是不合常理的事。

可是黄绢的反应，却像是遭到了拒绝是很自然的事一样，一点也没有讶异，只是

道：“唉，是我不好，我忘记告诉你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！”

黄绢不觉得惊讶，原振侠却感到了奇怪。他勉强笑了一下：“忘记告诉我，在见这个古董商之前，必须至少在古董知识方面，进修十年八年？”

黄绢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她的笑声十分动人。可是在这时候，原振侠却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，感到黄绢这时的视线，一定不是望着电话，而是望向别处的。

那是她心中有事情隐瞒着的一种习惯动作，就像是在录像带中曾见过两次的一样。

她笑着——笑声听起来也有做作的意味，原振侠心想：她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她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

黄绢笑着道：“当然不必！这个古董商的脾气有点怪，但是他真正有好东西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上门去的人，会被问及对什么有兴趣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

原振侠照实说了，黄绢的笑声听来更动人：“难怪你连他本人都见不着了。你再去一次，告诉那个助手，你对椅子有兴趣！”

原振侠陡然一呆，忍不住问：“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”

黄绢像是想不到原振侠有此一问，停了片刻才道：“椅子之中，也有不少是古董。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好了，请你再去一次。”

黄绢最后的一句话，是放软了声音在说着的。那令得原振侠起了一阵回肠荡气之感：“你一呼百诺，为什么一定要我做这种事？”

黄绢又停了一会：“我需要一个我认为靠得住的人，来替我做这件事，我实在走不开，不然，我一定自己来了！”

原振侠缓缓地道：“一个什么国家文物博物馆，就那么重要？而且，椅子，和博物馆有什么关系？”

黄绢听来像是发出了一下颇不耐烦的声音，但随即语气却又十分柔和：“能不能为我再去一次？”

原振侠长叹一声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我能够拒绝吗？”

在黄绢动听的笑声之中，通话结束了。

原振侠把手放在电话上，呆了半晌，连他自己也不能了解自己。何以平时是一个性格十分坚强的人，但是一和黄绢有了接触，便会变得那样讨厌——他有时，真的自己讨厌自己！

可是一想到黄绢飘扬的长发、纤细的腰、宜嗔宜喜的俏脸，他还是只好再叹了一口气。

于是，他再度在那所巨宅之中，见到了林阿生。

原振侠不想自己假充对古董内行，只是摊着手说：“我对椅子有兴趣，椅子！”

他特别强调了“椅子”两个字，因为将椅子和古董连在一起，毕竟不是十分常见的事。

却不料林阿生听了之后，居然一副郑重考虑的样子，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请你等一等！”

他抛下了原振侠，倒十分放心让他一个人，留在全是价值非凡的古物的大厅之中。原振侠等了二十分钟左右，才看到了南越。

南越的样态更难看了，他甚至是昂着脸进来的，只是眼珠向下，略微瞄了原振侠一下。不过开口倒十分客气：“阁下对椅子感到兴趣？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是。”

南越“嗯”了一声：“请问阁下对椅子知道多少？”

这一句话，又把原振侠问住了。

南越随便拣了一张椅子，坐了下来，也不理会椅子上的锦垫，一副长辈教训晚辈的样子：“椅子，中国古代是没有的。汉以前，中国人只知道席地而坐，到唐，椅子才从西域胡人处传进来。椅子的形状，可以变化出无数种来……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冷冷地道：“用处却只有两种，一种是供人坐着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故意顿了一顿。南越总算低下了脸，向他望来，显然是想听听，椅子的另一种用途是什么？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还有一种用途是，举起来，敲在某一个浑蛋的头上，好令得他变得正常些！”

在南越还没有会过意来之际，原振侠已经转身向外走了出去。一面走，一面大声道：“希望你不会有被椅子砸中头部的一天！”

他走得相当快，一直到出了巨宅，未曾回头。所以也不知道，南越在听了自己这句话之后的反应如何？

他自己却感到无比的痛快，两次到这里来，都憋了一肚子的气，总算全发泄出来了！

他回到家里，等候着黄绢再打电话来，好把事情经过告诉她，同时也向她说明，事情看来很简单，但自己实在没有法子做得到。

可是一直到深夜，黄绢并没有电话来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原振侠也放弃了原先准备参加的体育活动，只是在家里听音乐。每一次电话铃响，他都以为是黄绢打来的，等到拿起电话来，听到不是黄绢的声音，他就怅然若失。

一天就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度过，黄昏时分，他离开了宿舍，在附近的一条小山径中散步。那条小山径十分幽静，他找了一个大树桩坐了下来，抱着膝盖，听着不远处的山溪，因为最近多雨而发出的潺潺水流声。

就在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有一个人，正由小径的入口处走过来。一面走，一面在东张西望。

原振侠起先并没有留意，可是那人来到了距离他约莫有十公尺处，竟然扬声叫了起来：“原医生！原医生！”

原振侠陡然怔了一怔，他可以想象任何人会在这种优雅的情调中出现，叫着他，甚至是黄绢如果突然出现的话，他也不会更讶异。可是这个人，居然到这里来找他，那真是他绝想不到事。

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，原振侠还看不清那人的脸面。但是只听声音，他已经认了出来，那个走过来的人，正是那个架子大得吓人的古董商南越。

刹那之间，原振侠又是惊讶，又勾起了两次受的气。他也故意扬起了脸，并不答理，一直等到南越来到了他的身前。

南越看到了他，十分高兴：“原医生，有人说你在这里散步，这里的环境幽美，你真是雅人！”

原振侠先是“哼”地一声，但是接着，忍不住自己也感到好笑。装腔端架子，毕竟不是他的本性，他随即笑了起来：“南先生，何以前倨而后恭？”

南越叹了一口气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原振侠盯着他，这时，他才注意到，南越并不是故意昂着脸的，而是他的鼻孔翘向上，所以自然给人一种他扬着脸的感觉。这时，他现出一副有难言之隐的样子来。

原振侠倒有点好笑：“南先生，要是你改变了主意，愿意接手这项买卖的话，反正我的朋友还没有打电话来，还来得及。”

南越听了之后，却摇了摇头，搔着头，仍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他的这种神态，倒令得原振侠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只好等着。

过了好一会，天色几乎已完全黑下来了，南越才道：“原医生，你可否把你的资料给我看一看？”

原振侠听得莫名其妙：“什么资料？”

南越咽下了一口口水：“有关那张椅子的资料！”

原振侠站了起来，挥着手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！什么叫一张椅子的资料？”

他说着，走近了一步，看清了南越的脸上，一副焦切迫望的样子。这种样子，倒不是假装得出来的，可是原振侠又实实在在，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

南越迟疑着：“是这样，你走了之后不久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……”

原振侠忍不住讽刺了他一下：“原来你那所古宅之中还有电话的！”

南越的神态有点忸怩：“我们毕竟很难抵抗现代的科学文明，不过我用的电话，全是古物，我书斋中的那具，是电话发明之后第二年的出品！”

南越使用的电话，就算历史可以上溯到白垩纪，原振侠也没有兴趣。他有点焦躁地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对方废话少说。

南越会意：“电话是北非一个国家的领事馆打来的，就是要向我购买古物的那个国家。一个自称是副领事的人说，有一份有关一张奇特的椅子的资料在你那里，如果我有兴趣，你又肯答应……可以看一看。”

原振侠耐着性子听完，向小径的出口处走去，南越跟在后面。一直离开了山径，来到了有路灯的地方，原振侠才站定。

他才一站定，南越便急急来到他的身前。原振侠很诚恳地道：“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讲什么，椅子，什么椅子？”

南越咬了咬牙，像是下定了最大的决心，泄露一个重大秘密一样：“一张自己会晃动的椅子！”

这句话，却并没有引起原振侠什么特别的惊讶。因为原振侠绝想不到，南越所说那张“自己会晃动的椅子”是那么古怪。一般来说，会晃动的椅子，一点也不稀奇，一张普通的摇椅，就会晃动。

南越看出原振侠不明白，他双手乱挥着，神情焦急，终于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说也说不明白……”随即他又一咬牙：“我甚至可以给你看看那张椅子，虽然有关这张椅子的事，我对林阿生也没有说起过，只要你肯把那份资料给我看看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用缓慢的声调回答：“第一，我对一张自己会晃动的椅子，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别说你大方地肯让我看，就算你送给我，我也不会要。第二，我根本没有你说

的那份资料，也不明白何以一张椅子会有什么资料。既然该国领事馆已和你直接接触，我和你之间也就没有什么了！”

他说着，双手用力一挥，作了一个十分坚决的手势，大踏步向前走去。

他几次回头，看到南越苦着脸，跟在后面。可能是由于他刚才的那番话，说得太坚决了，所以他并没有再开口请求什么。

一直到原振侠走进了宿舍的大门，他才长叹一声：“原医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。请你有意披露那资料时，打电话给我！”

原振侠虽然接过了名片，但是道：“不会有这样机会的，我真的没有那份资料！”

南越看来仍然不相信，又长叹了一声。原振侠不再理会他，推开玻璃大门，走了进去。当他踏进电梯之际，还看到南越木然站在门外。

原振侠只感到莫名其妙。他所能肯定的是，黄绢一定不知道又玩了些什么花样，因为黄绢也提及过椅子。

他回到了屋中，坐了下来，心中有又被黄绢玩弄了的感觉。

他也隐隐感到，以黄绢如今的身分地位，由她来顾及的事，一定是十分重大的事件，不会是普通的小事。可是，一张椅子，原振侠实在没有法子，把一张椅子和任何重大的事联系起来。

他甚至想到：一张椅子，会不会是什么代号呢？一张椅子，可以象征一种地位，例如皇帝的宝座。那么，黄绢和南越口中的椅子，是在象征着什么？

原振侠并无头绪，就在这时，门铃声传来。原振侠暗叹一声，以为仍然是南越，可是当他打开门，却看到门外是一个他不认识的陌生男人。

那个陌生男人的身形相当高，比原振侠足足要高一个头，可是极瘦，瘦得使人觉得这样瘦的人，应该很难站得稳的感觉。

这个人肤色极其黝黑，但显然不是黑人，看来有点像阿拉伯人。他肤色如此之黑，只怕是受长期日光曝晒的结果。

他有着极深的双眼和尖削的鼻子——他整个脸，也只能看到这两部分，其它部分，全被乱成一团的头发，和浓密的虬髯遮住了。他的身上，穿著一套帆布的衣服。

这种衣服，在摄氏三十度的天气穿著，实在太热了。所以这个人的身上，散发着难闻的汗味，原振侠一看，就忍不住皱眉。

可是那个人看来十分心急，门才打开，他伸手一指原振侠：“原医生？快，飞机在等着，我们立即可以走！”

原振侠心想，今天是怎么一回事，怎么老是遇到讲话莫名其妙的人？对于这种无头无脑的话，他甚至懒得回答，正想将门重重关上，那人又道：“黄将军说，只要我亲自来请你，你一定肯来，你还等什么？”

那人的这两句话，与其说是直率或莫名其妙，简直不如说无礼来得好。

原振侠没好气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“哦”地一声：“是，我忘了介绍我自己。我是汉烈米，一个狂热的考古工作者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伸出手来，手指甲上还沾着许多泥屑。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这时，他一点不嫌对方的手脏，立时伸出手去和他握着，一面握着手，一面问：“汉烈米博士？就是曾经发掘公元前九世纪，阿利安人建立的哥林多城邦遗址，找到了著名的斯巴达人文物的汉烈米博士！”

对方一听，咧着嘴笑了起来，样子实在不敢恭维，就像是乱草堆中，忽然现出了一个洞一样：“真了不起，我以为只有专家才懂我的工作。你是一个医生，常识真是丰富，黄将军说得不错！”

原振侠十分高兴，因为眼前这个人，实在是考古学家中极出色的一个。他专事发掘历史上曾出现过，但却已被时间淹没了的旧城、旧堡，而且极有成就。他曾在沙漠中，挖出整个不知名民族建立的古城，也曾在南美发现过马雅人的遗迹。

原振侠道：“你那次发现了斯巴达人，早在三千年前就施行复杂外科手术的记录，包括截肢手术在内。我对于古代医学史十分有兴趣，所以留意了你的大名！”

汉烈米博士道：“是啊，斯巴达人喜欢打仗，所以特别多受伤的人，促使他们在外科上的技术超人一等。”

他讲到这里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用力打了自己的头一下：“唉，我怎么光顾着讲话了？”

原振侠也忙道：“是啊，请进来坐！”

汉烈米叫了起来：“还坐？到飞机上去坐吧，快走！我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来找你的，回去要花同样的时间，快走！”

这个人，一面说着，一面已迫不及待地拉着原振侠的手腕，拖着他向外便走。

原振侠叫了起来：“博士，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汉烈米大声道：“美索不达米亚平原——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巴比伦、亚述等古国的国土！”

原振侠一时之间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只好先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多少还知道一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沿革史，可是，我到那地方去干嘛？”

汉烈米博士一怔：“啊，你不知道，没有人对你说过？”

原振侠大力摇着头，他以为这一来，这位著名的考古学家，总该向他说说清楚了吧！

谁知道科学家自有科学家的一套，他竟然若无其事：“那也不要紧，我会对你说，在飞机上对你说！”

别看汉烈米人瘦，气力还相当大，就这两句话功夫，原振侠已被他拉出了门。原振侠只好使力，再把他拉回来。

这时他们两人拉来拉去的情形，实在十分滑稽。一旁若是有人看到了，一定哈哈大笑不已，可是原振侠却笑不出来。

他终于忍不住大喝一声：“别再拉我！这里到美索不达米亚，超过两万公里，我总不能说走就走！”

汉烈米呆了一呆：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这一类的科学家，原振侠倒不是第一次遇上。这类科学家，在他们自己的专业之中，是顶尖人物，他们工作、学术上的成就，可以赢得全世界的喝采，是人类光辉的文化中的一个环节。

但是他们在其它方面，尤其在生活方面，却可以不通世务之极。像是叫人立时走，到几万公里之外的一个目的地去，就好象把人拉出去，到街角的小咖啡室，去喝一杯咖啡那样简单，还要问人：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原振侠挥着手解释：“我有我的工作……”

汉烈米一下就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我对你太失望了！黄将军说，在那座奇妙的古墓之中，所发现的怪异不可解释的事，只有你可以理解，谁知你这个人那样不爽快，婆婆妈妈的！”

原振侠听得他这样说，不禁呆了一呆！

汉烈米一再提及“黄将军”，那自然是指黄绢而言。由于他出现得那么突然，像是一阵旋风一样，简直令人无法好好想一想。

直到这时，原振侠才对事情有了一丝概念：汉烈米一定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，发现了一座古墓，而在那座古墓之中，又有一些奇异的事发生，他的考古工作，可能是在黄绢的支持下进行的。

所以黄绢才告诉他，这种奇异的事，原振侠可以理解，所以这个狂热的考古学家，就像是旋风一样卷了来。

原振侠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，他当然不会承认汉烈米对他性格上的指责。他沉着声：“先生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工作责任，你是一个考古家，我是一个医生。我能叫你立刻从考古工作，转到医学研究上面去吗？当然不能！”

汉烈米呆了半晌，神情变得有点苦涩：“可是，那里的……情形，如果你不去看一看的话……真是……我无法说得上来……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不断作着手势，可是他说的话，原振侠仍然听不很懂。

而在突然之间，他像是忽然又想到什么，整个人直跳了起来：“对，最重要的一点我忘记了，黄将军说，只要你一到，她就会赶来和你相会！”

原振侠不禁心头怦怦乱跳了起来，这对他来说，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诱惑。本来，他是一直在拒绝的，可是这时，他却沉默了起来，深深地吸着气。

汉烈米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他：“怎么样？她说，如果你还是不肯去的话，你就不是你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。黄绢太了解他了，或许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始终无法突破黄绢建造起来的感情囚笼，还是他自己根本无意去突破？

他感到一阵迷惘，喃喃地道：“我……当然是我！”

汉烈米大为高兴道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，他那种点头的动作，十分缓慢，看起来，像是他感到极度的疲倦。不过汉烈米并不理会这些，只是兴高采烈地欢呼着。

一小时之后，原振侠已经和汉烈米，一起坐在那架布置精致优美的小型喷射机上，在接近一万公尺的高空，以时速六百公里向前航行。飞机是黄绢的座机，汉烈米就是搭这架飞机来的。

这架飞机的搭乘者，都有着外交特权。繁琐的手续，对享有外交特权的人来说，是根本不存在的。

原振侠直到这时，才算是略为定了定神，因为在过去的一小时之中，他做了那么多的事。他先去找了院长，表示自己坚决要离开若干天。医院院长在目瞪口呆之余，还未曾向他解释说医院中人手缺乏，原振侠把话说完，就转身离开，令得一向好脾气的院长，也忍不住在他的身后大声吼叫。

然后，他就收拾了最简单的行囊。虽然他要远行上万公里，可是他随身所带的东西，却比小学生的远足更加简单，而且，汉烈米还一直在旁催他。

当他终于登上飞机之际，他不禁吁了一口气，同时想到，人的生活真是不可测的——每天的生活，看来十分刻板，但是忽然之间，却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！

当他在和古董商打交道之际，怎会想得到，突然会到了高空之中，而目的地竟然是美索不达米亚？

当飞机迅速升高，都市的夜景、闪亮的灯火，迅速消失之后，汉烈米仍然忍不住他的兴奋，不住搓着手：“真好，十二小时，我估计十二小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！”

然后，他又向着驾驶舱大声叫着：“快告诉黄将军，原医生来了！”

原振侠看他高兴得像是进入了一幢全然用糖果造成的城堡一样，不明白他为何这样兴奋。因为他自己知道，自己只是一个医生，对考古方面的常识，十分有限，要是有连汉烈米都不能了解的考古学上的难题，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的！

他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你总不能在长途飞行中一直大叫大嚷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你该说说了吧！”

汉烈米转了一个位子，在原振侠对面坐了下来——机舱中的布置，全然是一个十分舒适的小客厅，有柔软的沙发，精美的茶几，和放着各种美酒的架子。

汉烈米坐下之后，像是他就是飞机的主人一样，倒了两杯酒，递了一杯给原振侠：“当然，我要把一切全告诉你。两年前开始，我就在几个阿拉伯政府的支持下，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，广泛地搜寻巴比伦、亚述等古代国家的遗迹。”

汉烈米的工作是考古，考古学的重大项目之一，是发掘古代的遗迹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，可以说是考古家心目中的宝库。

“美索不达米亚”，是一句希腊话，意思是“两河之间的地方”。这个地区，是历史、地理课本上相当重要的一环，因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，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和中国的黄河、印度的恒河同样重要。

“两河流域”的古文明，随着时间巨轮的前进，现在已经不再重要。但是在人类历史上，却有着极重要的地位，影响十分巨大。

现在，在两河流域地区，是叙利亚的东部和伊拉克，都是阿拉伯国家，和卡尔斯将军的国度，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。

当卡尔斯将军的影响逐渐扩大，黄绢甚至可以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发言之际，有意在两河流域探索古迹的行动，黄绢也就成了这个探索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。

黄绢本身，对于考古并不是很热衷，但是她却看得出，如果在两河流域有惊人的考古学上的发现时，可以使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，得到某种程度的提高。

所以在一开始时，她就说：“要就不做，让那些未被发掘的古迹，安静地埋在地下；要就全力去做，我们请最好的人，动用最好的设备，给以充足的经费！”

当时参加成立会议的人，都表示同意。于是，汉烈米博士，就受邀参加了这项工作。

由于两河流域，本来就是考古工作者心目中的宝库，过去的年代中，也不知道有过多少考古工作者，在这幅新月形的沃地上工作过。不少西方的考古工作者，也曾有过巨大的发现。

但是，像这次那样，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，却还属首次。

所以，当汉烈米登高一呼，征求队员之际，不到一个月功夫，已经组成了一个超过两百人的庞大考古队，进行工作。

两年来，考古队的收获十分丰盛。他们发现了整座小镇市，是属于巴比伦古国的，估计当时聚居在这个遗迹中的人口，超过一万人。镇市甚至是经过细心规划的，中央部分，明显地有一座巨大的建筑，可能是供居民大集会之用。

他们也发掘出了不少古物，甚至包括了公元前一千六百年，曾把亚述城置于统治之下的米坦尼国国王所建造的神殿。

这个神殿，亚述人在独立之后，曾把他们如何战败宗主国的辉煌历史，用连环画的形式，浮刻在庙中所有的墙上。在被发掘出来时，其中有几块大石上的浮雕，还十分清晰。

有一块大石上，是刻着一个亚述武士，正在运用他们发明的一种利用弹力发射石块的武器，在向敌人攻击。

这块大石，就被配上了精美的架子，放在卡尔斯将军的办公室之中。

他们也找到许多埃及古物，因为亚述人曾经一度占领过埃及，那是公元前七百多年的事。

在考古工作中不断有巨大的发现，使得所有参与工作的人，越来越兴奋。起先，他们还是集中在一起工作的，但是汉烈米工作上的野心越来越大，他招请了更多的人，把原来的考古队，分成了十组，分布在广阔的平原上，同时进行工作。

在这两年中，全世界的考古学家，若是未曾参加过汉烈米领导的工作队，简直见了同行，会连头都抬不起来。

汉烈米这个狂热的考古工作者，自然更是全副心神，都投入其中。为了方便工作，他有一架小型飞机——当然那不是什么豪华的喷射机，而只是一架双螺旋桨的小飞机，只是为了方便从这个小组发掘的地方，赶到另一个小组的工作地点去视察而已。

那一天，黄昏时分……

汉烈米向原振侠，简单解释了一下考古队开始工作的情形之后，神情显得十分异样，甚至在黝黑的肤色之中，透出了红色来，尤其是在双颊之上。那证明他的情绪，正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。而这时候，他只不过在叙述，可知他当时，在事情真实发生之时，他是如何兴奋！

而事实上，当时，汉烈米的兴奋，是他一生中之最。

那一天黄昏时分，汉烈米在他亲自领导的那个小组的工地上。多天前，巨大的挖土机，在挖去了将近三公尺的浮土之后，已经显示出了一大片用方整的石板铺成的地基。每一块石板的大小、厚度，都是一样的。

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熟悉的人，一看到这种石板，就可以知道，这种石板，在当时，非但要经过遥远途程的运输，而且还要有高度的技巧，才能凿成这种样子——在每一块石板的边缘，都有着凸出和凹进去的雕刻，那是方便石板和石板之间的衔接的——这种建筑上的技巧，一直到现在还被沿用着。

这种应用于古代建筑上的石板，即使发现了残缺不全的一块，也会被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视为瑰宝，何况这时出现的，是整整一大片，简直可称为一个广场！

所以，当石板广场才一显露之际，汉烈米就兴奋得在石板上跳来跳去。消息迅速传出去，立时有记者从埃及、叙利亚、伊拉克，甚至纽约、伦敦赶来，忙着摄影和报导这个消息。

汉烈米选在三天之后，当整个方形的广场，全被发掘出来之后，就在广场上招待记者。

广场经过测量，是一个每边九十一·三二公尺长度的正方形。

当时，约有近二十个记者。汉烈米神气得像是皇帝一样，虽然他仍是泥垢满面——为了工作，他绝不浪费时间把自己弄干净一点——答复着记者的询问。

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派来的记者，问题最中肯：“博士，一个广场是不会单独存在的，你估计那是什么的遗址？是一个大神庙，一座大宫殿，还是一整座城市？”

汉烈米摇摇头。两个工人托着一块被掘起了的石板过来，汉烈米指着石板：“看，这种形制的石板，根据以往发掘工作的记录，亚述人只用来建造尊贵的人的陵墓。所以，我断定这个广场，是亚述帝国历史上，一位了不起人物的陵墓！”

记者又追问：“你估计那是谁的陵墓呢？”

汉烈米呵呵笑了起来：“我是考古工作者，考古工作者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是不作没有价值的猜测估计的。你们还不如问我，我的野心，希望发现的是什么人的陵墓还好。”

记者忙问：“那么，博士，你心目之中，希望这是什么人的陵墓呢？”

汉烈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发表了他的野心：“我心中有两个人，都是亚述帝国历史上，最辉煌的君主——”

能派来向汉烈米博士作采访的记者，自然都是在历史知识上极其丰富的人。汉烈米才讲到这里，立时有几个人叫了起来：“帝格拉·帕拉沙（TIGLATH-PILESER）三世！”

也有人叫道：“沙尔贡（SARGON）二世！”

汉烈米十分郑重地点着头：“是，那就是我的野心。”

记者群在那一刹那间，忽然全都静了下来。因为他们都意识到，这种希望如果实现了，那将是有史以来，在两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最大的发现！

被提及的那两个君主，都是在公元前七百年左右，亚述帝国的英明君主。他们曾为亚述帝国建立了广大的版图，是亚述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。版图东起伊朗高原，西面达到地中海沿岸，甚至曾占领埃及。

如果是这两个君主其中之一的陵墓，单看这个石板广场的气派，就可以知道陵墓工程是如何伟大！

而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，亚述人在军事技术方面，有许多发明，他们的建筑技巧，也是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。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，在记载之中，有着和天宫一样瑰丽的王宫。这种记载，都是用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，再烧干泥版而保存下来的。

汉烈米在沉静之中，高举着双手：“祝我成功吧！”

在场的所有人，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。有几个记者，在发布了新闻之后，要求留下来，参加整个发掘过程，但是却被汉烈米拒绝了。

汉烈米告诉他们：“考古学上的发掘工作，是一件十分细致的专门性工作，领导者必须在缜密的思考下，根据他所能掌握的资料，小心翼翼地进行。我不想有人在一旁打扰，等我的发掘，有了进一步的消息时，一定会通知各位。”

汉烈米的理由是如此充分，所以，当天下午，黄绢的直升机，就降落在这个石板广场之后不久，也被汉烈米以同样的理由，请离了现场。

在整个广场被清理出来之后的日子里，汉烈米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工作着。在临时房屋中，他先和够资格的考古学家反复讨论，该如何进一步发掘。这样巨大的方形石板广场，以前从未发现过，也不能在任何古籍中，找到有关的记载。

虽然已可以肯定，那是一座陵墓，但是陵墓的其它部分是在什么地方？最重要的，自然是找到这座陵墓的入口处。

初步的决定是，由广场起，向四面发掘开去，调来了更多的挖土机，和熟练的挖土机操纵者，日以继夜地发掘。开始的第二天，成绩令人振奋莫名，在广场的四角，距离广场的角，不到十公尺处，都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圆形石墩。

那石墩之大，简直犹如一个舞台，直径接近十公尺，都是用巨大的石块砌成的，一共是四个。

四个巨大的石台上，石块表面都凹凸不平。在清除了上面的积土之后，发现了石块表面有焚烧过的痕迹，十分明显。看起来，像是那四个巨大的石墩，是用来作举火之用的。

亚述人的信仰习惯之中，并没有大规模举火的记载。于是，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。

可是，再接下去，却令人沮丧之极。挖掘的范围一直向外扩展开去，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一直到扩展出去的范围，已经每边都达到将近一百公尺了，汉烈米只好勉强睁着布满了血丝的眼睛，宣布放弃，另行设法，再行讨论。

汉烈米和其它考古学家讨论的是：

如果这个广场，是陵墓的一个构成部分，那么这个陵墓的入口处，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呢？

在过往的年代中，已经被发掘出来的亚述帝国时期陵墓的结构图，全被找出来，作为参考。结构大致是相同的，但又和这个石板广场不一样。

在已被发掘出来的亚述帝国时期建造的陵墓之中，没有一座是有着那样大，或者小一点的石板广场的。

汉烈米甚至对自己的判断，起了怀疑——这是一座陵墓吗？还是只不过使用了和建造陵墓的同类石板，实际上那并不是陵墓的一部分，是另有用途的一个建筑。譬如说，在四周的石墩上，燃起巨大的火堆，而在广场中集中了一些人，进行某种仪式所用的？

汉烈米和所有的考古学家，都感到了极度的迷惑。他们知道，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人类自有考古学以来最大的发现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那是什么！

这实在令汉烈米和所有的考古学家感到发狂，他们提出了种种设想，有的说，这个大广场，可能是亚述帝国势力最盛大时阅兵之用的；有的说，那是展览亚述帝国在军事器械上的成就的一个展览广场。

有的考古学家找来了早在一百多年前，考古学家找到的亚述帝国王宫废墟的平面图，看看是不是有相类的广场。

那座王宫，是沙尔贡二世在公元前七百多年建造的，位于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。整座王宫，是建造在一个将近二十公尺高的大平台上——这一点，曾令得汉烈米和考古学家们兴奋了一阵。这整座王宫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平台上的，由此可知当时亚述的建筑师，对于平台有特殊的爱好。

但是从已发现的废墟来看，沙尔贡王宫的平台，不是石块，而是泥土的。这座王宫，有将近三百余间房间，内院、外院，分布得十分整齐，和如今被发掘出来的大石板广场，又大有不同。

讨论一直在持续着，在第三天晚上，汉烈米双眼已经通红了。突然之间，他直跳了起来，视线离开了摊在巨大桌子上的种种图样，大声叫了两下，又用手拍着自己的头。

在场的考古学家，都知道他的习惯。那一定是他想到了什么，有了巨大的突破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怪动作，而且，一定是突破越大，动作越怪。这时他的行动怪异莫名，那么，一定是有了巨大的发现了。

所以，一时之间，所有的目光，都集中在他的身上。汉烈米是那样兴奋，以致他讲起话来，断断续续，他先挥着手，叫：“在座，对楔形文字有研究的人举手！”

刹那之间，至少有二十个人举起手来。古代的楔形文字，全然是普通人知道范围之外的事，但集中在这里的，全是世界第一流的考古学家，有二十个人精通楔形文字，也就不是什么奇事。

汉烈米博士本人，也是一个精通古亚述帝国楔形文字的专家。

而这时，也有几个考古学家，已经明白汉烈米想到的是什么了。其中一个叫了起来：“真是，我们何必在这里猜测，应该在史籍中去找资料！”

汉烈米呵呵笑了起来：“可不是么！世界上楔形文字的专家，至少有一半在这里，把所有楔形文的记载，全都弄到这里来！”

汉烈米的话，立时变为命令，由考古队的行政人员去执行。汉烈米又宣布：“在资料未曾来到之前，大家休息一下吧！”

旁人怎么休息，汉烈米不理睬。他自己，就在那个石板广场的中心部分，摊手摊脚，躺了下来。

广场真大，躺下来之后，由于视线角度的关系，看起来更是伟大。

汉烈米无法从设想来知道这个广场的真正用途，但是他很有信心，可以在楔形文字的记载之中，找到这个广场的来龙去脉。

汉烈米的信心，并不是全无根据的。因为考古学家在十九世纪中叶，就已经发掘到了收藏楔形文字泥版的图书馆，有着巨量的楔形文字记载。

楔形文字，据考证，在公元前三千年已经开始有人使用。等传到亚述帝国时，由于长期的使用，作为一种文字，已经由单纯的象形、会意进步到了发音，足以记录十分复杂的事件之用。在两河流域各地，都有大量的发现，而且，早已被整理、译解了出来。

当时，并没有纸张，所有的楔形文字文献，全是刻在石头或泥版上的。最早期的，出现在石头上，但在石头上刻文字，相当困难，后来就演变为刻在湿泥版上，等泥版干了之后，文字也就留了下来。当然，这时汉烈米下令弄来的，不会是泥版本身，而是经过了现代科学摄影编印之后的纸张。

考古队是得到好几个阿拉伯国家全力支持的，尤其是现在，已经有重大的发现，工作进行起来更顺利得多。在汉烈米躺在石板广场之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后，可以搜罗到有关楔形文字的资料，一共是三大木箱，已由专机运到。

在那二十四小时之中，汉烈米一直逗留在那个石板广场之上。有时，他坐着，有时，他躺着，有时，他蹲在那四个巨大的石墩之上。

所有人都知道汉烈米博士在思索，所以除了那位专门照顾他生活的中年女士，谁也不去打扰他。

等到资料运到，精通楔形文字的专家，已经增加到了五十位。那时，正是黄昏时分，汉烈米就在广场上，召开了一次会议。

夕阳西下，把站在广场上的人的影子，斜斜长长地投在石板广场上，看来相当诡异。

汉烈米挥着手，有点声嘶力竭：“在我们的知识之中，这个广场，是一片空白。我们大家都研究过楔形文字，所以这些资料之中，我们以前接触过的，可以不必再加以注意，集中力量在我们以前未曾注意过的资料。我们把资料分开来研究，一有发现，立即和我联络！”

三只大木箱被拆了开来，五十位专家，每人取走了相当数量的资料，各自去埋头研究。汉烈米自己也取了一大叠，他坚持不肯进临时房屋，就在广场之上，点起了灯，开始了研究。

又过去了三天，所有的资料全都经过专家过目。可是，在所有的资料之中，没有一点有关这个广场的记录！

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，所有的考古学家，都显得无比沮丧。

当天晚上，几乎人人都不想说话，其余的工作人员，也都沉默了起来。

有了那么重大的发现，可是却无法有进一步的突破，这真是叫人难过的事。汉烈米仍然留在广场上，他甚至像是发脾气的小孩子一样，拒绝进食。

一直到午夜，他才有了决定。他重重在广场上顿了一脚，他的决定是：明天一早就开始，把这个大广场的所有石板，全都撬起来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，在那些石板之下！

汉烈米的这个决定，引起了剧烈的争论。有一大半考古学家认为，汉烈米的决定，是对一个伟大而完美的古迹的破坏，这是不可饶恕的粗暴行为！

汉烈米激动地驳斥他们：“有了一个发现，但是对这个发现一无所知，那有什么用？”

反对者的言词也很激动：“你发现了一件古物，总不能因为不明白它的来历，而把它弄碎！”

汉烈米指着脚下的那些石板，吼叫着：“掘了起来，还可以照样铺上！”

反对者也吼叫：“再铺上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那是不可饶恕的破坏！”

当激烈的争辩没有结果时，黄绢恰好乘坐直升机来到。她在了解了经过之后，拍着汉烈米博士：“一切工作，都是他主持的，就算他主张把这个广场用炸药炸掉，我也不会反对！”

汉烈米感激黄绢的支持，一下子冲过去，把她抱了起来，不住打着转。他转动得如此之急速，令得黄绢的长发，呈大半圆形，散布了开来。

既然黄绢这样说了，反对者自然无可奈何。有上百位持反对意见的，愤然离去，表示抗议。

第二天，太阳还未升起，各种工具已经准备妥当了，每一块石板上都编了号，以准备再照原来的次序铺上去。先从边缘开始，一块块石板，被挖掘起来。

在石板之下，显然是经过建筑程序，全是坚硬的泥层，毫无疑问，泥层是经过处理的，使之更结实。而且，在平整的泥土上，有着显著的线条。

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发现，令得汉烈米欢喜若狂。但真正令得他高兴得几乎昏了过去的是，在中心部分的九块石板被移开之后，石板之下不是泥土，而是两块更巨大的长方形石板。当汉烈米看到了那两块长方形的大石板之际，他大叫着：“门！这是两扇门，通向神秘领域的大门！”

他叫着，然后跪了下来，亲吻着那两扇石门。再用精巧的工具，小心翼翼，在另外几个考古学家的协助之下，把那两扇石门打了开来。

那真是石门，可以向上打开。石门的一边，有着门应该有的柱，那使得这两扇石门，不必像其余的石板一样移开，而是可以打开的。

门打开之后，人在阳光之下，都可以看得到，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洞，有整齐的石级，一直通向下面。

所有人的兴奋，到这时，真已到了沸点。在洞口，先用回声探测仪，测到了这个地洞的深度，是广场边长的十分之一：九点一三二公尺。

回声探测仪是绝对精确的，这个探测结果，也使人感到建筑广场的建筑师的计算，是何等精确。有了那么重大的发现，首先进入地洞的荣耀，自然归于汉烈米博士。

汉烈米挑选了八个他的支持者，再加上闻讯特地赶来的黄绢，一共是十个人，由他带头，进入地洞。自然，他们有着最好的配备，包括氧气面具，强力照明设备和无线电通讯仪。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强力的鼓风机，还是对着地洞口，操作了半小时，好把新鲜空气吹进地洞去。

然后，汉烈米手持强力电筒，先踏下了石级，走进地洞去，黄绢和其它八个考古学家跟在后面。

十公尺左右的地洞，并不是十分深，没有多久便已到了洞底。那是一个大约三公尺见方的空间，对准石级处，又有两扇石门，石门上刻着巨大的楔形文字。汉烈米一看见就认了出来：“权力之门”。

“权力之门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汉烈米这些考古学家想不出所以然来。黄绢在这时候，倒有点怦然心动，权力——这正是她委曲自己，和卡尔斯将军在一起之后，最大的追求目标。

在短短的时间中，她所追求到的权力，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罕有的奇迹了！

可是权力的追求，是漫无止境的。而且，追求权力者的欲望，就像是吸毒者对毒品的需求一样，不断在增加，永无满足。

权力之门——如果表示进了这两扇门之后，就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……黄绢想到这里，捏着电筒的手心，不由自主在冒着汗。

自然，汉烈米博士和其它的学者，是不知道黄绢的心情的。汉烈米在用电筒照射了一遍之后，声音之中，充满了恼怒：“在我们之前，有人来过了！”

汉烈米一生之中，不知道进入过多少古代神秘的建筑，包括建造在地面上和地底下的。丰富的经验，使他一看就可以知道，某些建筑物是自从封闭之后，就再也未曾被人发现过。但是也有更多的，是在淹没的岁月之中，被盗宝人光顾过的。

对于考古学家来说，最痛恨各种类型的盗宝人。他们有特殊的本领，进入古建筑，肆意破坏，盗取宝物。被他们光顾过的地方，考古学家不知要花多少功夫去整理，而在更多的情形下，破坏程度令得考据工作失误，或根本无法进行！

这时，在两扇石门之间的门缝，有着多处缺口。显而易见，不知是在什么时候，这两扇建造完美的石门，被人用简陋的工具，粗暴地撬开来过。

汉烈米的恼怒，传染了其它人。反倒是黄绢最镇定，她道：“在我们弄开门之前，是不是要先戴上氧气面罩？”

汉烈米恨恨地道：“但愿里面充满了毒气，曾进去过的人，死在里面！”

虽然愤恨，但还是人人戴上了氧气面罩。

古代建筑物，尤其是建在地底的，常因为年代久远，使空气发生了变化。若是贸然进入，就会跌进死亡的陷阱之中，佩戴了氧气面具之后，自然安全得多。汉烈米使用了极薄而又坚硬的金属片，自门缝之中，插了进去，然后，轻轻摇动着，再用力向前或后推拉。不一会，门已向外移动了一些。

汉烈米向身后的人作了一个手势，一时之间，强力电筒的光芒，集中在门上。汉烈米再一用力，石门发出一阵“轧轧”的声响，向外面打了开来。

在那一刹那间，各人的心情，都紧张到了极点。整个大石板广场的秘密，可能全在这两扇石门之中了。如果汉烈米最初的估计没错，那么，打开了石门之后，将可以通向人类古代最伟大的建筑之一，一座巨大的陵墓之中，里面有数不尽的瑰宝，等待着他们。

所以当石门向外渐渐打开之际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屏住了气息的。

等到石门终于打开，在强力电筒的光芒照耀之下，人人都发出一下惊叹声来——石门并不是很大，甚至称不上壮观，可是，门内的空间，宏大得几乎使人不能相信！

当然，门内的空间，不会有地面上的广场那么大，可是它是建造在地底下的。在石门没有打开之前，谁也料不到，在地底下，会有那么大的一个陵堂！

那毫无疑问，是一个陵堂，正方形，每一边，大约有二十公尺，高，大约是十公尺。必须说明一下的是，在石门打开之后，并不能立时进入那个陵堂，因为石门是开在接近顶部的。也就是说，在石门打开之后，还要走下二十余级石级，才能踏足在陵堂的地上。

所以，当石门打开，各人向内看去时，看到那个陵堂，是由上而下的角度。那样的角度，自然更可以清楚地看到陵堂的全貌。

在陵堂的中心，是一个长方形的石台。那石台的形状，有点特别，就在石台边上，有着两具骸骨。

在电筒光芒的照耀之下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那两具骸骨，一具相当高大，生前一定是一个身形十分高大的人，而另一具则比较瘦小。

那具高大的骸骨，是被包在一件金光闪闪，看来全然是用黄金打成的薄片串成的战袍之中，只有手、足和头部露在外面。还有一顶黄金铸的战袍头盔，放在距离那副高大骸骨的头部不远处。

而那具短小的骸骨，却只是穿著看来相当破败的麻质衣服。

黄绢看到了这种情形，只觉得讶异，不明白这种情形代表了什么。她至多只能猜想，那个穿著黄金战袍的人，一定是了不起的一个大人物，这里，应该就是这个大人物的陵墓。她也可以进一步联想到，这个大人物，可能是亚述帝国显赫的历史上的一位君主，而这里，就是这个皇帝的陵墓。

可是，何以皇帝的遗体，会不在棺槨之中呢？又何以在皇帝的遗体之旁，另外有一具骸骨呢——虽然在骸骨上，是无法认出在世时的地位身分的，但是那些破败的麻质衣服，表示这个人绝不会是身分高贵的人，何以他的遗体，能和皇帝一起在陵墓之中？

黄绢的心中，充满了疑问。正当她要开口相询时，已经听得汉烈米发出了一下愤怒之极的闷哼声，接着，他就向下直冲了下去！

看他冲下去的势子，像是恨不得一下子就跳了下去一样。他冲下去的势子是如此之急，以致冲完了石级之后，他又向前奔出了几步，直到他到了那个石台附近，才收得住势子。

当他站定之后，他又发出了一下怒吼声来。这时，其余的考古学家，也纷纷向下冲去，有几个在黄绢身后的，甚至不顾礼貌，抢向前去。

这种情形，使黄绢知道，这些出色的考古学家，一定有了极其重大的发现。可是她不明白，何以汉烈米博士，又发出了两下愤怒之极的吼叫声呢？

她也急急向下走去，看到所有人都在注视着那具黄金战袍中的骸骨。她望向汉烈米：“博士，恭喜你有了巨大的发现！”

巨大的陵墓之中，空气显然没有问题，所以各人已将氧气面罩取了下来。汉烈米神情仍然极怒，甚至因为发怒，而变得有点出言无状：“恭喜个屁！”

黄绢有点啼笑皆非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这时，已另外有两个考古学家对汉烈米道：“还是值得恭喜，毫无疑问，这是沙尔贡二世的遗体。汉烈米博士，这是人类考古史上最大的发现！”

汉烈米叫了起来：“石门一打开，我就知道这里是沙尔贡二世的陵墓。可是你们看看，这里遭到了什么样的破坏！一个伟大君主，他在世时，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，可是他的遗体，就这样躺在地上！”

一个皇帝的遗体，就这样躺在他建筑那么宏伟巨大、在当时来说，不知道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建成的陵墓的地上，这真是说不过去的。

棺槨在什么地方？在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（除了黄绢），亚述帝国君主的陵寝，都使用巨大的石棺来殓葬。而石棺，也一定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石台之上。

如今，那个石台在——这种形制的石台，对他们来说，都不陌生，就是放置石棺用的，可是石棺呢？

皇帝的陵墓之中没有石棺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而且，另外一具骸骨，是属于什么人的？接下来的疑问更多了——在这座陵堂之中，几乎没有别的任何陈设，除了正中那个石台之外，一无所有。

整座陵堂，上下四面，全是石块砌成的。在十九世纪中叶，被考古家发掘出来的沙尔贡二世王宫之中，遗址的壁上，都有着精美的刻画，表示帝王生平的活动。可知道这位君主，十分喜欢把自己的活动表现出来。

那么，何以在他的陵墓之中，反倒全无所有，一点没有刻画呢？

没有刻画，文字倒是有的。一个考古学家攀上了石台，看到了石台上，用楔形文字刻着一行小小的字句，他连忙叫汉烈米过来。

大家都攀上了石台，看到那行小字，是刻在一个小小的圆孔之旁的。整句子很快被译读了出来：我们的君主，伟大的沙尔贡二世，坚持要坐在他的陵墓之中。

就是那样简单的一句话。而这样简单的一句话，却全然叫人摸不着头脑！

这句话的意思，本来是再容易不过了，但是细想一想，却又不可思议之极。这里是沙尔贡二世的陵寝，是他的坟墓，他到这里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死人，所谓“坚持”，当然是他生前的坚持。为什么他要坚持坐在自己的陵墓之中呢？

或许，他是一个有着特殊怪癖的皇帝，但是，死人又如何可以坐着呢？

就算这位伟大的君主，坚持要坐在他的陵墓之中，而他的臣属，又遵照了他的遗言，让他“坐”着的话，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。问题是，他坐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坐在这个石台上？至少，要有一张椅子吧，椅子又在什么地方呢？而且，他为什么要坚持“坐”着呢？一个接一个问题，令得连汉烈米在内的所有考古学家，面面相觑，目瞪口呆。看他们的神情，不像是在一座极有考古价值的古墓之中，而像是进了什么迷幻境界一样。

黄绢也看出事情有些不对劲了，她连连发出问题，可是却没有人睬她。黄绢来到汉烈米面前，大声道：“博士！”

汉烈米陡然震动了一下，摇着手：“这里有太多不可解的事，请你静一静！”

黄绢指着金战袍：“有什么不可解的，这个穿著了金战袍的人，一定是一位君主！”

汉烈米挥着手：“是啊，可是还有一个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陡地叫了一声，扑到了另外一具尸体之旁。这具尸骨，本来本身也是一个谜，但是由于谜团太多了，这具骸骨反倒被人忽略了。汉烈米这时，由于和黄绢的对话，陡然想了起来，刹那之间，至少有五个人，围住了那具骸骨。

汉烈米仔细看着，那实在是一具普通的骸骨，看不出任何特异之处来。可是这样普通的一具骸骨，却出现在一个君主的陵墓之中。

汉烈米在看了一会之后，向其它各人作了一个手势。他和两个人，小心翼翼地把那骸骨翻了过来。

虽然他们的动作十分小心，可是在翻动之际，那具骸骨还是散了开来。

（我们在很多电影之中看到，有一具完整的骸骨挂在半空之中，但实际上，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。当一个人的身体，肌肉腐烂殆尽，只剩下骸骨的时候，联结骨节和骨节的组织，也一定早已腐败，所以，人的骨骼便无法联结在一起，必然会散落的。）

那骸骨的头部，甚至向外滚了开去，一个考古学家忙将之捧了起来。

当骸骨在被翻过来之际，在肋骨之际，有一柄匕首，跌了出来。

那是一柄形状相当奇特的匕首，柄的部分还镶有宝石，匕首略弯，呈新月形。这种匕首，正是亚述帝国的武士随身佩用的那种。

汉烈米拾起了匕首来，喃喃地道：“这个人，是被人杀死在这里的！”

匕首自肋骨中跌出来，那么这个人是被用匕首刺进胸口致死的，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了——这个人在中了匕首之后，身子扑向地，面向下死去。

在骸骨被翻过来之后，看到在骸骨之下，还有一块三十公分见方的泥版。这种大小形状的泥版，考古学家们定然也不陌生，楔形文字就是刻在这种泥版之上的。

可能是那人向下扑去的时候，故意要把那块泥版压在身下的。因为他有几只手指，就在泥版的边缘，当时的情形，可能是他还紧捏着这块泥版。

泥版已经裂开了，但显然在碎裂之后，还没有人动过。所以，还是照碎开时的位置排列着，可以看得出上面刻着楔形文字。

汉烈米作了一个手势，几个人一起伏下来，仔细研究着上面的文字。

在那块泥版上的楔形文字，和他们以前接触过的大不相同，刻得又小又精细，密密麻麻，所以看起来十分吃力。汉烈米取出了随身携带的放大镜来，遇到他有疑惑之处，他就和其它专家讨论着。

黄绢已经不耐烦起来，她先是抚摸着那件由金片串成的战袍，对古代的冶金工艺，赞叹不已。

她也想到，这一件战袍，卡尔斯将军一定会爱之若狂。因为那是古代一个声势烜赫的君主的殉葬品，而这个君主，曾统治亚洲、非洲一大片土地——要把自己的统治势力，扩展到至少和古代几个烜赫的君主一样，这正是卡尔斯将军的野心！

黄绢回转身来，看到所有考古学家，都伏在地上看那块泥版，好象永远不会停止一样。她等了一会，已经用了她最大的耐心，但是在二十分钟之后，她还是忍不住了：“我是不是可以向全世界宣布，我们有了极伟大的发现！”

汉烈米的神情十分怪异，但是他的反应却十分快，他立时尖叫了起来：“等一等！”

汉烈米博士是权威，黄绢倒还懂得尊重权威，所以她又耐着性子等了二十分钟。可是那些考古学家，还是一点没有停止的意思。

黄绢感到忍无可忍了，她提高了声音：“你们在这里慢慢研究吧，我去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发现。”

汉烈米的视线，仍然盯在那块泥版上，他挥着手：“我劝你别去宣布，因为这里，有一件十分不可解释的事发生过。我们只有发现，而无法解释，这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！”

黄绢吸了一口气：“什么不可解释的事？是因为没有石棺？你不是说有人进来过么，石棺早已被人盗走了，也不是什么奇事！”

汉烈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根本没有石棺！”

黄绢不明白，她冷笑：“没有石棺？沙尔贡二世就这样躺在石台上？整个陵堂就是他的石棺？”

汉烈米慢慢直起身子来，神情疑惑之极，一手指着泥版，道：“没有石棺，沙尔贡二世，不是躺在一具石棺之中，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之上的！”

黄绢怔了一怔。她虽然不是考古方面的专家，但总是一个常识十分丰富的人，人死了之后，在他的陵墓之中，不是躺在棺中，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，这样的事情，当然不寻常到了极点了。

黄绢当时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坐在椅子上？什么椅子？是他的皇帝宝座？他死了，还不肯放弃，一直要坐在宝座上？”

黄绢是带着嘲笑而这样说的，但是汉烈米的神情，却相当严肃：“这张椅子，有一个专门名词，是由三个字组成的。可是，我们不认得那三个字，而这三个字，是用来形容那张椅子的！”

黄绢更不耐烦起来：“什么椅子？我在这里，看不到任何椅子！”

汉烈米双手挥动着，神情疑惑，看来他的思绪，正处于一种十分混乱的情况之中。黄绢再向其它的考古学家看去，看到他们个个都有同样的神情。

黄绢摊着手：“好了，这块泥版上的那些小字，究竟说些甚么？”

所有的人都不出声，一起向汉烈米望去，在等待他的决定。

黄绢在那一刹那间，不可遏止地表现了她的恼怒：“博士，你不需要我提醒你，我们之间的合同吧？有任何发现，学术上的成就是你的，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阿拉伯世界的，而且，你要负责作详细的解释！”

汉烈米的声音听来有点疲倦，他望着黄绢，神情更迷惘：“这块泥版上，记载着有一张椅子。这张椅子的来历……十分怪异，可是，亚述帝国君主的权力，是自这张椅子而来的。”

黄绢怔了一怔：“这算是什么？一个神话，还是一个民间传说？”

汉烈米摇头：“不，这是一份正式的记载。这种记载，是用来记录帝国的最高秘密的，通常，只有君主和君主的继承人，可以参与这种高度的机密。而刻录这种秘密的人，事后一定会被君主赐死，以免秘密外泄！”

黄绢听汉烈米讲得这样郑重，心中也不禁怵然而惊。在那种时代，君主有着无限的权威，要处死一个人的话，真是容易极了！

黄绢吸了一口气，她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来——在建筑辉煌的王宫，某一间密室之中，君主在口述着，由一个记录者，利用了当时的刻写工具，在泥版上迅速地把一切记录下来。

然后，两个身材魁伟的卫士进来，架着那记录者出去。不久，记录者的头颅，就被放在一只金光璨然的盘子之中，奉上来给君主检验。于是，记录在泥版上的秘密，就只有君主一个人知道了！

这是十分恐怖诡秘的场景，令黄绢感到很不舒服，她挥着手：“那么，椅子上哪儿去了？等一等，你刚才提到说，椅子的来历十分怪异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汉烈米的神情苦涩：“上面记载着，那张灵异的椅子，是天神从天庭带下来，专赐给人间的君主的。人间的君主，有了这张椅子，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大帝国，他可以有统治一个大帝国的权力。这个帝国，可以随他的心意扩大，到完全满足这个君主的要求为止！”

黄绢呆了半晌，一时之间，她的思绪也开始混乱了起来。几乎历史上的任何君主，都野心勃勃，希望自己统治的版图，可以作无限制的扩大。

就算有一个君主，已可以统治整个地球了，可以保证，他一定还想把统治权力，扩展到别的星球去！

如果真有一张来自天庭，由天神带下来的灵异的椅子，可以使君主达成这种愿望的，那么，这张椅子，对于任何君主来说，都是至高无上的无价之宝！

黄绢一想到这里，心头不由自主，怦怦乱跳了起来。她立时想到卡尔斯将军，如果卡尔斯将军，得到了那张灵异的椅子……

她整个人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沉浸在一种狂热的幻想之中，甚至不由自主，双颊发起热来。

可是，她毕竟是一个相当理智的人，她立时镇定了下来：“别理会古代的传说了！”

汉烈米却坚持着：“我必须把这里记录的一切，全译读给你听！”

黄绢也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，她示意汉烈米继续说下去。

汉烈米又道：“记录说，沙尔贡二世有了这张灵异的椅子，所以他的权力范围，扩张到了顶峰——我想，那是指当时一个君主的知识程度，所能达到的顶峰。沙尔贡二世在当时，不可能知道整个世界有多大，不然，他会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。”

黄绢笑了一下。汉烈米对于那泥版上的记录，似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，但是，她却有所保留，她道：“先别发表你自己的意见！”

汉烈米吸了一口气：“而在沙尔贡二世临死之际，他觉得自己的野心还没有完成，所以他坚持要用那张灵异的椅子，来替代石棺。他要自己坐在那张椅子上，好使他的权力继续下去！”

黄绢摇头：“人已经死了，权力如何持续下去呢？”

汉烈米道：“那我知道了。或许，在一个灵异的世界之中，他的权力可以得到继续，或许，权力可以通过他的承继人继续下去！”

这时候，有一个考古学家，用十分低沉的声音道：“照我看，他的目的，是要那张灵异的椅子，和他一起淹没在地底——他不要人类历史上，再出现一个像他一样伟大的君主！”

汉烈米点头：“有这个可能——”

黄绢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先别讨论这些了，那张椅子呢，在什么地方？”

汉烈米指着那个石台：“当然，那张来自天庭的灵椅，是应该在这个石台之上的。而沙尔贡二世，就穿著了他的黄金战袍，坐在那张椅子上！”

黄绢道：“可是——”

汉烈米权威地挥了一下手，不让黄绢插口：“可是，我相信，在他落葬之后不久——当时，那个大石广场还是暴露在日光之下的，不像我们发现的时候，上面堆满了浮土。就在那时候，有人偷进了他的陵墓，盗走了那张椅子，所以，椅子就不在这里了！”

黄绢闷哼一声：“这是你的推测？”

汉烈米道：“我的根据是十分明显的。石门有被硬撬过的痕迹，这个人的骸骨出现在陵墓之中，他一定是盗墓人之一，被同伴杀死在这里的，而君主的遗骸，就跌落在石台之下——我甚至可以肯定，那是发生在落葬之后半年之内的事。因为骸骨在地上是完整的，证明他被从椅上拉下来时，尸体甚至还没有开始腐烂。当然，最明显的证据是椅子不见了！”

黄绢用心听着，思潮起伏：“那么，这张椅子又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汉烈米苦笑：“那又有谁知道？这是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以前的事！”

黄绢忽然有了一个念头，一个十分模糊的念头。当她才有这个念头之际，根本是不完全的，可是念头却迅速形成。她想到：要是能找到这椅子，而这张椅子又真的能使君主能随心所欲地扩展他的统治势力的话，那么，卡尔斯将军如今的野心——要统治阿拉伯世界，简直不算是什么是了！

她先作了一个手势，还未曾开口，汉烈米又已道：“这里的一切一切，实在太神秘了，有太多令人不明白的地方，太多太多了！”

他的话正合黄绢的心意，她忙高举双手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或者说，那是我的决定。这里的一切，我们绝不向外界作任何宣布，所有的人，都要宣誓保守秘密——”

她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才用听来令人不寒而栗的一种声音道：“如果泄露了秘密，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，我以真神的名义起誓，制裁一定会执行。”

刹那之间，包括汉烈米在内，所有的人都怔呆着。他们自然知道，黄绢所代表的是一股什么力量——虽然考古学家来自世界各国，卡尔斯将军的权力，还没有扩张到这一地步。但是，受卡尔斯将军控制、培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组织，魔爪却可以触到世界上任何角落！

黄绢这时，说得那么认真，谁都可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在沉默中，汉烈米首先表现了他学者应有的倔强：“黄将军，我个人，不受威胁！”

黄绢早料到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，会有这样的反应。所以她立时从容地道：“博士，我不是威胁，而是为了学术上的理由。这个历史上的大神秘，是我们发现的，若是在研究还未曾有结果之前，就把点滴的情形泄露出去，对各位来说，也是不公平的！”

这一番话，倒立时取得了汉烈米的同意。其余各考古学家，也先后点了头。

黄绢大声道：“从现在起，除了已进入过这里的人之外，入口处将由军队封锁，不会再有任何人进来。我们所要集中力量研究的，是那张椅子在被人盗走之后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黄绢的这个“研究课题”一提出来，不禁令得人人皱眉。盗墓，照汉烈米的估计，是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之前的事——沙尔贡二世在世的年份，是有史可稽的，他逝世的那年，是公元前七〇五年。

要追查一宗两千多年前的盗墓案中，一件赃物的下落，这不是太渺茫了么？谁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？

黄绢看出了各人面有难色：“各位，尽我们的力量吧！”她指着那具骸骨：“至少有一个盗墓者死在这里，可以在他身上找线索！”

汉烈米苦笑：“黄将军，你的要求，我相信世上没有人可以做得到！”

黄绢坚持着：“博士，你还没有开始做，怎么知道做不到？不论你需要什么样的资助，都没有问题。我看单是这个陵堂，就不知道有多少可供研究之处，建立这陵堂的资料，也有待发掘。是什么人知道了沙尔贡二世权力的来源，而到这里来盗墓的……不知有多少问题等待发掘！”

汉烈米叹了一口气，他不能不承认黄绢的话大有道理：“好，我们一定尽力。”

黄绢和他们一一握手，然后，她一回到地面，立时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，调动最忠于卡尔斯将军的近卫队两个营，将近一千名装备精良、素经训练的官兵，来守卫这个广场。

而且，她还采取了一个相当卑鄙的措施。不过这个措施，只有卡尔斯将军、她和参与其事的特务人员才知道，汉烈米和曾经进入陵墓的考古学家，全被瞒在鼓里。这个措施是，黄绢派了大量有经验的特务，在暗中监视着汉烈米等考古学家，唯恐他们把秘密泄露出去。于是整个研究工作，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形之下进行的。参与工作的考古学家，其实都是遵守着诺言，并未泄露有关这座陵墓的任何消息。

研究工作是从多方面、极广泛地展开的，其中有的过程，相当沉闷，只是简略地叙述一下就算了。

例如把两具骸骨，经过碳十四放射试验之后，都确定了年份，正是记载中，沙尔贡二世逝世的那一年。

那把匕首的来历，也经过了详细的考证，证明只有当时君主的近身侍卫才佩戴，而且是君主亲自赏赐的。佩有这匕首的人，有特殊的权力，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，杀死他认为会对君主不利的人，这是武士的一种高度的荣耀和权力的象征。

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线索。沙尔贡二世在位的时候，得到这种荣耀的武士，不是很多，在记录之中，几乎都有案可稽。

于是，专家又在楔形文字的记载中去找。在花了一个月的枯燥的翻查之后，从那柄匕首的柄上，宝石排列的图案，找出了这柄匕首拥有者的姓氏，那是属于一个叫德亚的武士所有。德亚武士，是当时最得君主信任的人，他的职位，可能是近卫武士的首脑。

这个发现，是相当令人兴奋的。当发现的报告，呈到了黄绢那里的时候，她自然而然地想到，这个德亚武士，他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在君主时代，大内高手的首领。那是长期和帝王接近的一个职位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。

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所拥有的，应该是随身佩戴的匕首，怎么会在一个衣着上看来地位十分卑微的人的胸间，而这个人，又怎么会死在帝王的陵墓之中？

黄绢在接到了报告之后，立时和汉烈米商量这个问题。汉烈米摇着头：“我不知道，黄将军，我是一个考古学家，不是一个幻想小说作家。”

黄绢表示了她的不满：“博士，考古学家，有时也需要推理头脑来辅助的！”

汉烈米回答：“是，但是推理，也必须多少有事实来作支持，不能凭空臆测的！”

黄绢心中暗骂了一声“书呆子”。但是由于有太多的地方，要依靠汉烈米的专业知识，所以她忍下了怒意：“我作一个假设，请你判断一下，是不是可以成立。”

汉烈米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，黄绢一想到自己的假设，神情却十分兴奋：“我的假设是，当时，君主把一件秘密，叫记录师刻写在泥版上，所以，我们才有了那块刻满了小字的泥版，对不对？”

汉烈米点头：“是，这是记录高度机密的传统方式。”

黄绢神情更兴奋：“你说过，为了怕记录师泄露这个最高机密，他在事后，必然会被处死？”

“是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。”

黄绢吸了一口气：“君主是不是有可能，派德亚武士，去执行杀死记录师的任务？”

汉烈米沉吟了一下：“有可能，这种任务，通常都是由君主最信任的人去执行的。嗯……

黄将军，你想说明什么？你认为在陵墓中的另一具骸骨，就是德亚武士？”

黄绢大摇其头：“当然不是，那具骸骨，是死在德亚武士的匕首之下的。德亚武士杀了这个人，这个人，据我的推断，就是那个记录师！”

汉烈米怔了一怔：“不会吧，德亚武士如果奉命去杀记录师，应该是当时就发生的事，不会延迟到在君主死了之后！”

黄绢笑了起来：“博士，你的头脑太直接了，不会转弯。”

汉烈米望着黄绢，仍是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。

黄绢作了一下手势，以加强语气：“这是我的假设：德亚奉命去杀记录师，记录师知道自己性命难保，就向德亚武士，泄露了有关这张来自天庭，由天神带下来的椅子的秘密。”

汉烈米咽了一口口水，盯着黄绢，黄绢在等着他的回答。他的神情，突然变得十分异样，在未曾说些什么之前，先叫了一声：“等一等！”

然后，他侧着头，想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这位德亚武士后来到了何处，做了一些什么事，并没有明确的记载。但是，在沙尔贡二世死了之后，亚述帝国的国势，迅速衰落，快得令人难以想像。没有多少年，连首都尼尼微，也被一支军队攻陷了，那支军队，是由一位叫堤亚的将军率领的。”

黄绢的双眼发亮：“你是说，那个领军攻陷了亚述帝国首都的将军，有可能就是那个德亚武士？”

汉烈米忽然苦笑了一下：“我受你的影响，也开始幻想起来了。但是，姓氏的发音如此接近，他们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是存在的。”

黄绢兴奋得不由自主地搓着手：“那我的假设，就更有可能成立了。我的假设是，德亚武士在记录师的口中，得知这个秘密之后，就暂时没有下手杀那个记录师，因为他有了一个秘密念头——他长期在君主的身边，知道作为一个大帝国的君主，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，他忽然之间，起了野心——这全然是人的正常心理。他知道，君主的权力，既然是来自那张椅子，如果他能得到那张椅子的话，他也可以成为权势倾天下的君主。博士，你想想，任何人在得知这个秘密之后，都会想要得到这张椅子的，对不对？”

黄绢一口气地讲着，兴奋令得她的脸颊泛出一股红晕来，使她看来十分动人。

汉烈米怔怔地望着她，声音有点惘然：“或许，权力的野心，会使一个武士那样想。可是，像你，那么美丽的一位女性，为什么也有同样的野心呢？”

黄绢绝未料到汉烈米忽然之间，会冒出这样的一句话来。她感到有点尴尬，但是她立时据实回答：“博士，几年之前，我已经进入了权力的圈子之中。这个圈子有一种奇异的力量，只要一进入，就无法退出来，只有不断地深入进去！”

汉烈米叹了一口气：“寄望于一张近三千年前曾出现过的椅子，不是太渺茫了吗？”

黄绢沉默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博士，权力圈子中的种种，你是不能了解的，任何再虚妄的事，再卑鄙的事，再没有人性的事，只要可以使权力巩固，可以使权力扩大，都有人去。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记载了，为了权力，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，可以自相残杀，可以做任何事！我只不过想探索那张椅子的来龙去脉，这绝不算是过分，对不对？”

汉烈米缓缓地摇着头：“你说得对，权力圈子中的事，我是无法了解的。”

黄绢笑了一下，她的笑容十分妩媚：“再来讨论当时可能发生的事。德亚武士在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，当然想谋夺那张椅子。”

汉烈米点头，表示同意。黄绢又道：“可是，他一定未能得手。因为沙尔贡二世知道自己的权力，来自那张椅子，当他有生之日，自然不会被人谋夺了去。就算地位特殊，深得他信任的德亚武士，也无法如愿。”

汉烈米用心听着。黄绢的分析，十分合理，也很引人入胜，在听着黄绢的假设之际，汉烈米也在想着另一个问题——在沙尔贡二世生前，那张椅子，是放在王宫的什么地方呢？

一定有一张这样的椅子存在——这张椅子是不是有那种灵异的力量，或许还可以怀疑，但是有过这样的一张椅子，那是毫无疑问的事。

这张椅子，是不是就是沙尔贡二世的宫殿中的宝座？那是一张镶满了黄金和宝石的皇帝宝座，在沙尔贡二世王宫的壁画之中，有多处地方出现过这张宝座。

沙尔贡王宫，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就被考古家发现的，整座宫殿被发掘出来时，还相当完整。尤其是大小宫殿的壁上，都有着浅刻的壁画，记载着君主的宫廷生活、狩猎行动和军事行动等等，自然在刻画中，也曾出现君主的宝座。

是不是那张椅子，就是宝座？如果不是，那么，这张椅子，是不是也曾在壁画中出现过？

汉烈米一想到这里，整个人直跳了起来！他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动，把黄绢吓了一跳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是她立时在汉烈米的神情上可以知道，这位考古大师，一定是在突然之间，想到些什么了。

所以，黄绢并不去打扰他，只是看着汉烈米扑向一个大书架去。

黄绢在接到了报告之后，是立时到考古队的工作地点去找汉烈米的，所以他们是在汉烈米的工作室中见面。汉烈米这时的行动，真是“摸”向那个书架的，他很快就从书架上，取下几本厚厚的、巨大的画册来，捧着，放在一张桌子上。然后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黄绢过来。

黄绢已经看到，那几本又厚又大的画册的封面上，有着“沙尔贡二世王宫壁刻画之临摹”的字样。

汉烈米先把手按在那些画册上：“这是十九世纪中叶，王宫被发现之后，当时考古学家的心血结晶。他们把王宫每一个角落上，所刻的壁画，全都临摹了下来。有的完整，有的残缺不齐——”

黄绢在这时候，已经知道汉烈米的目的了。她也不由自主地，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：“你希望在那些壁画之中，找出那张椅子来！”

汉烈米一挥手，手指相叩，发出了“的”的一声响：“来，我们一起找，别错过任何有椅子的部分！”

画册一共有四册，汉烈米分了两册给黄绢。两个人开始，一页一页地翻看，一看到画中有椅子的，两人就互相研究。

画册中临摹下来的宫殿壁画之中，有椅子的部分，还真不少。出现次数最多的，自然是大殿上的那张宝座。汉烈米指着宝座，用询问的眼色，望向黄绢。

黄绢摇头：“我想不是那宝座。因为若果是，当时德亚武士，可以轻而易举，制造一张同样的，而把宝座换走，不必再等君主死了之后，到陵墓中去偷盗。”

汉烈米同意黄绢的分析：“那么，这张椅子，就有可能是画中出现过的任何一张！”

黄绢思索着：“也可能根本未在画中出现——我想，德亚一定不知道他应该向那一张椅子下手，所以，除非等君主死了之后，才能确定。沙尔贡二世的葬礼，当然隆重得很，德亚也没有机会下手。当时，人人都不知道，何以君主坚持要坐在他的陵墓之中，只有德亚武士知道。沙尔贡二世一定是在临死之前，才指出了他要坐在那一张椅子上，德亚当时如果在，他也直到那时，才知道他要弄到手的椅子是哪一张！”

汉烈米又找到了两幅画，是君主坐在椅子上的。一幅，看来威武的君主，坐在一张巨大的，看来是用织锦铺面的椅子之上，而另一幅，君主坐在一张样子看来十分奇怪的椅子上。汉烈米盯着那幅画，现出了十分迷惑的神情来，不住地摇着头。

黄绢一看到汉烈米的这种神情，也忙去看那幅画，她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。画上，君主——显然是沙尔贡二世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没有别的背景。那张椅子的形制，相当奇特，最奇特之处，是那张椅子只有一只椅脚。

独一无二的一只椅脚，在椅子的正中，看起来相当细，椅子的椅背和扶手，一样高低，是一个半圆形。这样的椅子，看起来绝不会是一张舒服的椅子。

黄绢正想开口问，汉烈米已经叫了起来：“猪！我真是一只猪，我以前竟然没有注意到这张椅子！你看看，这张椅子的形制，绝对和亚述人的文化、生活习惯无关，一定就是这张椅子！”

黄绢的声音，甚至有点发颤：“你肯定？”

汉烈米用力点头：“绝对肯定！一只脚的椅子，在现代是常见的，那要经过力学的计算，古代人做不到。而且，椅脚是用甚么材料制造的呢？一定要相当坚硬的金属才行，古代没有那么高明的冶金术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忽然笑了起来：“其实，只要一点，就可以肯定这张椅子，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张了。你看，这张独脚椅子的椅脚，是有一部分插在地上的。”

黄绢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对了，那石台上的小圆孔！那个小圆孔，就是要来插椅脚用的——沙尔贡二世的遗体，就坐在这张独脚椅子之上！”

汉烈米点头点得更用力，黄绢又道：“在沙尔贡二世下葬之后不久，德亚武士就和记录师一起偷进了陵墓。假设是：德亚武士得到了那张椅子，但是却把记录师杀死在陵墓之中。”

汉烈米想了一想，在同意黄绢的假设之后，又补充了几句：“两千七百多年之前的一桩丑恶的盗窃和谋杀事件，真相和我们的分析，绝不会相去太远！”

有了这样的分析，而且，也肯定了那张“来自天庭，天神所赐”的椅子的形状，这是令人感到极其兴奋的重大发现。

可是很快地，黄绢就感到，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令人兴奋之处。知道了一切，就算假设的经过就是事实，那又有什么用？

重要的是，这张椅子以后的下落怎样了？

德亚武士得到了这张椅子，他是不是后来成了有权有势的君主？在他之后，那张椅子，又落在谁的手里？现在，这张椅子在哪里？

当黄绢提出了这一连串的问题之际，汉烈米博士，这个伟大的考古学家的神情，就像是全然未曾温习过书本，而被老师叫上去回答问题的小学生一样，张大了口，一个字也答不上来。

黄绢叹了一口气：“博士，我知道是困难，极度地困难，几乎没有可能。但尽量再努力一下，至少，已经有了一个开始了，是不是？”

汉烈米只好神情苦涩地点着头。他果然在努力，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在各种各样的文献、记录、图片之中，企图找寻这张椅子的下落。可是，那毕竟是两千七百多年之前的事了！

要找寻两千七百多年之前失窃的一张椅子的下落，真的，只怕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。因为不但需要解开空间的谜，也要解开时间的谜，要在立体之中摸索，而不是在平面上摸索！汉烈米进一步的研究，可说是一点结果也没有，他已经决定放弃了！

汉烈米在飞机上，向原振侠详细叙述着事情的经过。原振侠在开始的时候，并没有多大的兴趣，但是，越来越被他的叙述吸引。

原振侠完全可以了解黄绢的心情。黄绢之所以想得到那张“来自天庭，天神所赐”的椅子，是想藉此获得她想要得到的君主的权力。

原振侠当然不相信，一张椅子会有这种灵异的力量。所以，汉烈米一再强调：“我对你讲的一切，全是极度机密。黄将军特许我告诉你，可是你千万别再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！”

原振侠并不觉得事情真是如何严重，他甚至开玩笑似地说：“是不是也像古代的记录师那样，由于我已经知道了秘密，要把我杀了，好使秘密不外泄？”

汉烈米苦笑了一下：“原医生，你的话，一点也不幽默！”

原振侠又替自己和汉烈米斟了酒，然后说：“我一点也看不出为什么要我去？我去了又有什么用？我对于考古学，可以说一无所知！”

汉烈米沉吟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在我已决定放弃的那天晚上，又有了些新的发现。”

原振侠打趣地问：“找到那张椅子了？”

汉烈米却认真地回答：“可以这样说！”

原振侠陡地一怔，忘了自己是在飞机的机舱之中，一下子陡然站了起来，惊讶莫名：“怎么可能？这是不可能的事！”

汉烈米吸了一口气：“找到了椅子的下落，并不是循着两千七百多年前，仅有的线索追寻下去的结果，而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機會。”

原振侠重又坐了下来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失声道：“别告诉我，那张天神所赐的椅子，是在那个古董商南越的手中！”

汉烈米看了原振侠半晌，才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正是想那样说！”

原振侠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这不是太巧了吗？”

汉烈米瞪着眼：“世上有很多事情，是由于巧合才能继续发展下去的。自然也有更多的事，是由于没有巧合，所以就没有了下文。”

原振侠仍然充满了疑惑，望着汉烈米。汉烈米苦笑了一下：“由于黄将军保密的措施极严，很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。不久之前，在纽约召开了一个会议，一定要我去出席，解释一下这种情形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：“我们考古学家认为，任何考古学上的发现，都是属于全人类的，没有什么人可以独占成果。”

原振侠苦笑着：“你试试和任何一位将军去讲你们的观点，除非你手上，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！”

汉烈米的神情也十分苦涩：“是啊，配备精良的武装部队，守住了陵墓，所有的经费，又是他们拿出来的，我们考古学家学术上的信念，在强权和金钱之前，简直什么也不值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世事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别发牢骚了。说说是什么样的巧合，使你找到了那张天神所赐的椅子的？”

汉烈米又呷了一口酒：“在那次会议上，我约略解释了几句。会议通过了一封抗议性的通电，发给卡尔斯将军，那封通电，自然没有下文。在会议过程中，有好几次私下闲谈的机会，一位姓符的中国学者，像讲笑话一样，讲了他不久之前，参与了一幢古旧建筑物中去寻找宝藏的事。当他讲到了经过千辛万苦，只找到了一张椅子时，我整个人都傻掉了！”

他接着，又把如何在那巨宅之中，发现椅子的经过，向原振侠讲了一遍。

汉烈米虽然是在转述这件事的经过，但由于当时，他一听到了在一幢有数百年历史的巨宅，一个处于巨宅内十分隐秘的空间之中，发现了一张椅子的那件事之后，有了异样的感觉，所以他立时询问，问得十分详细。

再加上那位姓符的学者，正是巨宅最早主人的后代。在“寻宝”的过程之中，由于他是考古学家，所以也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角色，对于整个在后来被当作是一出闹剧的寻宝工作的来龙去脉，知道得十分详细。所以把一切经过，全告诉了汉烈米，因而汉烈米的转述，也来得十分详尽。

当时，那位符先生，对汉烈米博士这样著名的考古学权威，会对这件事情感到兴趣，也觉得十分诧异。他在讲述了经过之后，曾问：“博士，想不到你对中国古代的事，也有这样深刻的认识！”

汉烈米有意规避着：“不，我只不过是有兴趣而已。对于你所说，你的祖上，服务于一个想争夺皇位的王子府中那段历史，我就不是很清楚！”

那位符先生心中倒颇以为然——一个考古学家，历史知识再渊博，也不可能对世界各国的历史事件，都一清二楚的，通常来说，都各有各的专门研究范围和课题。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只不过是一件小事，汉烈米的知识再渊博，也不一定会知道其间的详情。

汉烈米当时又问：“符先生，那张被收藏得如此妥密的椅子，你见过没有？”

那位符先生笑道：“当然见过，我还曾把它举起来，远远地抛开去！”

汉烈米在当时，听了这样的话，不由自主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但是他奇特的反应，却未被人注意。

汉烈米接着带点责备地问：“你们，你，难道一点也没有想到，这张椅子被收藏得这样秘密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？”

那位符先生笑道：“谁知道当初造这房子的人，打的是什么主意？那张椅子，绝不是什么宝物，这可以肯定，可能只是由于当时的某种古怪的信仰，所以才放在那里的。”

汉烈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当他又装着不经意的神态，问了那张椅子的形状之后，他几乎已可以肯定那张椅子，就是他所要找的那张了！当然，对于何以亚述帝国沙尔贡二世陵墓中的一张神秘椅子，会在中国建于明朝的一所古宅之中发现，他还是一无所知。

经过情形如何，汉烈米博士一无所知，但是他已经绝对可以肯定，这就是他要找的那张椅子！

所以，尽管他竭力掩饰着自己心情的激动，他的声音听来还是有点发颤。以致和他对话的那位符先生关心地问：“博士，你不舒服？”

汉烈米连声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从来没有那么好过。请问，这张椅子现在在哪里？”

那位符先生呆了一呆：“那……不能确定，整所巨宅，卖给了一个叫南越的古董商人，连宅子中的一切垃圾，一起卖给他的。听说这位古董商人很爱惜古物，可能还在他那里吧！”

汉烈米的心跳得很剧烈。从那张椅子被人从沙尔贡二世的陵墓中偷出去，到现在又有了这张椅子的消息，其间隔了两千七百多年。不论这张椅子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再要找它的下落，总不再是那样虚无飘渺了吧？

他在离开纽约之后，立时和黄绢联络，把自己偶然的发现，告诉了黄绢。

黄绢兴奋莫名，不住地挥着手：“太好了，博士，既然这张灵椅，就在最近出现过，那么，就由我来找寻它的下落吧！”

汉烈米有如释重负之感，他立时问：“那么关于沙尔贡二世陵墓的发现，是不是可以公开了？”

黄绢侧着头，想了一想。当她这样的时侯，她的一头长发，就像黑色的缎子组成的瀑布一样，轻柔地向下泻着，看来极其动人。

她只想了极短的时间，就摇了摇头：“不，其间还有许多疑问未曾解开，而且关于那张神奇的椅子，我不想另外有人知道！”

汉烈米博士感到十分失望，喃喃地抱怨了几句。黄绢温柔地道：“博士，那陵墓值得研究之处还极多，它的建造过程，何以没有记载？那张椅子既然是天神所赐，有那么伟大神奇的力量，何以它的有关资料，如此之少？你有太多的工作要去做！”

黄绢很透彻地了解一个学者的心理——只要不断有可供他研究探索的课题，他就会感到满意。果然，汉烈米没有再说什么，去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了。

而黄绢却已经迅速地开始行动，她先派人，假装买家，到南越那里去买古董。可是乔装买家的人，由于南越的态度特异，连南越的人都没有见到，自然打探不出什么消息来。

南越在知道了那张椅子有特殊的怪异之后，也一直守着秘密。连他两个最亲信的仆人，也未曾提起过，根本除他之外，没有人知道。

黄绢又作了极为广泛的调查，查清楚了近年来，根本没有一张这样的椅子，在古物买卖市场上出现过。这使她断定，椅子还在南越的手中。

她派出了一队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人员。在这群特工人员之中，甚至有几个，是经过严格的日本忍术训练的人。

（日本的恐怖份子组织“赤军”，早已归纳在卡尔斯将军组织领导的全世界恐怖份子大联合之中，黄绢手下，有日本忍术的高手，不足为奇。）

这一队人员可以说是世界上暗杀、刺探的精英，他们若要谋划暗杀什么人，这个人大约是死定了的。黄绢派他们去查那张椅子的下落，可以说是把事情看得重大之极了。

黄绢并且下了命令：“任何人，发现了那样的椅子，都要不择手段把椅子弄到手，用最快的方法交到我的手中。奖赏将出乎成功者的意料之外！”

所以，当那一队特务人员展开工作之后，南越这个古物买卖商人的生命，真比什么都没有保障，随时可以死在那些人的千百种杀人方法之下。

可是，不论那队特务人员用什么方法，都无法得知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张椅子存在。

报告不断送到黄绢那里，直到黄绢肯定，这些人也找不到那张椅子的话，那就只有两个可能：一是那张椅子已根本不存在了，二是南越另外有十分妥善的方法，把那张椅子藏了起来。

（在这里，必须加一点说明。由于《灵椅》这个故事，牵涉到的事件、时间、空间太过广泛，所以在叙述上，相当困难。平铺直叙，会使人兴趣大减，所以在叙述的方法上，十分多变，但是那也有缺点。）

（缺点是，一看到这里，人人都会问：这张椅子，前面不是已经说过，南越把它放在原来发现它的那个小空间中，只是用了一幅明代的绣花锦幔把它遮起来而已。那么，黄绢派出去的搜索队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是不是搜索队的成员能力太差？）

（当然不是搜索队的成员能力太差，那几个人，要是藏在屋子中的东西，经过他们搜寻，还找不到的话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！）

（事实上，搜索队所作出的报告之中，有些连南越自己都忘记了放在何处的东西，也列在其中。）

（可是，搜索队又确实未曾发现那张椅子！）

（其中，当然另有奥妙。奥妙何在，下面自然会解释得一清二楚的。）

（自然，可以想象得到的是，黄绢派出去的人，要是发现了那张椅子的话，明抢暗夺，一定会将那张椅子弄到手的。在抢夺的过程之中，南越和他两个仆人，只怕早就进了鬼门关了。要在那么隐蔽的地方，杀死三个没有保卫自己力量的人，对那队特务人员来说，简直比踩死三只蚂蚁，还要容易得多了。）

（即使连南越自己也不知道，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他的一只脚，是已经踏进了鬼门关之中的了！）

黄绢在她派出去的特务人员没有发现那张椅子之后，她考虑到，南越一定将这张椅子收起来了。椅子收在何处，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

特务之中，有一个向黄绢建议，把南越绑架了来，用最先进的特务逼供方法，叫他吐实。这对于掌握了世界恐怖组织，进行恐怖活动的黄绢来说，本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可是黄绢考虑再三，还是没有采取这个建议。

（南越这个人的运气真好，他一点也不知道，自己已逃过了凶险莫名的一劫。）

黄绢是怕万一南越因此而死亡的话，那么好不容易有了那张椅子的下落，又会变得没有法子追寻下去。这张椅子，失踪了两千七百多年，又会有了消息，那实在是一个奇迹。

当黄绢和卡尔斯将军讲起时，卡尔斯将军一口咬定，这种奇迹，已经是天神所显示的力量。这张在记载中，能使君主的权力野心得到满足的灵椅，一定是命运中归他所有的，不必要轻举妄动，破坏这种“神的意愿”。

所以，黄绢决定，还是从和南越打交道着手；所以，才有甚么国家博物馆成立的事；也所以，才有写给南越，托他购买古物的电文。

黄绢想诱之以利，再慢慢自南越的口中，套出那张椅子的下落来。谁知道南越脾气古怪，根本不为利所动。黄绢在无可奈何之余，想到了原振侠，要原振侠去接近南越，这就是原振侠两次见南越的来由。

另一方面，为了肯定一下，那张椅子是不是在南越的手中，黄绢又另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样，叫人打了一个电话给南越。

黄绢知道，南越如果有这张椅子在手，而他又严格保守秘密的话，那么他一定是发现了这张椅子有某些灵异之处。

如果这个假设成立，那么，南越一定渴望知道这张椅子的来历。

在推理上，这一点成立的话，就有两种可能：一是南越已经对这张椅子的一切全知道了，二是一无所知。

黄绢的判断是南越一无所知，所以她叫人打电话给南越，告诉他，原振侠有这张椅子的详细资料。那么，南越就会去找原振侠。

黄绢的判断十分正确，南越在一接到了电话之后，果然前倨后恭，来找原振侠。黄绢本来的计画，是要原振侠和她联络，她一知道南越曾去找过原振侠，便立时要原振侠去看看那张椅子的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事情又有了新的、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。这个变化，导致黄绢要汉烈米博士，立即来找原振侠，把原振侠带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去。

黄绢如何对付南越的种种经过，是连汉烈米都不知道的。那些经过，只是为了叙述的层次结构，所以加在这一部分的。

原振侠当然也不知道那些经过。

事情再继续前面——汉烈米仍然在沙尔贡二世的陵墓之中，从事研究工作。他对考古学有这样的狂热，这些日子来，他根本是住在那个陵堂之中的，他的办公桌，就架搭在那个石台之上。

沙尔贡二世的遗体，已经被从黄金战袍之中，移了出来，安放在一角。

经过研究，沙尔贡二世在世时，身形十分高大，有一百九十二公分高。他曾受过伤，有一次腿骨断折的痕迹，在胸口的肋骨上，也曾受过伤，推测是曾经中过箭，伤痕是锋利的箭镞留下来的。

那件黄金片缀成的战袍，无疑是两河文化中极品中的极品。每一片金片，都呈椭圆形，同样大小，一共享了一千多片缀成，整件战袍，重达四十三公斤。

这样沉重的战袍，当然只是为了殉葬而设计的。任何人体力再好，也无法在生前穿了它还能打仗。

（卡尔斯将军在黄绢的陪同之下，就曾秘密地在这个陵堂之中，穿起这件黄金战袍来。当他吃力地站起来，想作一个统治全世界的手势之际，就一下子倒在地上，挣扎半晌，爬不起来。）

除此之外，汉烈米动用了大量探测仪器。

汉烈米采用的是声波探测仪，利用声波在不同的物质之内，传播的速度各异，可以探测出岩石之下藏着的异种物体，这种声波探测仪，一般都用在探测石油蕴藏上。由于整个陵墓，都是用岩石筑成的，所以应用起来，效果也十分好。

在探测的过程之中，测到了用来砌成这个大陵堂的岩石，厚度都接近一公尺。当时不知是采用了什么工艺技术，竟然可以把那么坚硬的石块，凿成几乎同样大小。

探测工作也在地面之上进行，那石板广场上的四个大圆石墩上，有了使人不可理解的新发现——那些在表面上看来，经过燃烧的痕迹，使得石墩上半部的石质，发生了变化。

这说明，在石墩上的燃烧，曾产生过极高的高温，估计超过摄氏八千度。如果只是在石墩上，进行普通的燃火仪式，是无法产生这样高温的。即使是经年累月的燃火，也不能使石质发生如此的变化。

当汉烈米博士说到在石板广场之旁，那四个大石墩上的这个新发现之际，原振侠不禁皱了皱眉：“我也无法解释在这四个石墩之上，曾进行过什么样的燃烧。就是为了这个发现，你才叫我去的？”

汉烈米立时道：“当然不是！”

他在讲了这一句话之后，静了下来，脸上现出了一种十分怪异的神情来。他的那种神情，使原振侠意识到，他的发现，一定极端怪异。但是原振侠仍然想不出，为什么一定要他去参与。

汉烈米在静了片刻之后，才道：“原医生，我们需要一位医生，而事情又越少人知道越好，所以，黄将军想到了你，我才来找你的。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汉烈米的话，使他的自尊心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伤害：“找我，只不过是因我是一个医生？”

汉烈米摇头：“当然还有别的原因。黄将军说，你对于各种不可思议的事，有超卓的见解，发现的怪异现象，要你设想和解释。”

这几句话，令得原振侠的心中，多少好过了一些。他盯着汉烈米，汉烈米道：“纯粹是偶然的。声波探测仪一直只在探测陵堂的四壁、上下，我忽略了那个石台，就是那个本来放着椅子，君主的遗体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大石台。”

原振侠没有接话，只是用心听着。汉烈米又停了一停，才继续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我工作得十分疲倦，下了石台——我是根本睡在那张石台上的。那时，探测工作已停止了，探测仪就放在石台附近，我走过去，顺手拨动了几个掣钮，开着了探测仪，联结探测仪的萤光屏上，突然出现了异常的波纹。这些日子来，我早已看惯了岩石的波纹，所以一出现异样的波形，一下就可以分得出来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问道：“出现了异常的波形，那表示什么？”

原振侠“嗯”地一声：“那不用问，自然是表示声波探测仪，测到了在这个石台的中心，有着有异于岩石的其它物质！”

汉烈米连连点头：“当然是，这发现很令人兴奋。这座陵墓之中，应该蕴藏着巨大的秘密的，现在终于又有了发现！我立时叫醒了探测工作人员，他们也感到十分兴奋。声波探测的原理，你是知道的了？”

汉烈米忽然这样问，原振侠自然只好约略地回答了他这个问题。

声波由于在各种不同的物质之中，行进的速度不同，所以在示波萤光屏上，会有不同的波形显示出来，这就是声波探测的最简单原理。

由于声波在同样的物质之中，速度是固定的，所以显示的波形，也是固定的。例如在岩石中，各种不同成分的岩石，都有各自一定的波形，各种不同的金属，也有各自一定的波形。

所以有经验的专家，一看到了示波萤光屏上出现的波形，就可以知道，在岩石之下，藏着的是什么。

如果在石台的石块之中，有大量黄金在，那么就会现出黄金应有的波形来。就算石台之中，藏着各种不同性质的宝石，专家也可以将波形固定、分析，而得知里面藏有什么种类的宝石，其精确程度十分高。

汉烈米又现出那种怪异的神情：“经过了几乎一整夜的研究，竟然不能在显示的波形之中，认出石台之中的是什么物质来！”

原振侠挥着手：“或许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合金？”

汉烈米反问：“为什么你肯定是金属？”

原振侠不禁哑然：“只不过是猜想，在石台之中，总不成还藏着石块，猜想是金属，比较合理。”

汉烈米缓缓摇着头，原振侠忍不住问：“是什么？”

汉烈米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汉烈米的这个回答，倒很令原振侠感到意外：“不知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曾把那石台拆开来看看？一拆开来，就能知道了！”

汉烈米的怪异神情更甚，原振侠想了一想，自己的话并没有讲错。石台一定是用大石块砌成的，要将之拆开来，不会是什么难事，要就只有一个可能——

原振侠一想到了“这个可能”，震动了一下：“这个石台有多大？”

汉烈米望了原振侠一眼，一副“你终于想到了”的神情：“长十公尺，宽六公尺，高两公尺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那石台……是一整块的大石？”

汉烈米点头：“不然，你以为我怎么会忽略了对它的探测？我想一整块大石中，是不可能藏有什么的，但是偏偏就在里面，有着不可知的东西！”

原振侠尽量使自己想象一下，那个成为石台的大石究竟有多么大。根据汉烈米的形容，这块大石头的体积，达到一百二十立方公尺，它的重量，可能达到三百吨，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！

当他想到这一点之际，他不由自主道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！一块接近三百吨重的大石头，两千七百多年前的人，用什么方法来搬运？”

汉烈米瞪了他一眼，像是觉得他这个问题太幼稚：“原医生，关于古人的智能和能力，我们了解得太少了！众所周知的埃及大金字塔，是如何建成的，一直到现在，还没有人可以解释得出来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他不能不承认汉烈米的说法是对的。比起众所周知的埃及大金字塔来，别说一块三百吨重的大石，就算是整个沙尔贡二世的陵墓，也不算是什么了。他道：“在这样的一块大石之中，就算藏着别的物质，也是很平常的事，可能是早就在岩石中的矿藏。”

汉烈米用手，重重在自己的脸上抚摸了一下：“你还是不明白，医生，探测仪探测所得的结果，并不是金属，金属的波，有一定的波形。我曾设想过，那是人类还未曾发现的一种新元素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脸上的那种古怪的神情更甚：“可是……有什么元素，会作有韵律的颤动？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疾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汉烈米神情苦涩：“我在自己问自己，有什么元素，是会作有韵律、有规则的颤动的？”

原振侠还是不明白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在那块大石之中，有一些东西，是在作有韵律的跳动的？”

汉烈米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显然这是他也无法接受的事实，但是他还是十分肯定地点着头。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，可是他的笑也十分勉强。因为他知道汉烈米不会向他说谎，可是整件事，却又怪异得无法接受。

他指着汉烈米：“好了，你究竟想说明什么，直截了当地说吧！”

汉烈米叹了一口气：“医生，我无法说明什么，黄将军也无法作出任何解释，所以才想到了你，希望你能作出一种解释，至少，作出一种假设！”

原振侠真的感到迷惑了，他的思绪变得十分混乱：“等一等，我还未曾弄明白你的话。你说大石之中，有一种东西在，那东西，或者是那物质，在作有规律的颤动，或是跳动？”

汉烈米缓缓摇着头：“由于我自己也在极度的迷惑之中，所以我无法向你作进一步的说明。啊……快到目的地了，等你进了那座陵墓之后，你或者会领悟的，现在我向你多作解释，也没有用处。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他除了接受汉烈米这样说法之外，也别无他法可想。

飞机在这时，已经在作降落的准备。向下看去，下面是一个小型的机场，停着不少军机，可能是一个军用机场。

当飞机降落，舱门打开，原振侠和汉烈米步出机舱之际，已看到一辆黑色的大房车，疾驶而来。一停下，车门打开，就出来了两个身形十分高大，体格很健壮的女子，向汉烈米行了一个军礼。

汉烈米向她们点了点头，就和原振侠一起进了车子。车子驶向一架军用直升机，他们登上了直升机，那两个女子，看来负着保护他们的责任。

汉烈米低声对原振侠道：“这两位，是举世知名的卡尔斯将军的女护卫。她们所受的训练之严格，写在小说里也不会有人相信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。卡尔斯将军的女护卫接近一百人，自然也是黄绢的主意。他不表示什么，只是向下看着，下面是连绵不断的黄土平原，一直延伸到天际，看起来荒凉而单调。直升机飞了没有多久，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石板广场。那广场的石板，在阳光下看来，洁白而有闪光。原振侠也看到了那四个大石墩，同时，也明白了黄绢保守秘密，何以会引起世界考古学者的抗议。因为在那广场四周，不但布满了军队，而且，至少有七、八架新型坦克驻扎着！

在这样的防守下，想要接近这个广场，非有一场战争不可！

直升机略一盘旋，就在广场上降落了下来，立时有一辆满载士兵的中型吉普车，疾驶而来。汉烈米向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一起下机，士兵已整齐划一地自车上跳下，迅速列队，向两人举鎗致敬。

汉烈米指着不远处，那是广场中心，石板被移开的部分。在那里，另有二十个士兵荷着鎗在守着。

原振侠在汉烈米的叙述之中，对这个广场，以及陵墓入口处的情形，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。这时，他站在那个广场之上，亲身经历，毕竟和只听叙述不同，只觉得建筑之伟大神秘，简直难以形容。

在那一块一块的石板之下，又蕴藏着不可测知的古代的秘密，更使人心头有一种异样的刺激之感。

所以，虽然在十几小时的旅程之中，他几乎没有休息过，但这时，他也丝毫没有疲倦之感，他甚至走在汉烈米的前面。

当他来到入口处之际，守卫的士兵又向他行礼。他略等了一会，和汉烈米一起走下了石板。

当他看到了那个陵堂之际，他才知道，这不能怪汉烈米的形容本事差。事实上，是人类的语言文字，不论你如何运用，都难以形容出这个建筑在地下的陵堂的宏伟！

从上向下看去，可以看到陵堂之中，大约有十个人在。那些人也正仰着头在向上看，原振侠甚至认出了其中一个正是黄绢。

可是从上面看下去，那些在陵堂中的人，给人的感觉，是如此之渺小。那是陵堂建筑宏伟所造成的一种对比印象，可能是建造这座陵堂的古代设计师故意的设计。

原振侠心中立时想到的是，就算伟大如沙尔贡二世，坐在石台上，置身于这样的陵堂中，从这个角度看来，他也同样会给人以十分渺小之感。

这是不是古代的艺术家的故意作出这样的设计，来表示对权位的一种抗议呢？

原振侠所想到的问题，不容易有确切的答案。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各种各样的野心家，沉湎于权力的争夺之同时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和文学家，也在致力于对野心家反抗和鄙视，这一点倒是有定论的。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已看到，黄绢在向他挥着手。

所有的人都在那石台附近，那石台从上面看下去，还不怎样，越往下走，越觉得一块大得那样的石头，真有点不可思议。

原振侠走完了石级，踏足在陵堂的地上，他径自向黄绢走了过去，心头思潮起伏。

黄绢看来一点也没有什么紧张，她伸出手来，听来有点客气：“你来了？”

原振侠和她握着手，他要竭力克制着，才使自己的声音不致于发抖：“你好！”

他说了两个字之后，立时转变了话题：“这里有一点怪事发生？汉烈米博士说得不是很详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黄绢缩回了手，指向那块大石：“在这块大石之中，有着……有着……”

显然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，所以她又指向一组萤光屏。萤光屏一共有六幅，有的大、有的小。

原振侠一眼就看出，在发现了那块大石的内部有怪异之后，一定已增设了除了声波探测仪以外的其它各种探测设备，因为各个不同的萤光屏上，显示的波纹并不一样。

有一幅萤光屏，一看就知道是利用X光，想看到石头内部的情形。可是显示在萤光屏上的，却只是一片灰白。

原振侠盯着那些萤光屏——虽然波形不一，但那是不同方法探测的结果，而相同的是，那些波纹，都在作有韵律的、有规则的跳动。

这种波形的跳动，难怪汉烈米解释不清楚。这时，原振侠看着，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错觉——他是在注视着医学上的脑电图，或是心电图。整个情形就是这样，波形在跳动着，每一次相隔的时间也是相同的！

原振侠真正呆住了，这种情形，其实是说明了一种情形：这块大石是有生命的！或者说，在大石之中的东西，是有生命的！

但是，那又怎么可能呢？石头是没有生命的，在石头之中，也不会有有生命的东西，这是人类智识范畴之内的事。

可是从波形的显示看来，不但是有生命，而且这样的跳动，还不是一个微弱的生命，而是强有力的生命！

原振侠怔呆着，过了好一会，黄绢和汉烈米才一起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原振侠的喉际有点发干，所以他的声音听来有点哑：“看起来……看起来……倒像是这块大石之间，有着一颗心脏，在不断跳动！”

原振侠的这种话，如果在别的场合之下说出来，一定会引起哄堂大笑。但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所有的人，互望着，没有人有轻率的神情现出来。

一个头顶半秃的中年人沉声问：“照你的意见，那是什么形式的生命？”

原振侠深深吸着气：“我不敢说，可是各位，一定是长时期从事探测工作的了？”

几个人都点头，原振侠又问：“请问，如果是一株巨大的古树，那是有生命的，在试用各种探测仪器的过程之中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波形显示出来？”

原振侠的问题，在足足沉默了一分钟之后，才有人陆续回答：“不会！”

那半秃的中年人补充道：“植物生命，在各种探测仪的萤光屏上所显示的波纹，另有规律。精密的探测，甚至可以测出植物细胞输送水分时的运动，但…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运动。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，向汉烈米和黄绢望去：“那么，至少可以排除植物生命了。”

各人都点着头，也都明白了原振侠的意思。他不能肯定那是什么性质的生命，就先排除不可能的。在所有不可能的因素都被排除之后，剩余下来的，自然是可能的因素了，这是逻辑上的简易法则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是不是，有某种性质特别活跃的矿物，或者说，是性质非常不稳定的元素，会现出这种波形来？譬如说，放射性元素，有几种是十分不稳定的，几乎每秒钟都在发生变化。”

原振侠的话才一出口，就有好几个人一起摇头：“如果是不稳定的放射性元素，一定有辐射量的显示，可是所有指示辐射量的记录都是零。”

原振侠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又排除了一种可能性，这块大石，各位可能凭感觉感到在震动？”

黄绢道：“当然没有！”

原振侠向汉烈米望去：“博士，那似乎只有两个可能了。第一个可能是，这块石头是活的，石头本身，就是一个生命……”

陵堂之中静了下来，刹那之间，静得有点异样，几乎人人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过了好一会，才有人道：“这是无法接受的！”

原振侠作着手势：“我也只是提出可能，事实上，令我自己也不能接受。而第二个可能是，在这块大石中，有着一个生命存在。”

又是好一会沉默，汉烈米道：“还是不能接受。”

黄绢忽然笑了一下：“有一位先生，曾经记述过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个灵魂，因为某种原因，被困在一块木炭之中，会不会在这块大石之中，是——”

她显然觉得再讲下去实在太荒诞了，而且也是对考古学的大不敬，所以她就住了口。

汉烈米博士却并不在意，他大动作地摇着手：“别告诉我沙尔贡二世的灵魂，在这块大石之中！”

黄绢来回踱了几步，有了决定：“把大石剖开来，就可以知道在里面的是怎么了！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那……不是好办法？”

黄绢一昂首：“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但是，我知道那不是好办法！”

黄绢低下头一会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原振侠停了片刻：“在我的感觉上，这种探测到的跳动，像是……人体的心脏跳动。我们不会为了……要弄清楚人体心脏结构，而把人体剖开来的，是不是？”

黄绢立时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法，医学上应该没有解剖学了！”

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解剖学只解剖死人，不解剖——”

黄绢一抬手，打断了原振侠的话头：“解剖活的生物——中学生在生物实验室中，就已经开始解剖活的青蛙、活的兔子，而且，你又怎能担保，对科学有求知欲的科学家，没有解剖过活人？”

原振侠感到身子一阵发热，他显得十分激动：“如果有这样的科学家，他不是对科学有求知欲，他不是刽子手就是疯子！”

黄绢呆了一下，声音变得轻柔：“别去讨论那些。这块大石，就算是一个生命，把它剖开来，也并不造成什么不道德。”

原振侠盯着那块大石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自言自语道：“你怎么决定都行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把我从万里之外叫来？”

黄绢在这时候，突然用了一句中国话：“我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对你说。”

原振侠震动了一下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汉烈米博士绕着那块大石，不断地转着圈子：“两千七百多年前的陵墓之中，居然有生命存在，所有考古学的教材，都可以彻底改写了！”

黄绢扬了扬手，神情在突然之间，变得十分严肃：“各位，在这里发生的一切，都是极度的秘密，卡尔斯将军不会容忍任何秘密泄露。解剖这块大石的工作，会由卡尔斯将军属下的工兵部队担任。”

原振侠仍然望着那些有波形显示出来的萤光屏，他可以肯定，波形变化的韵律，是生命的韵律。可是那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一种生命，怎么会和一块大石结合在一起？

他在黄绢和那些专家商议着，如何进行把那块大石剖开来的工程之际，慢慢踱步到了那件黄金缀成的战袍之前。

虽然经历了两千七百多年，可是仍然金色灿然，而且镂金工艺是那么完美，令得他不由自主赞叹：“这……件战袍，只怕是世上所有古物之中最名贵的了！”

黄绢的声音就在他的身后响起：“不，最有价值的，应该是那张椅子！”

原振侠震动了一下，黄绢一定站得离他极近，近到了他几乎可以感觉到黄绢的体温。这令得他的身子发热，不由自主地低叹了一口气。

他虽然未曾出声，可是黄绢还是敏感地想到了他在想些什么，向后面略微退开了一些。原振侠刚才因为紧张而捏着的双手，这时才缓缓松开了来。

他并不转身，用一种十分镇定的语调说：“关于那椅子的事，博士已向我详细说了！”

黄绢的声音十分低沉：“我一定要得到那张椅子！”

原振侠缓慢地吸着气：“你所拥有的东西，已经太多了！”

黄绢闷哼了一声：“只有笨人，才会认为自己拥有太多，聪明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！”

原振侠在心中又叹了一口气，他竭力遏制着自己心头的厌恶感：“你不是为自己要那张椅子，是为那个畸人！”

黄绢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：“原，我喜欢你嫉妒，但那不是君子的行径！”

原振侠陡然转过身来，盯着黄绢。黄绢昂然站着，神态十分高贵优雅，那是足以令得任何男人都会为之气窒的一个美女。

原振侠望着她，或许是由于她面对着那件黄金战袍的缘故，在她本来澄澈明亮的双眼之中，闪耀着一片异样的金光。

原振侠忙移动了一下脚步，黄绢跟着他，半转了身过来。她双眼之中的那种金光消失了，但是原振侠的心中却更失望，甚至有一阵无可避免的刺痛——他在黄绢的双眼之中，接触不到美丽，所看到的，只是追求权力的一种贪欲。这种贪欲，令她美丽的双眼，看起来，甚至是一片浑浊，无法凝视。

原振侠偏过头去，黄绢笑了一下：“根据你和南越的几次接触，你能不能判断，那张椅子，是不是在他手里？他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南越把那张椅子藏在什么地方，原振侠自然不知道。而黄绢居然连那张椅子是不是在南越那里，都无法知道，原振侠感到十分诧异。

他倒是可以肯定椅子在南越手上，因为南越曾以为他拥有椅子的资料，而来找过他。

原振侠几乎要把南越来找他的那件事说出来了，可是他还没有开口，黄绢已经道：“如果椅子在他那里，我叫人打了一个电话给他，说你有那椅子的资料，他应该来找你的！”

原振侠心中又感到了一下刺痛——又是狡诈的手段，实在太多权术，太多狡诈了！也就在那一刹间，他突然改变了主意，用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的，自然而然的口吻回答：“没有，他没有来找我，我想那张椅子，根本不在他那里！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非但没有因为说谎而脸红，而且还直视着黄绢。

原振侠并不是擅长于说谎的人，但这时候，他却欺骗了黄绢，欺骗了他内心深处深爱着的黄绢。

原振侠当时只想到了一点：黄绢是为卡尔斯将军在寻找那张椅子的，他不能让这个畸形的狂人，有无限扩展权力的力量！

本来，原振侠绝不相信一张椅子会有这种神奇的力量。他也奇怪，何以像黄绢这样的聪明人，竟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

但是，他到了这座陵墓之中之后，心中自然而然，受了古代宏伟建筑的影响，而且，那块大石还有那么奇异的现象显示出来。环境有时会给人心理一种压力，使人趋向神秘，人进了宏伟的庙宇或教堂之中，特别容易倾心宗教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原振侠对那张椅子的一切，可以说仍然一无所知，但是他想到的是，不能让黄绢得到那张椅子！他没有力量把黄绢从追求权力的深渊之中拉出来，至少也不能把她更推下去！

就是因为突然之间有了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才决定，不把南越来找过他的事告诉黄绢。

黄绢现出失望而焦急的神情来，来回踱了几步：“那么，这张椅子上哪儿去了？”

原振侠装成不经意：“谁知道，或许是和那所大宅中的废物垃圾，一起抛掉了！”

黄绢像是被人重重踩了一脚一样，愤怒地叫了起来：“不会，绝不会！南越这个古董商人，应该知道那张椅子的价值！”

原振侠冷笑一下：“不一定，就算知道了，他如果不想做君主，对他来说，也没有什么用！”

黄绢似怒非怒地望着原振侠，忽然道：“我们出去走走？这里充满了古代的神秘，是散步的好地方！”

原振侠低下头：“如果可以远离那些士兵，的确是好。”

黄绢发出一阵动听的笑声，向外走去。原振侠望着她款摆的细腰，飞扬的长发，身不由主地跟在她的后面。

一离开了陵墓，黄绢便登上了一辆吉普车，原振侠坐在她的身边，车子向前疾驶而出。

这时，正是日落时分，残阳如血，天际一大片血红的晚霞。极目望去，黄土平原延绵伸展着，一直和天际的边缘相连。

原振侠在车子一停下之后，立时跳了下来，俯身拾了一把泥土，又让泥土自他的指缝之中滑落下来。

这一大片黄土平原，曾经孕育了人类古代文明，是极度辉煌的人类文明的发源地。

黄绢默默地走过来，靠在他的身边。风吹起了她的长发，拂在原振侠的脸上，原振侠也不躲避。

天色迅速黑了下來，当天际的晚霞，转成了一种看来凄艳莫名的深紫色时，两人谁也不开口。

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來，黄绢才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以为你很了解我，原来我错了！”

原振侠声音干涩：“对也好，错也好，有什么改变？有什么不同？”

黄绢踢着泥块：“对，不会有什么不同。”

然后，两人又静了下来，眼看着上弦月在天际显现出来。

这时，原振侠的心头一片茫然。他不知道黄绢这时在想什么，但至少可以知道，黄绢也极其享受这种宁静的相聚。

他和黄绢之间的关系，真是奇妙之极了。黄绢是这样手握大权的一个人，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，身分截然不同，本来是绝无可能出现像如今这样的场面的，可是居然出现了！

是不是最主要的是，他是男人，黄绢是女人？还是黄绢的内心深处，对他还是有着爱意？当原振侠想到了这一点时，他几乎忍不住，要在黄绢的耳际轻轻地问：“你是不是爱我？”

不过，他当然没有问出口。他不再是初恋的中学生了，他知道，问了之后，不会有任何结果。

黄绢挺了挺身子，向前慢慢地走着，原振侠跟在她的身边。黄绢在走出了不远之后，才低声说：“你不觉得这个古代的陵墓，充满了神秘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是的，据汉烈米说，找不到任何有关陵墓建造的资料。”

黄绢道：“是啊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，绝不是三年五载可以造得起来的，也绝不能秘密进行，何以竟然会没有记载？”

原振侠用十分平静的声音道：“当皇帝不想让一件事，在历史上留下记载之际，他有许多方法可以达到目的。最简单的办法是，把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全都杀掉！”

他说的是人类历史上卑鄙残酷的一面，是人类文明上的污点。可是黄绢听了，却一点也没有震惊的表示，只是略扬了扬眉：“那的确是最简单的方法！”

原振侠心中苦笑了一下。黄绢当然是明白这种方法的，或者，她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！他感到无话可说，两个人走出了不很远，又转身走回车子。黄绢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块大石中，会有什么东西？”

原振侠仍然不出声，因为那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
要弄明白那块大石之中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，工程还真不简单。

要剖开一块大石，可以有很多方法。最原始的自然使用人力，把石头一下一下锯开来，这种方法早已不用了。

比较先进的是“水刀”，利用高压，将水射向石块，可以使石块碎裂开来。

而更先进的，是使用裂石的化学剂，可以最快、最安全地把大石随心所欲地剖解。

汉烈米采取的就是这个方法，裂石专家带着一应器材，在三天之后赶到。

在这三天时间内，原振侠一直和汉烈米在一起。自从那天晚上，黄绢和他散了一会步之后就离开了，再也没有来过。

汉烈米自然力邀原振侠留下来，原振侠也确然留了下来。可是他真不敢肯定，自己是对考古工作有了兴趣，是这座神秘的帝王陵墓吸引了他，还是他的心中另有秘密的愿望，希望黄绢再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在这三天之中，汉烈米和原振侠交换了不少意见。原振侠对这座陵墓，没有文字记载这一点，提出了他的看法，和汉烈米讨论过。

他道：“中国的秦始皇墓，你是知道了的？”

汉烈米立时又兴奋了起来：“当然知道！最近的发现说，这个皇帝的陵墓，在地下的面积，竟达到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那么大，真是不可思议！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，最大的一座陵墓了！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要在五十六平方公里的地下，遍建信道、陵室，以及各种用途的坑室，需要多少人力物力？需要多少时间？只怕秦始皇一开始做皇帝，陵墓工程也开始了。可是这样的一个大工程，历史上有关的记载，也是少之又少！”

汉烈米点头：“是啊，而且当时在中国，文字已经发展得十分充分，可以记录任何事件了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帝王对自己的陵墓，都十分重视，怕被后世的人发掘。他们都知道，自己的权力，随着生命的消失，不会再存在。所以，对于他们的葬身之所，就一直要严守秘密。”

汉烈米大表赞成：“对！尤其对沙尔贡二世来说，他甚至在死后，还想保持权力，自然会把陵墓建造过程之中，曾经参与的人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不由自主，打了一个寒战，和原振侠相对无言。那自然是他们两人，都想到了当时为了保守秘密，一定曾有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故。

三天的时间，汉烈米也做了不少工作。他先测得那座石台的高度是两公尺，但还有一公尺，是埋在地底的，那也就是说，石块比预计的还要大得多，重量甚至超过五百吨。

化学剂裂石的专家，本来想要把整个石台起出来，再进行裂石工程的。但是要去找那么巨大的起重机，就是绝大的困难，有了起重机，也无法运进这个陵堂来，所以只好作罢。

专家在大石上，先画出了许多格子，准备照画好的格子，把大石剖开来。

然后，专家又清洗大石，用的也是化学剂。大石的表面，本来呈现一种相当洁白的色泽，才一开始用化学剂去清洗，化学剂一喷了上去，所有在旁看着的人，都不由自主，发出了惊呼声来！

化学剂是很普通的洗石剂，作用是可以把石头表面轻微腐蚀一下，使得石头表面的积尘清除。很多用石块建成的大厦，就是用这种化学剂来喷洗，使之翻新的。

可是这时，石块表面，曾被化学剂喷上去的地方，却发生了异常的变化。化学剂一和石面接触，立时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和泛起泡沫来。而且可以看得出，石块的表面，迅速地被蚀了下去！

汉烈米首先大叫道：“停止！停止！”

裂石专家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显得极度不知所措，立即停止了喷射。大石表面上，已有一大块蚀去将近三分公，现出一个浅浅的坑来。

汉烈米、原振侠一起奔过去看，残剩的化学剂还在冒着泡沫。原振侠出声叫了起来：“天！这座石台，有一层外皮！”

汉烈米的脸色，甚至变成了惨白色，那是由于极度的兴奋而产生的。因为他看到，在石台的“外皮”被化学剂蚀去了之后，显露出来的部分，是一模一样的岩石，已经谁都可以看到，在石上，有巨大的楔形文字刻着。在已显露出来的部分，可以看到三、四个字，每一个文字的大小，足有一平方公尺！

裂石专家的脸色也白得可以——在这之前，他做了不少工作来检查这块大石，也就石头的质地，发表了不少伟论，可是他竟然未曾发觉，整座石台是有着一层“外皮”的。

“外皮”相当薄，只有三分公，而且，十分容易被腐蚀。显然不是岩石，而倒像是一种什么涂料，涂在石台外面，只不过看起来和岩石完全一模一样而已。

这对于一个专家来说，自然是一种羞辱。他的双眼睁得极大，挣扎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

汉烈米则已经大叫一声，转过身来，扑向专家，把他紧紧抱了起来。

裂石专家大吃一惊，急急为自己的地位争辩：“古代人不知用什么方法，把我……骗了过去！”

汉烈米的脸色，已转成异样的红色，他用尽了气力在叫嚷：“不但把你骗了过去，把我也骗了！可是你做得好，你做得好，你做得太好了！”

他兴奋地挥舞着双手，又冲过去抱原振侠，然后又叫嚷：“继续用那种化学剂，把石头的表皮全都弄走，我看秘密就快显露了！”

裂石专家吁了一口气，连忙又继续喷化学剂。半小时之后，发现事情和想象的略有不同——石台只是在向上的一面有一层“外皮”，其余的四面并没有这层“外皮”，向下的一面，由于埋在地下，自然不得而知。

“外皮”在外形上看来，简直是一模一样的，连裂石专家也无法分辨出来。整个平台的向上一面，都刻着巨大的楔形文字。

由于刻在石台上的文字是如此巨大，因此，站得近是无法阅读的。汉烈米和几个考古学家，一起奔上了石阶，站在入口处，居高临下，向下看来，才能看得清楚。原振侠不会读楔形文字，所以他没有跟上去，只是抬头向上望去。

汉烈米和考古学家们，一定一下子就看懂了那些文字，因为他们人人的神情都是一样的一瞪着眼，张大口，一副惊诧莫名的神情。

所有在陵堂中的人，都抬起头向上看着，一时之间，静得出奇。

原振侠首先打破沉寂：“上面刻了些什么？”

汉烈米吞咽口水的声音，连在下面的原振侠，都可以听得到。他没有立时回答，只是一步一步，慢慢地自石阶上走了下来，那几个考古学家，跟在他的后面，几个人的脚步，都显得十分沉重。

到了石台的附近，汉烈米仍然不出声，双手捧着头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工程人员，探测人员请先撤退，这里的一切，暂不进行！”

裂石专家道：“我可以立刻开始工作！”

汉烈米看来十分疲倦地挥了挥手道：“暂时停止，请离开这里！”

汉烈米是总指挥，他一再下令要各人离开，各人当然服从。不到十分钟，陵堂中只剩下了五个人——汉烈米、原振侠和三个考古学家。汉烈米又道：“通知黄将军，等她来决定！”

原振侠指着石台的表面：“上面刻着什么？是一种咒语？”

古代的帝王陵墓，常常留有神秘的咒语，惩罚擅自进去的人。埃及有很多金字塔，就有这样的咒语，所以原振侠才会这样问。

汉烈米又吞了一口口水：“我不知道是不是咒语，但至少可以肯定，是一个警告。”

汉烈米这样说的时候，向另外三个考古学家望去，三位学者神情严肃，一起点头。其中一个沉声道：“可以说是严重警告！”

原振侠来到了石台边上，把手按在石台上。汉烈米陡然神情紧张地作了一下手势：“原，最好……离它远一些！别碰……它！”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，缩回手来：“那警告……说连碰都不能碰吗？”

汉烈米摇头：“不，上面的话，其实很简单。”

他顿了一顿，才把石台上所刻的楔形文字，译读了出来：“当这些文字显露时，不论是任何人，作为已经超过了天神订下的界限。立刻离开，再也别碰天神的宝座，否则将有难以估料的巨大灾祸，这种巨大的灾祸，是任何人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。”

汉烈米读得十分缓慢，当他读完了之后，他摊开了双手。原振侠忙问：“天神的宝座？那是什么意思，这石台，是天神的宝座？”

对于原振侠这个问题，汉烈米和三个考古学家，都没有立即回答。过了一会，汉烈米才道：“我也不明白，这块大石……这座石台真是怪异透顶！这一段警告……像是刻上去的时候，就已经料到，会有人把石台的表面那一层‘外皮’弄去一样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如果有什么人，要剖解、弄碎这座石台的话，当然会先从上面着手。而那层‘外皮’又十分容易被毁，所以，总可以看到这段警告的。”

汉烈米盯着石台：“看到的人，就一定会被这段警告吓倒的吗？”

那三个考古学家，不由自主，打了一个冷颤。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如果像我那样，根本看不懂楔形文字，自然不会理会！”

汉烈米的右手无目的地挥动着，显得他的思绪十分紊乱，他陡然道：“不论如何，一定要把这块大石剖开来看看！”

汉烈米显然是下定了决心之后，才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的。而在第二天，黄绢赶到之后，汉烈米在讨论会上，仍然坚决地这样主张。

黄绢的神情很犹豫，她向原振侠望去。原振侠考虑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不是专家，这座石台的怪异现象，我也无从解释，我只是从想象的角度，表示我自己的意见！”

汉烈米喃喃地道：“的确要依靠想象！”

原振侠续道：“既然在这里，有我们不能理解的事，而且，已经有明明白白的警告，如果我们继续下去，会有巨大的灾祸，那可能是不可测的巨灾。所以，我主张还是放弃行动算了！”

汉烈米陡然叫了起来：“这，太没有科学研究精神了！”

原振侠摇头说：“博士，科学研究精神，绝不等于轻举妄动！”

汉烈米仍然坚持：“我不相信把一块大石弄开来看看，会造成什么恶果。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博士，我不是要和你争辩，在这块大石之中，有我们不明白是什么的东西在，它不是一块普通的大石，是——”

那座石台不是一块普通的大石，这是可以肯定的了，然而它是什么呢？原振侠却又说不出来。

所以他说到这里，就说不下去。在他身边的黄绢，突然接上了口：“它是天神的宝座，石台上明白地刻着，它是天神的宝座！”

汉烈米闷哼了一声：“没有人再比从事考古工作的人，更明白古代文字的含义。古代文字的表达能力不强，又惯作夸张的用语。天神的宝座，可以作多方面的解释，最好的解释是，这座石台，是用来作为某一种神的宝座的，就像许多希腊、埃及的庙宇，被称为天神的宫殿一样。”

汉烈米的解释，在学术上，当然是成立的，而且也是最易被人接受的解释。除此之外，“天神”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呢？

所以，一时之间，各人都静了下来。汉烈米继续道：“当然，是不是继续进行下去，等黄将军决定！”

黄绢神情犹豫，她保持了片刻沉默之后，忽然转了话题：“我早已说过，这个陵墓，可以研究的地方极多。那石台有一层表皮，又怎知其它石块的表面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可能有更多的文字刻在石块上，可以给我们有所适从，所以——”

汉烈米有点不耐烦：“将军，你的意思是，暂时不去剖解那座石台？”

黄绢点头：“是的，等我们知道得再多一些，再来动手。”

汉烈米顶了一句：“如果没有新发现了呢？”

黄绢扬眉：“博士，在石台表面的文字未曾发现之前，你也曾说不会有新发现了！”

汉烈米张大了口，说不出话来。过了片刻，他才道：“好，我们去研究陵墓每一块石头的表面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剥下表皮，但如果真的没有发现了，那又怎样？”

黄绢没有直接答复，只是道：“到时，我自然会决定该怎么做！”

这次讨论，可以说在并不融洽的气氛之下结束。等参与讨论的其它考古学家离开之后，黄绢留下了汉烈米和原振侠，她道：“我有一种感觉，或者，只是我的想象。我觉得，这座石台，和那张不知下落的椅子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！”

汉烈米道：“当然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指着石台上的那个圆孔：“椅子的唯一椅脚，就是插在那座石台上的。”

黄绢绕着石台，缓缓转了一圈：“椅子是天神所赐，石台是天神的宝座，两者都和天神有关。”

汉烈米挥了一下手：“古代文字中的天神——”

黄绢的声音有点严厉：“别低估了古代文字的形容能力，天神就是天神，来自天上的神！”

汉烈米和原振侠互望了一眼，一时之间，他们不明白何以黄绢如此激动，如此固执。可是，随即，他们就明白了一黄绢自始至终，都相信那张椅子的神奇能力，可以令得卡尔斯将军的权力，随心所欲地扩张。

原振侠忍不住闷哼一声：“祝你成功！”

黄绢指着石台：“天神已经展示过神迹，沙尔贡二世在世时的权力，就是证明！”

汉烈米和原振侠同时叹了一口气，汉烈米摊了摊手：“好，你是老板，随便你怎么说。”

黄绢指着陵堂的四周围：“博士，有很多秘密等你去发掘，这个陵堂之中蕴藏的秘密，我相信是无穷无尽的！”

汉烈米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黄绢又向原振侠望来，原振侠勉强笑了一下：“这里没有我的事了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，我想我还是回去做我本份工作的好。”

黄绢想了一想：“有南越的消息，请你和我联络一下。我想那张椅子，至少他是知道下落的！”

原振侠不置可否，含糊答应了一下。黄绢掠了掠长发，原振侠实在无法设想她心中在想些什么，她又道：“你要离开，我可以派飞机送你。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请你安排，我想立刻就走。”

汉烈米过来，紧握原振侠的手：“虽然最后我们意见不同，但是我实在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想请你，如果终于要剖开这块大石时，你能够在场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好的，我……尽可能赶来！”

他和汉烈米还有一些话要说，可是碍着黄绢在一旁，说了又不方便，所以就住了口。黄绢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“我叫他们立即去安排，安排好了，会有人来通知你，再见了！”

她向原振侠伸出手来，原振侠和她握着手，两人都有点不想放开手的样子。过了好一会，才放开了手，黄绢向石级走去，原振侠陪在她的身边。当他们两人一起走上石级之际，原振侠沉声问：“你是不是在承受着什么压力，逼你非找到那张椅子不可？”

黄绢倏地扬眉：“你对我现在的地位估计太低了，他，只不过是站出来的一個傀儡，我才是幕后的主人！”

原振侠感到了一股寒意——黄绢口中的“他”，自然是指卡尔斯将军而言。他实在有点不了解，何以黄绢的野心可以这样无穷无尽、永无止境！

黄绢的神情，却像是对刚才那种答复，还不感到满意，她又补充着：“近年来，我致力于组织世界各地的反政府力量，你不能想象取得了多大的成绩。我要把势力一直扩张开来，不是局限在落后的阿拉伯世界！所以，我需要那张椅子！”

原振侠实在已不想再说什么了，这是他这次和黄绢在一起，第二次有这样的感觉。

可是，当他向黄绢望去，看到黄绢美丽的脸庞上所现出来的那种神情，十足是一个贫家少女，想要一件漂亮的衣服来装饰自己一样。他不禁想到，人的贪念，无分大小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对于没有的东西，总是想要，要了还想要，不会有满足的一天！

一个贫家少女，渴望得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当她这样想的时候，她以为自己一有了这件衣服，就会满足。但等她得到了之后，她又会想要更多！

黄绢现在，还有什么没有的呢？任何人看起来，她都应该满足了，可是只有她自己感到不满足！

这时，他们两人已快走到石级的尽头了，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那椅子的一切，不一定是真实的！”

黄绢笑了一下：“就算是不真实的，我去弄了来，又有什么损失？”

原振侠也笑了一下，他停下了脚步。黄绢继续向前走去，当她走出出口之时，她回过头来，又望了原振侠一下，才翩然走了出去。

原振侠在石级上伫立了很久，上面士兵行敬礼的声音，隐隐传来。当他转过身来时，看到汉烈米也走了上来，原振侠和他一起在石级上坐了下来，俯视着整个宏伟之极的陵堂。石台上刻着的巨大的字迹，从这个角度看来十分清楚，奇异的楔形文字，造成了一种十分诡异的形象。

汉烈米紧闭着眼睛一会，才睁开眼来，他的神态看来极其疲倦：“医生，我感到在这里的一切，已经逸出了考古学的范围了！”

原振侠缓缓点着头：“我早就有这样的感觉。博士，你看这块大石，一整块那么巨大的石头，现代的采石技术，可以做得到么？”

汉烈米双眉蹙得极紧：“更何况，这块大石的中心部分，还有着生命的韵律！”

原振侠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古代文字中的天神，虽然十分虚幻，但是也不能排除真有天神存在的可能。很多人类的古代文明，只有用曾有高度文明的外星人到过地球，才能解释。”

汉烈米“嗯”地一声：“有此一说，那些外星人，就是古代人心目中的天神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指着那石台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石台，是外星人留下来的？你如果真要作这样的假设，倒还有一点可支持你的说法。广场四周的那四个巨大的石墩，曾受过高达数千度高温的灼烧，照你的想法，就有可能是一艘巨大的外星太空船，利用这里起飞和降落，灼烧是宇宙飞船的喷射燃料所造成的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如果你以为这样说只是开玩笑，那你就错了，我真的这样想。”

汉烈米望了原振侠半晌，才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协议，我还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处理，你从幻想的角度去尽量设想。”

原振侠和汉烈米大力握着手：“这块大石，暂时还是相信上面的警告比较好。”

汉烈米有点调皮地眨着眼：“甚至在它上面钻一个小洞，达到它的中心部分也不可以？”

原振侠的心中陡然一动——对于这个石台，他当然不是没有好奇心，石头中间，究竟有着什么？钻一个小孔去探测，应该也是办法。

可是他还是摇了摇头：“博士，当我们一无所知的时候，还是相信警告的好。”

汉烈米喃喃地道：“可是在什么时候，我们才可以知道得多一些呢？”

这个问题，原振侠也无法回答。

原振侠的心中，只有一个模糊的设想。他注视着石台表面的那个圆形的小孔，他的想法是：如果得到了那张椅子，把那张椅子放进那小孔去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

他并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，所以他只是沉默着。汉烈米又道：“砌成陵堂的大石块上，真还有可能蕴藏着秘密？”

他说到这里，陡然站了起来，向石级下直冲了下去。在地上，取起一个铁锤来，奔向一边，用手中的铁锤，向着石块用力敲着，敲得石屑四飞。不一会，就敲出了一个小小的凹痕来。

原振侠一面阻止着他，一面也向下奔了下去。

汉烈米这时，情绪可能激动之极。原振侠还没有奔到地上，他已经转过身来，奔向那石台，在奔过去之际，他高举着手中的铁锤。

原振侠大叫：“住手！”

可是汉烈米的动作极快，原振侠才一叫出口，他手中的铁锤，已经向着石台的一角，重重挥击了下去。

那铁锤有相当长的柄，锤头部分不是很大，但是却是专门设计来给考古学者或地质学家用来敲击岩石之用的。

而且，任何再巨大的石块，只要是呈立方形的话，石角部分，总是极容易因为敲击而碎裂的。

这时，情形也没有例外，铁锤一敲上去，“啪”地一下响，石台的一角，便被敲裂了下来。

那被敲下的一角石头，不会比一只拳头更大，被敲得飞了开去，落地之后，还滚动出了相当远。

汉烈米在敲下了那个石角之后，整个人立时僵立着不动，原振侠也怔住了。

在那一刹那间，汉烈米心中在想什么，原振侠不知道，他自己则感到了极度的震惊——石上所刻的警告，甚至不让任何人再接近，否则就会有巨大的灾祸，可是这时，汉烈米却敲下了它的一角来！

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灾祸，是不是立即就要爆发了？在那一刹那间，简直像是连空气都已经凝结了一样，原振侠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然后，僵立着不动的汉烈米，开始转动着他的身子。当他的身子在转动之际，骨头发发出“格格”声来。他好不容易转过身，向原振侠望来，原振侠和他互望着，两个人都不出声。

有好几分钟之久，原振侠才从极度的紧张之中，渐渐松弛了下来。当他不再那么紧张之际，他突然感到了极其可笑！

刚才为什么那么紧张，那么害怕？不但是他，连汉烈米也是。那当然是由于内心深处，已经接受了刻在大石上的警告，以为敲下了石台的一角来，真的会有巨大的灾祸产生之故。可是，现在看起来，好象还没有什么灾祸产生的现象。想起刚才那种全身僵硬的惊恐，不是太可笑了么？

两人不约而同，笑了起来，不过他们的面部肌肉还是很僵硬，笑声也很干涩勉强。

汉烈米道：“看来，我并没有闯祸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是啊，没有地动山摇，天崩地裂，甚至于一动动静都没有！”

两人说着，又“嘿嘿”干笑了几声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在入口处大声叫：“原医生，飞往机场的直升机来了，随时可以登机。”

原振侠答应了一声，汉烈米放下手中的铁锤：“工作压力太大，会令人情绪上不平衡。我知道刚才我这样做，一点好处也没有，但还是忍不住！”

他略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不过至少我们知道，这石台倒也不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打着哈哈，伸手在石台的表面之上，用力拍打了两下。

看他的情形，在拍打了两下之后，是还准备再拍打下去的。可是突然之间，他的手扬了起来之后，就僵在半空之中了。

同时，他的双眼瞪得极大，盯着石台的表面，神情惊讶，恐惧到了极点！

原振侠忙也望向石台表面，因为若不是汉烈米发现了什么，他不会现出这样的神情来的。可是原振侠看出去，却一点也没有什么异样之处，他忙叫道：“博士，你怎么啦？看到了什么？”

汉烈米扬起的手，突然在半空中停了下来之际，他整个人都给人以一种僵凝的感觉。直到原振侠连声追问，他才陡然震动了一下，扬起的手也放了下来，急急地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脚步踉跄地向前走去，一直走到墙前，双手交叉着，按在墙上，把额头顶在手背上。

他的行动如此怪异，原振侠又大声追问——他可以肯定，在刚才那一刹那间，汉烈米一定是看到了什么。

可是汉烈米只是伏在墙上，背部在抽动。原振侠来到了他的身后，伸手想去把他的身子扳过来，汉烈米却已自己转过来：“没有什么，或许，是我自以为闯了祸，心情太紧张，所引起的幻觉。”

原振侠立时道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汉烈米的神情，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说：“只是一种幻觉罢了！”

原振侠有点恼怒：“什么样的幻觉？”

汉烈米还是不回答，指着上面的出入口：“直升机已经在等你了，快去吧！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刚才我们还有过协议，一起研究这里的一切的！”

汉烈米道：“是啊，难道我违反了协议？”

原振侠指着石台：“刚才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汉烈米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没有见过比你更固执的人！好，告诉你，刚才我幻觉到，在石台的表面上，有一些难以形容的形象，像是云团一样的东西出现，色彩十分鲜明。你没有看到，是不是？我一定是太疲倦，也太紧张了！”

原振侠盯着他，想证明他所说的是不是实话。汉烈米看来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，原振侠只好接受了他的说法，那可能是他一时眼花了。

汉烈米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反而有点兴高采烈：“来，我陪你去搭直升机。我想，我也需要休息一下了。”

原振侠和他，一起走出了陵墓。一直到直升机起飞，原振侠还看到汉烈米在广场上，不住向他挥着手。

直升机升空之后，原振侠再度自空中观察那个广场，和广场四角的那四个巨大的石墩。从空中看下来，这样的建设，说是巨大的、有四只脚的太空船降落和起飞的场所，倒也不是全不可能的事！

当直升机越飞越高之际，那个石板广场也在迅速变小，只剩下了手掌大小的一块。

原振侠闭上了眼睛，一切奇幻的事，不能像是那个石板广场一样消失。他想到了黄绢对“天神”的固执信念，自然也想到，她会不择手段，去把那张椅子弄到手。如果那张椅子在南越手中的话，那么南越的生命，真是危险之极！

在接下来漫长的飞行中，原振侠一直在想着这件事。原振侠这时，还不知道黄绢已派出过许多特务去进行这件事，但是他知道，黄绢既然掌握着世界性的恐怖活动，当她不择手段的时候，就会极其可怕。

所以，当他回到了他居住的城市，还没出机场，立时就打电话给南越。接听电话的不是南越本人，但是原振侠一说出了名字，电话就由南越来接听。

南越的声音听来很焦切：“原医生，这几天，我每天都在找你！你到哪里去了？我要见你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也要见你。”

南越道：“我立刻来看你！”

原振侠立时道：“不，不要在我这里，也不要在你那里，另外找一个地方……你知道有一个图书馆，叫小宝图书馆？”

南越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听说过，是在郊外的？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见面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见面之后，自然会告诉你。还有，绝不可以把你的行踪告诉任何人，绝对不能！”

由于原振侠的声音，十分严肃，南越也受了感染，连声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放下了电话，原振侠慢慢地离开了机场大厦。他预料会有人跟踪他，可是他留意了一下，却并没有什么发现，可能是黄绢相信他不会欺骗她。

原振侠不禁苦笑了一下。他欺骗了黄绢，如果黄绢知道了，会怎么样？

他知道黄绢一直以为，他是不会对她作任何反抗的。当一个女人自己建立了这样的一种信心之后，她的一切行动就会十分自信。而当她明白了这种信心是不可靠之际，自然打击也特别沉重！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事实上，他对于自己为什么要欺骗黄绢，还是十分模糊的。要不是相信真有一张那么灵异的椅子，他根本不必骗人，可是他又真不相信椅子会有什么神奇的力量，他却又这样做了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是潜意识中对黄绢的不满？是心底深处，不甘心做黄绢的俘虏，想要摆脱感情奴隶的地位？在他紊乱的思绪之中，他整理不出任何头绪来。

到达小宝图书馆的时候，南越还没有来。原振侠和职员已经十分熟稔，他吩咐了职员几句，走进了一个藏书室。

图书馆中，如常一样的寂静。原振侠在书籍排列的架子前，慢慢地走着，不时抽出一本书来翻看。

在这一列书架上，全是明、清两代的笔记、小说、野史一类的书籍。原振侠顺手翻阅的，都是明朝的，和宁王朱宸濠有关的一些。从记载中看来，这位王爷，如果不是野心勃勃想做皇帝的话，倒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幻想家，因为他几乎对任何不可思议的事都深信不疑。有一则记载，说他相信有可以在天空飞行的“天船”，曾有一个，对他说“天船”的故事，说了三天三夜。在这三天三夜之中，他不见任何人，甚至是他最宠爱的姬妾，都被他赶出来。

当他听了那个人关于“天船”的叙述之后，他立即接受了真有“天船”这种东西，于是下令建造，派那个人为总监，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造了一艘美仑美奂，看起来华丽无比的“天船”。

但当然，无法飞得上天，于是那个人就说，“天船”不能飞起来，是因为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。

这位王爷也相信了，“赠以黄金百斤，嘱其人寻找能令天船升天之法”。结果，“其人一去不复返”。

记载的作者，多半十分道学，在记载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总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。例如什么“轻信妖言，焉能不败”，“有更甚者，宁王一律照信无疑”，把朱宸濠写得看来像是最容易受骗的白痴一样。

可是原振侠在看了这种记述之后，倒有不同的想法。他觉得这个生活在明朝的王爷，一定是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，所以才能在当时的环境之中，相信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情形，也正由于这样，所以也特别多“奇才异能之士”，投入宁王府之中。

像那则有关“天船”的记载，从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自然不值什么，普通的飞机，直升机等飞行工具，都是“天船”。

但是在当时，那却是十分新奇大胆的设想。那个向宁王说了三天三夜有关“天船”的人，有可能是骗子，也有可能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发明家。

原振侠翻阅了一本又一本，大约半小时之后，职员带着南越走了进来。南越一见到原振侠，就十分激动，一下握住了他的手。

南越由于激动，在握住了原振侠的手之后，张大了口，一时之间，竟然发不出声音来。原振侠忙低声道：“南先生，你上次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但现在，我至少知道了那张椅子的一些来历。”

南越更激动，把原振侠的手抓得更紧，颤声道：“告诉我，求求你，告诉我！”

南越道：“我一定会告诉你，不过，你先要据实回答我一个问题！”

南越一副无助的样子，望定了原振侠。原振侠问：“那张椅子，是不是在你那里？”

南越呆了一呆，他大约呆了半分钟左右，才给了肯定的答复：“是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拉着他，到藏书室的一个角落上，坐了下来。那个角落，是供拣到了自己合意的书的人，坐下来阅读之用的，座位十分舒适。

这时，藏书室中只有他们两个人。很难再在这个大都市之中，找到更静寂的谈话之所了。

当原振侠点燃了一支烟之后，就把那张椅子的一切，全都说了出来。他说得十分详细，凡是知道的每一个细节，他都没有隐瞒，而且，他还加上自己的意见。

南越用心听着。当原振侠开始叙述之际，他反倒显得十分安静，皱着眉，并没有发出什么问题，只是用心听着。

原振侠足足花了两小时左右，才把所有的细节告诉了南越。南越紧抿着嘴，仰起了头，将头搁在椅背上，瞪着眼，望着天花板，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。看样子，他正在沉思，但原振侠也无法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过了好一会，南越仍然一动不动。原振侠用十分诚恳的声音道：“南先生，我把这一切经过全告诉你，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强大的势力，正不惜一切代价，想得到那张椅子！”

南越直到这时，才喃喃地道：“我不会放手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这个势力，可以轻而易举发动一场战争，颠覆一个国家的现有政权，你是绝对无法与之对抗的！”

南越缓缓低下头来，盯着原振侠：“你的意思，是劝我把那张椅子交出来？”

原振侠用力一挥手：“你错了，我的意思恰好相反。我不想……那张椅子落在那个野心集团的手中，虽然我并不相信，那椅子有这种灵异的力量！”

南越干笑了一下，在这时，原振侠发现这个古董商人，实在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。他道：“你这样说，不是自相矛盾么？既然你不相信那椅子有什么神奇力量，就算给野心集团得了去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可能不了解，这张椅子，有着极其奇特的历史背景，它是如何来的，甚至有着灵异的传说。我不相信，但有人会相信，当一个野心家相信椅子有灵异的力量时，他的野心就会得到一种信心的支持，本来不敢做的，就会放胆去做！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卡尔斯将军，如今在世界上搅风搅雨，已经接近疯狂状态了。如果他的野心再得到信心的支持，再作胆大妄为的扩张，那世上不知道要添多少灾难！”

南越的声音听来仍然很干涩：“医生，想不到你有这样悲天悯人的思想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他当然还有私人的原因，他不想黄绢在无底的深渊之中，再进一层！不过，他没有把这一点讲出来，他又道：“而且，你保有这样的一张椅子，对你来说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反而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！”

原振侠并不是在虚言恫吓，他知道卡尔斯将军和黄绢的行事作风，所以他说得十分认真。南越的眉心打着结，望着原振侠，原振侠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所以我的意见，是将这张椅子，秘密地彻底毁去，让它在世界上消失！”

南越又昂起头来（这个人给人的感觉，是他特别喜欢昂起头）：“把它毁掉？”

原振侠俯身向前：“相信我，留着它，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！”

南越现出十分为难的神情来，口唇掀动着，几次欲言又止。原振侠心中陡然一凛，南越的这种神情，分明是在表示他有许多事隐瞒着！他隐瞒着的是什么事？有关那张椅子的？

南越在犹豫了好一会之后，才道：“原医生，你把一切全都告诉了我，我很感谢你。那张椅子……我这样急切想得到有关它的一切资料，是……因为它……越来……越怪了！”

原振侠陡地一呆，什么叫“越来越怪”？一定是本来就怪，现在更怪了，那才能说“越来越怪”。那么，这张椅子原来有甚么怪呢？

许多疑问涌了上来，原振侠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问才好。

南越沉声道：“我会让你知道一切，首先，是不是要研究一下，那张椅子，何以会在那所巨宅的一个密室之中？”

原振侠立时道：“这慢慢再研究吧，先告诉我，那椅子有甚么怪？”

南越盯着原振侠：“你信不信都好，开始的时候，它只是会动……会摇……”

原振侠的思绪一片混乱，他打断了南越的话：“等一等，会动会摇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一张摇椅？好象不对吧！”

南越深深吸着气，把那张椅子会摇晃的情形，详细告诉了原振侠：“我用尽了方法，也无法知道它是怎样摇动的。”

南越曾用过种种方法，想弄明白那张椅子是怎样摇动的。他用的方法极多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已经提及过。

原振侠听了之后，略想了一想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说，坐在那张椅子上久了，会有摇晃的感觉？”

南越分辩道：“不是感觉，是真的摇动。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：“人体的平衡器官，是在耳朵内的半规管。半规管中的液体，如果有一点异变，就会使人有摇动，甚至天旋地转的感觉。”

南越摇着头道：“不是感觉，是那张椅子，真的在摇动，真的！”

原振侠不想再争下去：“好，你说开始的时候，它摇动，现在更怪了，它怎么样？跳舞了？”

他看出南越的神情十分紧张，而且他始终不相信，一张有着一个坚硬椅脚的椅子会摇动，所以他想令得南越轻松一点，才故意这样说的。

可是南越却一点也没有觉得好笑的样子，他吞了一口口水：“不，它……说话！”

原振侠一听，陡然跳了起来，也顾不得小宝图书馆之中，要遵守静默的规定，大声叫起来：“什么？”

南越的神情本来就紧张，被原振侠这样大声一叫，他也直跳了起来：“你……这样大声干什么？你……声音轻一点好不好？”

原振侠也感到自己失态，可是刚才，他实在没有法子控制自己。他甚至可以接受再荒谬的事，可是一张椅子会说话，只怕再也不会比这个更不可被接受的事情了！那真是太荒谬了！

在南越的低声哀求下，原振侠总算坐了下来。他叹了一口气：“南先生，我们是在讨论一件十分严肃的事，和你的安危有极大的关系，希望你不要开玩笑！”

南越发起急来，举起了手：“我和你开玩笑？”

他在一急之下，甚至讲话也粗俗了起来：“妈的，我要是和你说玩笑，我是乌龟王八蛋，不是人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好，那么请你解释，一张椅子会讲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南越又昂起了头，望着天花板，神情很是犹豫，像是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才好。

原振侠又问：“别告诉我这张椅子开口，或者有别的发声器官！椅子会讲话，它用什么语言？两千多年前的亚述语，还是明朝时候的中国江西话？还是——”

原振侠还要继续讲下去，可是南越已经以极激动的神情，双手紧握着拳，用力挥着，几乎是在低声吼叫：“住口！”

原振侠冷笑了一下，不再说下去，只是望着南越。南越的鼻孔迅速翕张着，急速地喘了一会气，才略微恢复了平静：“我会讲给你听的。”

原振侠等着，过了好久，南越才道：“它摇动的情形，我已经向你说过了。”

原振侠点头，南越又道：“它说话……就是近几天的事，你还记得那天你在散步，我来找你？”

原振侠又点头。那天，就是汉烈米找他的那天，不过是三天之前的事。

南越用手抹了抹脸，又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，重重捏着鼻子的上端。通常，这样的动作，可以令得人的精神集中一些。

他道：“我那么急来找你，是由于接到了一个电话——”

原振侠挥着手：“这经过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未曾对任何人说起过你曾来找过我。不然，你住的那所古宅，可能已经遭到火箭的袭击！”

南越苦笑了一下：“如果它只是摇动，我还不会那么焦急想知道它的来历，可是，就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前——”

那天，南越照样又坐在那张椅子之上。当他想到昨天和那个年轻医生相见的情形时，他心中感到十分疑惑：那医生（他甚至忘记了原振侠的名字）对椅子感到兴趣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巧合，还是他知道，世上有一张这样奇特的椅子？

南越想了一会，无法得出结论——那年轻医生愤然离去，那表示他不是真为那张怪椅子而来的。

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又感到那张椅子在摇晃。南越的心中虽然觉得奇异莫名，但由于次数多了，他也不再那么骇异，反倒有点习惯了。

他放松自己的身子，任由椅子摇摆着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了一种十分奇异的声音。当他才一听到那种声音之际，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，可是他却可以肯定，声音是这张椅子发出来的。

这种情形，就像是坐在一张旧的木椅或竹椅之上，旧椅子发出声音来。坐在椅子上的人，很容易就可以肯定，声音是由椅子发出来的。

南越怔了一怔，这张椅子，看起来是一个整体，不应该有甚么声音发出来的。然而，那声音还在持续，开始是一阵“搭搭”声，像是在按动什么键盘发出的声响一样，接着，南越突然听到了一句话：“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！”

南越真正是清楚地听到了这样一句话的。而且，他也可以在那一刹那间肯定，这句话，和那种“搭搭”的声响一样，是从那张椅子上发出来的！

在那一刹那间，南越并没有想到椅子会发出声音来的别的可能，他只是在感觉上，感到那张椅子，忽然会讲话了！

一张椅子再怪，怪到了能不明情由地摇晃，已经是怪到极点了吧，可是，一张椅子会讲话，这真是超乎人类想象力之外的事了！

在一听到了这句话之后，南越整个人直跳了起来，一面跳起来，一面他也不由自主问了一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那句话，其实他是听清楚了。他还这样问，那只不过是出于他的惊骇实在太甚之故。他跳了下来，立时转身，盯着那张椅子。

椅子还是椅子，一动不动地在那里。南越盯着那张椅子，遍体生寒，冷汗像是许多条冰冷的虫一样，在他背脊上蠕蠕爬动，那令得他不由自主发着抖。

他的声音发颤：“刚才……是你在说话？”

他在说了一句之后，立时感到对着一张椅子说话，是绝无意义的事。所以，他又抬起头来：“刚才……是谁在说话？”

他的问题，并没有回答，四周围静得出奇，只有他自己的喘息声。

南越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，自己告诉自己：这里没有人说过话，刚才那句话，一定是自己集中力量在想什么，才以为听到了有人这样说的。

可是他立时苦笑，那句话，他记得十分清楚：“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！”他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，又怎么会去想它？

南越僵立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恢复了活动的的能力。他向那椅子走近了一步，声音苦涩：“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仍然没有得到回答，这使他立时想到了一点：是不是要坐在那张椅子之上，才能听到它讲话呢？

经过了刚才那种极度的震撼之后，南越真有点不敢再去坐那张椅子——椅子会讲话，会不会突然之间，张大了口把他吞下去？

幻想一张椅子会把人吞下去，那是十分荒谬的，但是一张椅子会讲话，又何尝不荒谬？南越犹豫了相当久，才又慢慢坐上了那张椅子，心跳得十分剧烈。他尽量使自己集中精神，口中不断喃喃地道：“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当他这样做了近十分钟之后，他又听到了语声：“希望他们别再进一步去探索究竟！”即使是第二次，南越仍然震惊得像兔子一样，又自那张椅子上跳了下来，盯着那张椅子看着。

前后两句话，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而且，可以肯定，是从那张椅子上发出来的声音！他全然不知道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极度的震惊和疑惑，几乎已超过了他的精神所能负担的范围。他脚步踉跄地跨出了那个空间，来到了书房中，就在这时候，电话响了起来。

电话是黄绢安排的，一个自称领事馆的人，告诉他，原振侠有一张怪椅子的资料。
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南越自然立即去找原振侠了。

在南越述及那张椅子怎样“讲话”之际，原振侠用心听着。

南越即使在叙述，他的脸色也白得惊人，可知当时他的惊恐是如何之甚。而原振侠本身，在一听到椅子会“讲话”之际，也曾直跳了起来。

不过这时，他已作了一下分析，不像刚才那么惊讶。他向南越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别太紧张。

南越瞪大了眼睛，望着原振侠。原振侠道：“南先生，你的经历，其实不能说是‘一张椅子在讲话’。”

南越的眼瞪得更大：“那么，是什么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这种情形，只能说，你听到了语声，语声可能是由一张椅子发出来的。”

南越闷哼了一声：“那有什么不同？”

原振侠耐着性子：“大不相同，照情形来看，就有好几种可能。其一是椅子上有着什么发音装置，譬如说一个小型的扬声器，就可以有声音发出来了。而照你的说法，椅子在讲话，那么，就变成了这张椅子本身会讲话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！”

南越听了之后，半晌不出声，显然是在郑重考虑原振侠所说的话。但是在几分钟之后，他却摇了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我仍然觉得，应该是那张椅子在讲话！”

南越坚持这一点，这倒令得原振侠有点啼笑皆非。他无可奈何：“好，椅子在讲话，那两句话是——”

原振侠才说到这里，心中陡地一动。南越刚才在叙述的时候，重复了那两句话几次，但是由于“椅子会讲话”这件事本身太异特了，所以原振侠反倒对讲话的内容，未曾加以特别的注意。

这时，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陡然想了起来，这两句话是有特殊意义的。照时间来推算，第一句话“他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”说的时侯，正好和汉烈米无意之中，发现那个大石中心，有着异样的反射波形的时侯，是相吻合的。

刹时之间，原振侠的思绪，乱到了极点！

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座古墓之中，考古家偶然发现了一块大石之中，蕴藏着什么不可测的秘密，远在几万里之外的一张椅子，怎么会知道？

虽然这张椅子，原来极可能是放在那个石台之上的（插在石台上的一个小圆孔中的），算是两者之间，有过某种联系。但是这种联系，也已经中断了两千七百多年了！

就算两者之间，还有着联系，一张椅子，怎么会有感觉，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而且还会讲出来！

这时，原振侠思绪紊乱，一点头绪也抓不住，神情变得十分怪异。南越望着他，骇然

问：“原医生，你……怎么了？”

原振侠挥着手，只是示意南越别打扰他。他又想到了第二句话：“希望他们别再进一步去探索究竟！”这一句话，和刻在大石上的警告，又是吻合的！

而刻在大石上的警告，是在大石的表皮，被化学药品蚀去了之后才显露出来的。何以那张椅子，会早知道了呢？

关于那个大石台的事，原振侠并没有向南越提起过，因为他觉得那和这张椅子无关。可是如今看来，石台和椅子之间，显然是有关联的，而且那不是普通的关联，而是十分奇妙、怪异之极的关联！

由于一开始未曾提及那石台的事，所以这时，原振侠不知如何向南越解释才好。南越满脸疑惑地望着他，过了好一会，原振侠才缓缓吁了一口气：“这……这张椅子，真有点古怪！”

南越的声音，兴奋得有点发颤：“岂止有点古怪，简直古怪之极了！原医生，我看这张椅子，是稀世奇宝，我绝不会将之毁去！”

原振侠又吁了一口气：“南先生，我要去看看那张椅子。”

南越的身子震动了一下，现出了十分犹豫的神情来。

他已经认定了那张椅子是稀世异宝，心中自然而然，不是很舍得让人家去看它。原振侠看了这种情形，冷笑了一下，忍不住切切实实地警告他：“南先生，这张椅子越是异宝，你就越是危险了！”

南越喃喃地道：“没……没有王法了吗？”

原振侠“哼”地一声：“你真是太不知死活了！你以为现在谋夺这张椅子的是什么宵小强盗？那是整个阿拉伯集团的势力，全世界的恐怖活动，都是由他们指挥的，发动一场战争，都在所不计！王法？苏联军队打进了阿富汗，日日在杀阿富汗人，有王法吗？”

原振侠越说越是激动，一口气说完，几乎要重重打南越两个耳光，把他打得清醒些！

南越被原振侠的这番话，说得不断眨着眼。他是不是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原振侠也无法知道。

过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这……只有你我才知道，你不说……谁知道这张椅子的下落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就算我不说，这张椅子曾在古宅出现过，是人人知道的，一定会从你那里先查——”

原振侠说到这里，心中又凜了一凜：奇怪，黄绢应该早已派人来查了，为什么她还不能肯定椅子的下落？

原振侠自然不知道，黄绢早派出了极能干的人来查过，只不过因为另有原因，所以才不能肯定这张椅子现在在什么地方！

原振侠心中奇怪了一下，没有再想下去。南越的神情阴晴不定，又考虑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好……我可以带你去看看，不过，我绝不肯……毁掉它！”

原振侠心中暗骂了一声：难道你也想做皇帝？

原振侠只是心中在这样想，并没有讲出口来，可是南越却已经道：“我倒并不想做什么君主，可是那张椅子要是力量，可以令君主的权力得到随心所欲的扩张，它就一定还有别的灵异能力！”

原振侠陡然吸了一口气：“你……相信，那张椅子确实有这样的灵异能力？”

南越昂起了头：“是你告诉我的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我告诉你的，只不过是刻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那么说！”

南越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你不能责备我愚昧。你想想，现在已有那么大势力的人，当然不会是笨人，他们只看到古代文字的记载，就已经相信了，我是确实知道那张椅子有怪异之处的，怎么会不相信？”

原振侠听得南越这样说，只好苦笑。真的，怎么能怪南越确信了椅子有特异的能力呢？他是确切知道那椅子的怪异的！

原振侠叹了一声，缓缓摇着头：“你希望那椅子能给你什么？你又不想当君主——”

南越一下子就打断了原振侠的话头：“人的欲望，千千万万，除了做君主之外，还想健康长寿，还想富甲天下，还想长生不老，还想事事如意，还想男欢女爱，各有各的欲望，而且没有止境！”

原振侠的心情十分苦涩，因为南越所说的，全是真实的情形，是根本不能反驳的。他只好道：“并没有记载说，那张椅子可以满足人的欲求！”

南越急速地眨着眼睛：“你怎么知道它不能？它能满足君主的欲求，为什么又不能满足一个古董商人的欲求？”

原振侠有点冒火，不由自主，提高了声音：“好，就算它能满足你的欲求，你要什么？”

南越不断眨着眼，可是没有回答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人走了过来，道：“振侠，这算是什么问题？真要是有什么力量能满足欲求的话，一个人所要的欲望，不知凡几，没有人可以一下子答得出这个问题来的！”

那人突然出现，原振侠和南越都吓了一跳。南越立时用充满了敌意的神情盯着那人，原振侠却早已看到，来人是苏耀西，小宝图书馆的负责人，他的好朋友。

原振侠一面和苏耀西招手，一面道：“是啊，我不应该这样问。”

南越紧张得拉住了原振侠的衣袖，原振侠向苏耀西苦笑了一下：“我和这位先生，在谈论一件十分秘密的事，他在紧张你听到了多少！”

苏耀西摊开了双手：“就是一句，你问这位先生想要什么的那一句！”

南越的神情缓和了一些，可是还是十分疑惑。苏耀西向他笑了一下：“放心，我对于探听人家的秘密，不是很有兴趣，因为我自己的秘密已经够多了！”

南越的神情十分尴尬，苏耀西拍着原振侠的肩头：“我刚才来的时候，听职员说你在这里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你对明朝的历史有兴趣？职员说你在找这一方面的书。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明史那么浩繁，我有兴趣的，只不过是其中宁王造反的那一小节！”

原振侠只是随口一说，可是他这句话一出口，苏耀西现出一种十分古怪的神情来，望定了原振侠。他的这种神态，令原振侠也觉得怪异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我说错了什么？”

苏耀西摇头，神情还是很怪异：“不是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，有这样一批孤本的？”

原振侠一时之间，还真弄不明白苏耀西这样是什么意思。可是在一旁的南越，毕生从事古物买卖，对“孤本”这样的名词，有着特异的职业上的敏感，他忙道：“孤本？什么意思？可是和宁王造反有关？”

苏耀西看来并不想回答南越的问题，只是仍然望着原振侠。原振侠摇头：“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孤本，也不以为你藏的那些孤本有什么用处。”

“孤本”，用在书籍上，是一个专门名词。表示这本书早已失了流传，只剩下仅传的一本，就可以叫作孤本，原振侠自然不会对之有什么兴趣。

苏耀西笑了一下：“或许是我太敏感了。那一批书，全是手抄的，来源很值得一说，是几十年前，小宝图书馆才创办的时候，从几个住在一所据说是明朝时建造的巨宅之中的少年手中买来的！”

苏耀西这几句话一出口，原振侠也不禁呆了一呆。南越在一旁，更是“咕嘟”一声，大大地吞下了一口口水！

苏耀西接着道：“那些书的纸张都极其残破，去年我曾翻了一翻，上面大多数记载着明朝江西宁王府中发生的事，甚至有帐簿——”

苏耀西才讲到这里，南越整个人都像是失去了控制一样，陡然一伸手，抓住了苏耀西的衣袖，哑着声音叫：“卖给我！卖给我！”

南越这种长相的人，不会给人以什么好的表面印象，这时他的行动又如此怪异，要不是看在原振侠的份上，苏耀西早已把他赶出去了。

这时，苏耀西挣脱了他的手，神情还是忍不住厌恶：“对不起，小宝图书馆的藏书，是不出卖的！”

他在这样讲了之后，还面对着南越，加重语气：“而且，也绝不随便出借！”

南越碰了一个大钉子，连声道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用哀求的眼光，望定了原振侠。原振侠缓缓地道：“如果我要借来看看呢？”

苏耀西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，他实在感到好笑，所以连他自己，一时之间，也忘了图书馆的规则。他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“振侠，这是什么话？你要看，随便你看多久！十年八年，只管慢慢研究！”

原振侠还未来得及道谢，在一旁的南越已经长长吁了一口气，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。

苏耀西又道：“不过那一批书，已经十分残旧了，必须在温度和湿度都适当的地方翻阅，而且要十分小心，才不会进一步的损坏——”

原振侠明白了他的意思：“当然，我会在图书馆的恒温室中看它们。”

苏耀西已向外走去，向原振侠挥着手：“我会吩咐下去，恒温室二十四小时为你开放！”

他走了出去，南越颤声道：“还等什么？快去看那批书！唉，真可恶，要不是几十年之前，这批书叫人卖了，我买了宅子，那些书自然是我的了！”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南先生，你以为在那些书中可以找到什么？”

南越又吞了一口口水：“我已经可以肯定，造这所巨宅的人，是当年宁王府的一个总管。

他在宁王还未曾起兵之前，就偷走了宁王府许多宝物，一直向南逃，逃到了这个当时极度荒凉的小岛之上。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南越的神情，又兴奋又神秘：“你想想，那张椅子是在他巨宅中那么秘密之处发现的，一定是他当年偷到手的最宝贵的东西。既然那些书中，有许多关于宁王府的记载，我们一定可以从那些记载之中，进一步获得这张椅子的资料！”

南越的分析十分有道理，原振侠“嗯”地一声道：“有可能的！”

南越双手握着拳：“什么有可能——只要这批记载，不是散佚太甚的话，一定可以找得到！那批记载，记的全是宁王府中发生的事，我估计是王府总管的手记，那是极有价值的文献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苏馆长答应了给我看，我随时可以看。”

南越忙道：“让我和你一起看……我……比你懂得更多，让我一起看！”

原振侠答应得十分爽快，道：“好，不过，我要先去看看那张怪异的椅子！”

南越搓着手，望着原振侠，把原振侠当成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地哄着：“何必来来去去呢？先看了资料，对那张椅子如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再去看那张椅子，那不是更好吗？”

原振侠却一点也不为所动，只是摇着头。南越有点恼怒：“为什么？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我已把这张椅子的最早来历告诉你，我觉得应该轮到你为我做点什么。也就是说，该我得到点什么了！”

南越叫了起来：“我也告诉你那张椅子的怪事！”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老实说，我是怕你得到了进一步的资料之后，不肯给我看那张椅子了！”

南越立时举起手来发誓：“要是我有这样的意思，叫我死在那张椅子上，快去看那些记载吧！”

南越发了这样的重誓，而且他的神情又这样诚恳，原振侠毕竟不是很善于和人讨价还价，坚持自己利益的那类人，何况，他虽然急于要去看那张椅子，同样也急于去看那些记载——事情那么巧，那大宅中的一批记载，会在图书馆之中，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所以，原振侠终于点了点头，便和南越一起走向图书馆中的恒温室。

恒温室的温度，永远维持在摄氏二十度，相对湿度是百分之五十五。在这样的温度和湿度中，书籍纸张，可以得到妥善的保存。

所以，放在恒温室中的，全是极罕见的名贵善本或孤本。

当职员领着他们进了恒温室，南越看到书架上一函一函的中国善本书之际，他这个识货的人，已经双眼发直了。

他四面看看，由衷地道：“我一辈子看到过的古籍，加起来也没有这里多！”

职员谦虚地道：“我们图书馆由于经费是无限制的，所以收购起书籍，比较方便一些。”

南越不住发出赞叹声，可是一直到他来到了一只相当高大的、镶着螺钿的紫檀木柜子之前，他才真正呆住了。他自喉间发出十分怪异的声音：“天！天！这是明朝工艺大师祝立三的杰作，这柜子，天……我想这是世界上仅存的一件了！天！”

他一面叫着天，一面用手轻柔地抚摸着那只柜子。看起来，他对于古物真是有十分深厚的感情。

那职员道：“根据记录，这柜子，和柜中的那些手抄本，是同时买进来的。”

职员说着，打开柜门：“可惜的是，那些手抄本，实在太残旧了，被虫蛀得不象样子。我们已经尽力补救，总算未曾再蛀下去。”

柜门一打开，原振侠向柜子内一看，也不禁呆住了。而南越则涨红了脸，狠狠地说着：“世界上最可恶的就是蠹虫！”

蠹虫就是银鱼，也就是专门蛀蚀纸张（尤其是中国传统纸张）的一种小昆虫。

这种小昆虫，会在纸张上钻出曲曲折折的“隧道”。它们就以纸屑为粮食，在那些“隧道”之中生长繁殖，直到厚厚的一叠纸，完全变成了一堆碎纸，甚至一堆纸屑为止。

这时，柜门打开之后，柜子内是许多格抽屉。职员顺手拉开一个抽屉来，原振侠和南越所看到的，已经只能说是一堆碎纸而已！

那是被蠹虫蛀蚀了一大半去的纸张。在剩下的部分中，不错，都有着文字，而且一看就知道，这些文字，是用上好的墨所写下来的，因为隔了那么多年，仍然可以看出墨光深黑，一点也不模糊！

可是蛀成了那样，文字已经全然不能连贯。而且，如何一页一页来翻阅呢？一经翻动，那些纸，只怕全会成为纸屑了！

原振侠不敢伸手去翻揭，只是看着面上的那些纸。可以看到上面写着“支银……两”，“付讫……”等字样，那可能是一叠支付的帐簿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望向那职员：“全部都是这种样子？”

要是全部都是这样的话，那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！

那职员道：“有一部分比较好一点，有一些最好，那些是被放在一只银盒子里的，可能多少有防蛀作用，可以读得通。我曾经看过一下，那一部分，全是记载着宁王府中，购买来的各种奇珍异宝，或是人家贡献来的宝物的，可以说包罗万有。”

原振侠已经想问：有没有关于一张椅子的记载？但南越像是知道他想问什么一样，就在这时候轻轻碰了他一下，不让他发问。

然后南越问职员：“请问，那一部分记载在哪一个抽屉？”

那职员拉开了柜子底部的一个抽屉，抽屉中，是一只和抽屉一样大小的银盒子，盒子盖上，镌着“异宝录”三个篆字。

南越一看就道：“这三个字是宁王亲笔题的，我研究过他的笔迹！”

那职员道：“真不简单，当年宁王府中的东西，怎么会流落到这里来的？”

南越道：“被王府总管偷了出来，又被总管的不肖子孙卖了出来！”

原振侠轻轻揭开了盒盖，吁了一口气。盒中的册籍，也蛀得很厉害，但总算纸张还是纸张，不至于变成碎纸。他道：“我们会十分小心翻阅，你请便吧！”

那职员走了出去，南越压低了声音：“天，这里每一张纸，就算是碎纸，经过裱糊整理之后，也都是宝物！”

原振侠不禁又起了一阵厌恶之感：“你已经有了稀世异宝了，还羡慕这些？”

南越怔了一怔，神情有点忸怩：“宝物，总是越多越好的。”

原振侠揭开了写着“异宝录”的封面，接连几页，是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，字迹十之八九可以辨认。文章是宁王朱宸濠自己写的，全文引述自然没有意义，大意是说天下之大，奇珍异宝之多，不可胜数，唯珍宝皆有数、缘，唯有德者可以居之。他宁王朱宸濠，天皇贵胄，天命所归，所以才拥有那么多珍宝云云。

从这篇自吹自擂的文字中看来，宁王朱宸濠早已野心勃勃，想做皇帝了。

南越抢着要来翻揭，但原振侠却把他推了开去，因为虽然纸张还完整，但要是小心，还是十分容易损坏的。

原振侠自然不想有什么损坏，他小心翼翼的翻着。接下来，便是记载着得到各种各样珍宝的经过，例如“和阗来客，献径尺羊脂白玉盘一双”等等。

也有的记载，却不知是真是假。径尺的羊脂白玉盘，自然是罕见之极，但不是没有，可是有一则关于珍珠的记载，就玄得很：

“百粤合浦来客，献珍珠百颗，每颗浑圆洁白，色泽形状，世所罕见，径三分，尤可贵者，有夜明母珠一颗。夜明珠世间奇珍也，母珠亦世间奇珍也，今夜明母珠合而为一，敢称举世无双。客在王前示夜明母珠之奇，时值午夜，窗门密封，固漆黑如胶，而此珠一出，荧然若星，映人须发皆银。置于盘中，恒留盘之中央，再倾以他珠百颗，他珠皆绕母珠而转，终聚于母珠之旁，井然有序，若母珠有胶漆然。客曰：此夜明母珠者，万珠之母，天下凡珠皆来归附，诚大祥大吉之物。王闻而大悦，赐赠黄金千斤，并许来人，世代领有合浦产珠之海域……”

这样的一则记载，不是玄妙得很吗？

这样的记载，在明人小品中，也可以看到风格接近的杂记，可知当时这一种文风相当盛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，朱宸濠这时，只不过是封地在江西的一个王爷，他有什么权力，可以许诺一个人世代拥有一片海域呢？当然在那时候，他已经有了造反、做皇帝的野心了。而且，那颗夜明母珠，又有把上百颗珍珠聚在周围的能力，很合乎一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，希望“天下来归”的心理，所以他才会赐上黄金千斤之多！

在原振侠看来，这段记载，就算是百分之百的实录，其中也大有问题。因为根据记载看来，利用了某些特殊的道具，一个手法高超的魔术师，就可以弄出这样的玄虚来了。

例如，利用某些能在暗中发光的物质，如磷，来造成“夜光”的效果，又利用磁铁的原理，造成“聚珠”的效果等等。

这自然不必深究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宁王的造反心理，民间看得相当明白，所以常有人来献上一些代表“祥瑞”的宝物，宁王都一律厚赐。

一页一页揭过去，都没有发现有一张椅子的记录，原振侠和南越两人都有点失望。到了只剩下几页时，突然，一页上只有三个字：“灵椅记”。

一看到这三个字，连原振侠也一下子就认出，那和封面的“异宝录”三个字，是同一个人写的。也就是说，那是宁王朱宸濠所写的！

两人都不由自主，吸了一口气，互望了一眼。南越兴奋紧张得身子发起抖来，声音也在发抖：“在……在这里了！灵椅记……在这里了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的手，也把不住有点微微发抖，他小心地把那一页揭过去。

《灵椅记》是一篇文章，一共有六页之多，大约有三千多字，原振侠和南越迅速地读着。文章写得极好，词情并茂，把当时发生的事情，记述得十分生动，而且所记的，毫无疑问，就是那张椅子。文章记的，是这张椅子如何进入宁王府的经过。

（这篇文章的梗概，下面自然会详细介绍。）

看了这篇文章之后，椅子是如何到了宁王府的经过，再明白也没有。而且，对这张“灵椅”的灵异和它的一些历史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这张灵椅，如何会在那所巨宅之中，也可想而知。自然是那个姓符的总管，在卷逃之际带走的。

那个总管也知道这张灵椅有它的灵异之处，是非同小可的宝物，可是又对它存有极大的忌惮。所以才在巨宅之中，弄了一间几乎不能被发现的密室，把这张灵椅放在其间。

那总管以为再也不会有人发现这张灵椅了，却不料宝藏的传说，加上先进的科技，使得灵椅重见天日！

看完了那一篇记载之后，原振侠和南越两人，呆立了许久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那么，自然最好是趁他们呆立无语之际，介绍一下那篇记载的内容了。记载是用文言文记下来的，在此把它译成白话文，自然，无关紧要之处就略去了，只拣重要的说。

公元一五一九年正月初六，南昌府的百姓才过了年，又在准备元宵的灯饰，城里一片喜气洋溢。

南昌是宁王府的所在地，宁王已有意在举事成功之后，就定南昌为一国的首都，所以早已刻意经营。在一般百姓的心中，也以南昌的繁华为荣。

宁王府气派轩宏，美仑美奂，那是不必说的了。除了未在门檐上公然装上飞龙，一切也和皇宫的体制，差不了多少了。

那一日清早，王府的卫兵，照例自两边角门鱼贯而出。袍甲鲜明，步伐整齐，刀枪映日生光。

走出来的卫兵，接替了夜班的卫兵。两班卫兵的首领，在交接之际，夜班的首领对日班的首领道：“那边有一个人，说是有天下第一异宝献给王爷，他来的时候，正是三更，我就叫他等着，你可以着他进去。”

日班卫兵首领一听，就循他所指看去。

日班卫兵首领看到的，是一个肤色黝黑，深目高鼻的胡人，多半是波斯胡人。波斯胡人以贩卖珠宝著名，王爷又喜欢搜罗奇珍异宝，所以王府的卫兵，以前也见过波斯胡人。

在那波斯胡人的身边，是用布覆住的一件相当大的东西，卫兵也看不出那是什么。

日班卫兵首领，拍手令那波斯胡人走过来，问了几句，就把他带进了王府之中。

王爷才起来，兴致又好，正在花园之中，和几个奇才异能之士在谈论天下大势。一听到又有人来献宝，立命晋见。

卫兵首领带着波斯胡人进去，波斯胡人一直把那个形状看来十分奇特的东西，带在身边。见了王爷之后，波斯胡人居然懂得行跪拜礼，这令得王爷大是心喜，于是，一面捋着长髯，一面发问。

〔这场面，倒有点像舞台剧！〕

王爷问：“你是来献宝的么？我这里奇珍异宝已经很多了，若不是什么特异的对象，免了献丑，可到外面等着，发放盘缠算了。”

〔宁王一定相当豪爽，就算是“献丑”，也有盘缠可拿！〕

波斯胡人神色十分庄严，一言不发，先把那包东西，重重在地上一顿，那东西竟直立在地上。

〔这一段描写，十分生动。那张椅子是单脚的，地点又是在花园的泥地上，那波斯胡人重重一顿之下，椅子的单脚，插进了泥地之中，自然就站直了。〕

波斯胡人接着，又以十分严肃的神情，把包在外面的布拉开。刹时之间，连宁王在内，所有的人大都大笑了起来。因为显露出来的，看来是一张形状十分丑陋，甚至不能坐的椅子。这样的一件东西，当然不能算是什么奇珍异宝。宁王也不生气，一面笑着，一面挥着手，令那波斯胡人把东西带走。

那波斯胡人却在这时，十分恼怒，甚至忘记了礼仪，把脸涨得通红，大声道：“王爷，世人都说你能识宝，原来不是，我来错了！”

宁王反问：“你这算什么宝物？去！去！去！”

当宁王这样下令之际，卫士已上来，架住了波斯胡人，要把他拉出去。

这时候，一个方士道：“王爷，很多宝物，外观毫不起眼，且听这胡人如何说！”

〔宁王不但喜欢搜罗珍宝，也爱奇才异能之士，这个方士是来王府投靠的其中之一。〕

宁王一听那方士这样说，觉得十分有理。便命卫士松开那波斯胡人，着他说出这椅子为何可以算是宝物来。

那波斯胡人却望着众人，欲语又止。宁王笑道：“但言不妨，这里都是我的亲信。”

波斯胡人于是道：“这是一张天神所赐的灵椅，天神从天庭把它带下来之后，已有许多君主坐过，所以这又是君主之椅。坐了上去，君主权势，就得以随心所欲，这灵椅是君主所能拥有的最珍贵的宝物！”

宁王当时一听，就怦然心动。但是另一个王爷的亲信，却陡然叱喝：“胡言乱语，莫非是北边来的奸细吗？”

〔宁王要造反，在北京的明武宗，自然也有所闻，也曾派人来探听过，所以那亲信这一问是必然的。〕

那亲信一喝，宁王也省觉，立时也问：“哪有这样的宝物？”

那波斯胡人十分激愤：“王爷，我说了没有用，我把这椅子留在王府三天，王爷你找一间密室，在地上凿一个恰如椅脚相同的洞，放直椅子，不要有任何人在旁，坐上去。三天之后，如果王爷觉得椅子有灵异之处，我再进一步来说这椅子的好处，若然没有灵异之象，我也没有面目再来见王爷。”

波斯胡人这一番话，倒也令得宁王心动，就点头答应。

那波斯胡人又道：“王爷别看轻这椅子，这是从土耳其鄂斯曼大君巴查则特处来的！”

“土耳其鄂斯曼大君巴查则特”云云，宁王闻所未闻。但当时在场的，有一个博学多才的异人，立时应声道：“是，巴查则特大君，曾于本朝太祖洪武二十四年，大败东罗马军，又曾于洪武二十九年，大破极西三方，三大国家联军，该三国为匈牙利、法兰西、德意志。”

波斯胡人一听，大是叹服，道：“王爷身边，有这样见识广博的异人，天下无人能及！”

王爷也大是高兴，可是那异人面色一沉，又道：“可是，巴查则特大君，于建文四年，被蒙古帖木儿所擒，败得一败涂地，这又怎么说？”

波斯胡人从容不迫道：“帖木儿知道大君有这张灵椅，所以才无往不利，便命人将灵椅偷去，所以大君才会溃败。”

那异人没有再说什么，波斯胡人也告辞离去。

宁王就命人在密室之中，安放椅子，自己独自一人，不要任何人陪侍。

两天之后，波斯胡人还没有来，宁王已下令，在南昌城中，寻找这波斯胡人，有要事与之相商。

要找这波斯胡人，自然不是难事，一找就到。找到他的人是王府的总管，总管带着他，漏夜进了王府。

〔宁王在两天之后，就急着要找那波斯胡人，自然是他知道了椅子真有灵异之处。可是，记载上却没有提及，那究竟是什么灵异。〕

波斯胡人一进入王府，王爷热烈欢迎，欢迎程度之热烈，令得在一旁的人，都大为诧异。

因为王爷平日虽然以礼贤下士著名，但是也从来未曾看到他对人这样恭敬地欢迎过。

波斯胡人被迎进了王爷只招待得力亲信的一个书斋之中。王爷首先道：“灵椅虽然灵异，不过希望能把它进一步的灵异之处显示。”

波斯胡人于是侃侃而谈，谈这张椅子，到了谁的手中，谁就能登上君主的宝座。自从亚述帝国的君主之后，一共有案可稽的，是有十个君主曾拥有过它。也曾有好几百年的时间，它下落不明，流落民间不知何处，然后又突然出现。

这一番话，把宁王听得如痴如醉，深信天命所归，他将成为大明朝的皇帝了。他的亲信，自然也纷纷向他道贺，令得宁王大是兴奋。

然后，那波斯胡人又道：“这张灵椅，固然有这种灵异的力量，但还是美中不足。因为灵椅原来是和一块巨大的天外飞石有密切联系的。如果灵椅放在那天外飞石上面，那么，君主的权力，简直可以随心所欲。”

宁王听了之后，更是怦然心动，先许了波斯胡人为“国师”，然后，又给了波斯胡人许许多多金银珠宝—多的程度，一定极其惊人，甚至没有详细的数字，在记载中只说：“几倾王之所有。”

那是说，几乎把王爷所有的珠宝金银，都给了那波斯胡人了！

（对一个密谋要造反，想做皇帝的野心家来说，金银珠宝，实在是不算什么的。他需要的是权力，那灵椅既然能给他权力，他倾其所有来交换，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。）

于是，那波斯胡人，用了三辆大马车，把王爷的赏赐带走了。而王爷感到十分满意，天赐灵椅，那简直已等于是皇帝的龙椅了！

终于“起事之议，三日后议定矣”。也就是说，如何举兵，在得了灵椅后五日才正式决定的。

明朝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，并没有成功。皇帝派了王守仁去平乱，一举成功，宁王被擒，杀了头，这是史有明文的事实。

原振侠和南越，在看完了这段记载之后，呆了好久好久，原振侠才道：“事实上，灵椅并未能帮助宁王，他的造反失败了！”

南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那是因为灵椅被人偷走的缘故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—是的，灵椅被偷走了，所以宁王的皇帝梦就做不成。偷走灵椅的，是王府的总管，那总管，是最先找到波斯胡人的。

在那总管把波斯胡人又带进王府之前，他是不是已经先从波斯胡人那里，知道了灵椅的一切呢？当然有可能！

更有可能的是，总管知道的，可能比王爷知道的更多。因为他可以以总管的身分，警告波斯胡人，在王爷面前，什么可以说，什么不应该说，波斯胡人自然会听从他的安排。

可是，总管为什么要偷走那张椅子呢？

这已经是不可稽考的往事了，但是推测起来，也不外两个原因。

一、总管自己想做皇帝。

这个原因的可能性不高，王爷和皇帝之间的距离比较近，身为王爷，进一步想做皇帝，这是自然的事。王府总管的地位极低，一个地位卑微的人，再做梦，也不会梦想自己会有资格做皇帝的。

二、符总管早已偷盗了王爷的许多珍藏，早已准备逃走的，所以，他就不希望宁王能做皇帝。

要是宁王做了皇帝，权力和势力都是无限制的，任凭他逃到天涯海角，皇帝都有能力把他抓回来，明正典刑。

所以，他不希望宁王成功。宁王造反只要一败，非死不可，他究竟盗走了王府中多少财物，也就永远不会有人追究了。

这个可能性最大—符总管当年逃走的时候，将灵椅也带了走，目的并不是想自己在灵椅上得到什么好处。他的目的是破坏，是不想宁王得了灵椅之助，而登上皇帝的宝座！

也正因为这一点，所以他逃到了荒岛之上后，造了巨宅，就把灵椅密封在一个小空间中。他知道那是非同小可的宝物，但自己又用不上，又对之有一种恐惧神秘之感，所以才想把它藏起来，从此不再被人发现。

这一藏，果然又藏了四百多年！

原振侠把自己的设想，向南越说了一遍，想听听南越的意见如何。

南越沉吟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四百多年之前发生的事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，实在无法确知，你的设想，已经够合情合理的了。”

原振侠看出南越有点精神恍惚，他又道：“不知当时在经过了两天之后，宁王知道了灵椅的什么灵异，也是晃动和会讲话？”

南越喃喃地道：“恐怕还不止，因为他是一个有资格做君主的人，灵椅所给予的，和给普通的人不同……那……记载中提及的‘天外飞石’，是不是就是沙尔贡二世陵堂中的那个石台？”

原振侠连想也没有想：“当然是。”

南越口唇掀动着，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，原振侠沉声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在想，把灵椅放在石台上，会怎么样？”

南越身子震动了一下，面上的肌肉牵动着，并没有回答。原振侠冷笑：“不论怎样，我绝不信有什么力量，可以使一个古董商人变成皇帝的！”

南越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可是他却没有什么。

原振侠无法确知他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又看了一下柜子中其余的资料，看起来，在残破不全的碎纸中，已经没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了，他催道：“好了，要找的找到了，该去看看那张灵椅了！”

南越转过身去，点头答应。两人一起走了出去，这时，夜已很深了。

从图书馆到南越的那所巨宅，路程相当远。一路上，原振侠提了三次：“那灵椅对你来说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那个王府总管，当年得了之后，就把它封藏了起来，那是他的聪明。如今，灵椅非但不能给你有任何好处，还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，听我的话，把它毁掉算了！”

前两次，南越都没有回答，到了最后一次，南越突然道：“好！可是灵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制造的，十分坚硬，要毁掉它，不是容易的事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那还不容易，用水泥把它包起来，抛到海底去，就谁也找不到它了！”

南越想了一想：“也好。”

原振侠本来以为南越一定不肯答应的，自己不知道还要费多少唇舌，如今南越居然答应了，那使他感到十分高兴。

他们没有再说什么，车子一直向前驶着，在接近巨宅的路口停了下来。然后，他们一起在黑暗之中，向那所巨宅走去。

在巨宅门口，南越用钥匙开了门。他两个仆人已经睡了，那么大的一所宅子，到处都是黑沉沉、静悄悄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之感。

南越带着原振侠向内走，一直走到了他的书斋之中，他才着亮了灯。

原振侠打量著书斋中的布置，所有的布置都是明朝或明朝以前的古物，所以置身其间，使人有极强烈的时光倒流之感。

南越指着一幅挂着的绣幔：“灵椅，就在这幅绣幔的后面。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心跳加剧。一直到这时为止，他对那张灵椅的来龙去脉，已经再清楚也没有了，可是，灵椅究竟是什么东西，他却还是说不上来。

当然，如果他肯接受灵椅是天神自天庭上带下来，赐给人间君主的东西，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

可是，这种说法，原振侠认为是神话，是传说，不是事实。所以，他实在无法确知灵椅究竟是什么！

那么怪异的，在人类历史之中曾起过神秘作用的东西，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，这多少令得他有点紧张。

他来到了绣幔之前，吸了一口气，伸手撩起了那幅绣幔来。

绣幔一撩开，他就看到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空间。可是他却只看到，那小空间的地上，有一个小圆孔，并没有看到什么灵椅！

原振侠陡然一怔，而就在那一刹间，他的后脑之上，突然挨了一下重击！

那一下重击，令得他眼前一阵发黑，双手没有目的地向前抓了一下，恰好抓住了那幅明朝的绣幔。在那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中，他还能急速地想着——自己要昏过去了，那是由于后脑突然受了袭击，袭击自己的，自然是南越！

原振侠甚至还滑稽地想到：南越用来袭击的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？是唐伯虎用过的铜纸镇，还是祝枝山用过的那一方端砚？

他当然不会得到答案，事实上，他连转过头来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。当他的双手，才抓住了那幅绣幔之际，身子一晃，便已倒了下去。

当他倒下去之际，连把那幅绣幔扯裂了的声音都没有听到，就昏了过去！

在他的身后，南越的手中，还拿着一只铜香炉——原振侠料错了，南越用来重重打了他后脑一下的，不是铜纸镇，也不是砚台，而是一只宣化铜香炉，那是世上有名的明朝古董！原振侠的身手十分灵敏，而且警觉也一直很高，要在背后偷袭他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可是南越的偷袭，实在太出于意料之外了！

不论原振侠怎么想，都想不到南越会卑鄙到在背后偷袭，而且一下子就打中了他后脑的要害——他全然不曾提防！

再加上，当南越动手的时候，他正撩开了绣幔，一心想要看看那张灵椅，而又什么也未曾看到，正在极度愕然之际，自然更不提防！

当原振侠倒地之后，南越的手中，还拿着那只宣化香炉。他的脸色苍白，身子也在不住发着抖，这样子对付另一个人，南越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他真不知道，自己是如何有勇气做到这一点的！

他喘着气，跨过了原振侠倒在地上的身子，匆匆忙忙，抛开了手中的香炉，踏过了本来是他最心爱的那幅绣幔，跨进了那个空间。

在这里，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——原振侠没有看到那张灵椅，在原振侠眼中看出来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，当绣幔一撩开之际，南越就看到那张灵椅在。

南越不但看到那张灵椅在，而且还清清楚楚，听到灵椅在讲话：“快把他打昏过去，不然，就会被他弄到海底去了！”

南越虽然有背信的想法，可是把原振侠打昏过去，在听到那句话之前，他连想都未曾想到过。但在一听到了那句话之后，他一下子就拿起了香炉，重重敲在原振侠的后脑之上！

当他跨进了那个空间之后，他双手抓住了那张椅子，将之举了起来——椅子不是很重，南越足可以把它举起来。然后，他转身，又跨过了倒在地上的原振侠，一直举着那椅子，出了书斋。

原振侠的健康状况十分好，虽然重击令得他昏了过去，但是在二十分钟之后，他就开始醒了过来。

当重击突然而来之际，他连疼痛的感觉也没有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感到了后脑被击处传来了一阵剧痛，再接着，他就睁开了眼来。

当他睁开眼，伸手按住了后脑被击处，手心上有碰到浓稠鲜血感觉之际，他已经完全想起了发生了什么事。

那令得他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愤怒的声音，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南越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把书桌上的东西，全都扫到了地上。原振侠当然是有理由愤怒的，他把一切经过全都告诉了南越，南越却用那么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！

但是原振侠立时知道，自己在这时发怒，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南越显然已经不在！

原振侠喘着气，先撕破了衣服，把后脑的伤处扎了起来。当他反手在绑扎着布条之际，他一直盯视着那个小空间在看着——没有椅子，里面是空的。

这时，里面当然没有椅子，因为椅子已经被南越拿走了。可是，当南越还没有把椅子拿走的时候，为什么原振侠也看不到那张椅子呢？为什么，黄绢派出来的那么干练的特工人员，他们在暗中对这所巨宅的每一处进行搜索，也没有发现那椅子呢？

灵椅，有着神秘的灵异力量，可以使要对它不利的人看不到它！

当时，原振侠自然不知道，一直要到后来，事态逐步发展，他才明白。

当时，原振侠肯定南越已经离去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：南越答应把灵椅毁灭是假的，他早有预谋，把自己打昏过去之后，他就带着那张灵椅躲起来。那张灵椅，根本不在巨宅之中！

原振侠这时的想法，只想对了一半。

他重重顿了一下脚，他绝对可以肯定，灵椅在南越手中，对南越来说，会构成极度的凶险。但是这时，在极度的愤怒情绪之下，他却一点不为南越着急，反而有点幸灾乐祸，因为南越用这样卑劣的手段对付了他，应该有点报应！

原振侠自然不希望灵椅落到卡尔斯将军手中，可是如果他已经尽了力，事情在他的力量不能控制的情形之下，有了意外，他也无法可施。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不但愤怒，而且懊丧之极！

他并没有在那巨宅之中停留。摸着黑，他总算离开了那巨宅，又从黑暗的小路上，回到了车子里。

当他发动车子之际，他心中又在想：自己的遭遇，是一个最好的教训——别相信任何人！

他驾着车，并没有回到住所，而是先到了医院，请他的同事，把他后脑的伤处消毒并重新包扎。同事取笑他：“争风吃醋，和人打架了？”

原振侠只是苦笑，连说话的心情都没有。

离开了医院之后，原振侠才驾车回家，车子是租来的，明天一早还得去归还。本来和他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，忽然之间扯上身来，会弄得他如此烦恼和狼狈，这多半就是“造化弄人”的写照。

一张会摇动，会讲话，有着那么神秘悠久历史的椅子……这一切，全令得原振侠有头昏脑胀之感。他在推门进自己住所之时，神思恍惚，连脚步也有点不稳。

当他进了住所，关上了门之后，不由自主，背靠在门上，喘着气。就在这时，像是身在梦幻中一样，他突然听到了一个极其轻柔动听的声音响起来：“怎么了？觉得不舒服？”

原振侠在听到了那声音之后，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——后脑所受的那下打击太沉重了，竟令得他听到了黄绢的声音！

可是，就在原振侠这样想的时候，眼前突然一亮！那又令得他震动了一下，他并没有亮着电灯，如何会突然有光亮出现的？

他眯着眼，向前看去。黄绢修长的身形，在才一映入他眼帘之际，还是相当模糊的，但是立即变得十分清晰。

一点也不错，是黄绢，站在他的面前，离得他极近。使他不但可以闻到自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清淡的幽香，而且气息可闻！

原振侠把眼睛睁得老大。意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接连而来，从他和南越的对话，图书馆中看到了记载，后脑挨了重击，现在又是黄绢的突然出现。一连串的意外，一个接一个冲了过来，这令得原振侠再次发出了一下呻吟声。

而黄绢也在这时，失声叫了起来：“你……受了伤！你应该在六小时之前到的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一直在跟人打架？伤得怎么样？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虽然，黄绢在责问他，但是他也可以听出，黄绢在语气之中对他的那份关怀。那令得他十分激动，他仍然背靠在门上，张开了双臂，在等着黄绢投进他的怀中。

黄绢只犹豫了极短的时间，就靠向原振侠，原振侠立时抱住了她，轻抚着她的长发。两人偎依在一起，一时之间，谁也不想讲话。

原振侠虽然没有出声，可是心中却在大叫：抛开权位，不要再去追寻什么灵椅，就这样靠在我身边，永远靠着，你会在平静之中得到快乐！

原振侠没有把心中的话叫出来的原因，是他知道，叫出来，随便他叫得多么撕心裂肺、声嘶力竭，都是没有用的！

原振侠急速地吸着气，就在这时，靠在他身前的黄绢，头向后略仰，道：“汉烈米博士疯了！”

原振侠陡然一怔，后脑的伤口又是一阵剧痛。一时之间，他还不明白“汉烈米博士疯了”是什么意思，黄绢又已道：“他要见你，看来他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！”

原振侠这时，只感到心头一阵剧痛，他喃喃地道：“是他要见我，不是你要见我？”

黄绢把他推开了一些，凝视着他，用十分冷淡，但也十分坚决的声调说：“我们实在已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你不必对我……再有任何幻想？”

原振侠的心情更苦涩：“可是，你为什么又总是在我面前出现？”

黄绢半侧过身去，长长的睫毛急速地颤动着，看起来，她的心境也十分矛盾。原振侠伸手，在柔软的长发上轻轻抚摸着。黄绢在开始时，一动也不动，但接着，她就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原振侠的手。

她也不再避开原振侠的眼光，看起来，她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她感到自己不能和原振侠再在感情上纠缠下去。正如她刚才所说的，她和原振侠，实际上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之中的！

她沉着声：“汉烈米企图用强烈的炸药，把整座陵墓全都炸毁，他整个人都变成了疯子！”

原振侠双手捧着头，呆了一会。他也明白了黄绢所说的那一点，那使他的身心都感到一股异样的疲倦。

虽然他对汉烈米博士很有好感，他还是道：“那似乎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是不是？”

黄绢有点怒意：“可是，你曾和他如此接近，难道你不想听听，还有什么意外的发展？”

原振侠作了个无可无不可的手势，他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，令得黄绢更加生气，但是她却还是抑制着怒意：“在你走了之后不久——”

在原振侠走了之后不久，汉烈米显得十分暴躁不安，他把所有人都赶离陵墓，又吩咐警卫严加看守，不准任何人进去。

然后，再要负责警戒的军官，替他运五百公斤烈性炸药来。那军官一面答应着，一面自然立刻用最快的方法，通知了黄绢。

黄绢在接到了报告之后，真正吃了一惊——五百公斤烈性炸药，足以毁坏一切了！她不知道汉烈米要作什么，下令照汉烈米的吩咐，供应他所需的一切，但是如果汉烈米要引爆那五百公斤烈性炸药，就绝不能使他达到目的！

这个命令是十分容易实行的，要引爆烈性炸药，需要相当繁复的手续，一定要通过雷管来引爆。军官接到了命令之后，就照汉烈米的吩咐，给了他五百公斤烈性炸药和二十支雷管，只不过所有的雷管，都拆除了其中作为起爆药的过氧化铅，使得所有的雷管，根本失去了引爆的作用。

汉烈米在得到了供应之后，他的行动就一直有人在暗中监视，而且立即报告给黄绢知道。他把五百公斤炸药，分成了二十份，分布在陵墓的各处，在炸药上插上雷管，再把引爆线联结在一起。

他的这种行动，任何人都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了——他要把整座陵墓炸毁！

而他把炸药布置得那么均匀，五百公斤烈性炸药在同时引爆，那不但可以把整个陵墓炸毁，也足以把陵墓上的那个大广场上的石板，全都炸得飞向半空而碎裂，使这里的一切，在一刹那之间化为乌有！

当黄绢接到这样的报告之际，她实在无法相信——汉烈米是这样狂热的一个考古学家，对任何古物的破坏，对他来说，都是不能容忍的恶行！

可是如今，他却要亲手彻底毁灭人类在考古学上最大的发现。

黄绢是兼程赶去的，当她赶到时，迎接她的军官道：“一切装置都弄妥了，可是看博士的样子，似乎不能决定在什么时候下手。”

黄绢闷哼一声：“他不是不让人接近么，你又怎么知道他在干什么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在送炸药和装备进去的时候，我命人暗中布置了多枚电视摄像管在里面，所以可以看到他在做什么事！”

黄绢跟着军官，进入了一辆卡车的车厢。那车厢中有着相当完善的各种电子设备，有四幅萤光屏，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，看到那陵堂中的情形。

四幅萤光屏上，都有着汉烈米，汉烈米蹲在引爆装置之前，右手按在一个按钮上。

萤光屏上看起来，汉烈米在发着抖，双眼直勾勾地向前看着，盯着那块大石。在大石四周，至少有一百公斤的炸药在。

黄绢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就不由自主叫了起来：“天，他疯了！要是真的炸了起来，他自己会变得什么也不剩下！”

军官道：“不但是他，连我们这里，也会波及！”

黄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他一定是疯了！我不信他真的会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她就看到汉烈米陡然站了起来，用力按下了引爆的按钮。虽然黄绢明知道爆炸不会发生，但是在那一刹那间，她还是不由自主震动了一下。

爆炸当然没有发生，汉烈米整个人，如同泥塑木雕一样，站立着不动。

接着，他冲向一堆炸药，把雷管拔了出来，看了一下，重重摔了开去，转身向外便奔。

在电视萤光屏上，看到他奔上了石级，他一定是发觉受了骗，正在向外冲来。黄绢连忙跳下了卡车，卡车停的地点，离那个广场不是很远。

黄绢才一下车，就看到汉烈米已经冲了出来，挥着手，发出极度愤怒的吼叫声：“滚出来，躲起来的人全给我滚出来！”

黄绢立时大踏步向前走去，冷冷地道：“没有人要躲起来，博士，你为什么要把这里的一切全都毁去？”

汉烈米一看到黄绢，就向她直冲了过来，样子完全是在疯狂的状态之中。黄绢毫不退缩迎上去，几个军官急忙跟在黄绢的身后，已经把佩鎗拔在手中。

黄绢和汉烈米在广场的边缘上相遇，汉烈米一伸手，极度失态地抓向黄绢胸前的衣服。黄绢翻手一拍，将他的手拍了开去。

汉烈米大声责问：“是你！是你破坏了我的行动！”

黄绢的声音更冷峻：“是我阻止了你的破坏行动！”

刹那之间，汉烈米的神情更是激动之极，他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：“你阻止不了，阻止不了！我一定要令这里的一切，全都毁灭——”

当他叫到这里时，他双手扬起，向着黄绢直扑了过来。黄绢向后一退，但没有退开，汉烈米的双手，已然紧紧掐住了黄绢的脖子。

一切来得那么突然，黄绢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汉烈米扭曲了的脸离得她那么近，她感到呼吸紧迫，张大了口想叫，又叫不出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鎗声响起！

鎗声一共响了三下，黄绢只感到灼热的鲜血迸溅开来，洒得她一头一脸。同时，也听到了汉烈米撕心裂肺的呼叫声。

黄绢甚至连视线也被血溅得模糊了。

一个世界著名的学者，竟然会在这样的情形下行凶，这真是太出人意料了！

当她感到汉烈米的手已经松开了她的颈子之际，她又后退了几步，抹去脸上的血。她看到汉烈米就在她的身前，他一共中了三鎗，两鎗中在他双臂上，一鎗中在他的肩头，中鎗处，鲜血在不断地涌出来。

可是他还是活着，还举起了中了鎗的手臂来，伸手指着黄绢，发出一种十分可怕的声音，叫着：“对了，你就是这个样子，满头满脸都是血，就是这样子！”

接着，他急速地喘起气来，但仍然在叫着：“你自己喜欢这样，你那个卡尔斯喜欢这样，不能让别人也这样！”

黄绢又骂又怒：“你是一个疯子！”

汉烈米在嘶叫：“我不是疯子，你才是，卡尔斯才是！你们才是疯子！”

几个军官已经把汉烈米抓了起来，黄绢喘着气：“把他送到医院去！”

汉烈米在剧烈挣扎，但还是被人推上了车子，疾驶了开去。

黄绢转身走向一辆车子，她陡然在车子的倒后视镜中，看到了自己一脸的血污，样子十分可怕！

那当然不是她的血，可是一脸的血污，看起来真是怵目惊心。她也想起了汉烈米的那两句话，她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

一小时之后，黄绢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，她进了病房，去看汉烈米。汉烈米睁着双眼，直直地望着天花板，从头到尾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叫原振侠来见我！”

黄绢在听了几十遍之后，没有说什么，就离开了病房。她知道，除非自己亲自去走一遭，否则，原振侠是不会来的。

原振侠的身子在不由自主发着颤。汉烈米博士为什么要将沙尔贡二世的陵墓彻底毁去，真正的原因他不知道，可是他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感到那和自己要把那张灵椅毁去的目的是是一样的！

这种超乎人类想象和知识范畴之外的事物，会带来什么结果，全然没有人知道。最好的处理方法，是根本不让它们再存在下去！

他勉力镇定心神：“为了汉烈米要见我，你才来的？”

黄绢掠了掠长发，想了一下才道：“不是，我觉得汉烈米已经洞悉了陵墓中的秘密，可是他绝不会对我讲，他要见你，一定会对你讲！”她顿了一顿：“我要你把他的所知，转述给我！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闭上了眼睛——沙尔贡二世陵墓的秘密，说穿了，就是如何使帝王君主的权力，可以得到随心所欲扩张的秘密。

原振侠更可以肯定，汉烈米要毁掉一切，目的是不希望这个秘密泄露出去。

他陡然之间，感到了一阵冲动，疾声问：“汉烈米在中鎗之后，指着你说的那两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，你懂不懂？”

黄绢现出十分厌恶的神情来，直截地道：“不懂！”

原振侠冷笑了一下：“我倒可以略作解释，你追求权力，一直追求下去，到最后，难免头破血流，那是你的事！可是就在你追求权力的过程之中，有多少人先要流血？”

黄绢冷冷地道：“这种话，一点也不新鲜，对我，也起不了任何作用。”

原振侠凝视着她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她已抢先道：“汉烈米一定要向你倾诉他心中的秘密，你去不去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去！”

他答复得那么爽快，倒大大出乎黄绢的意料之外。

原振侠立时又道：“我去，不是为了听他向我诉说秘密，而是去听听一位好朋友的愿望。要是他有什么愿望不能达到的话，我可以尽力帮助他去达成！”

黄绢的神情十分难看。原振侠这样讲，两人之间的敌对地位可是她立即想到，只要原振侠肯去就好了。就算原振侠不肯向她转述汉烈米的秘密，她也有的是法子，可以在他们交谈之际偷听得到。

所以，她一挥手：“走吧！”

原振侠走过去，打开了门，他也心急想见到汉烈米。门一打开，外面有四、五个彪形大汉在，这种场面，原振侠早已习惯了。

黄绢跟着走了出来，一个大汉连忙趋向前，向黄绢低声说了几句。黄绢现出极高兴的神情来，转头道：“他们已找到了那个古董商人，和那张椅子！”

原振侠震动了一下，他在心中暗骂：南越这个混蛋，他以为自己的警告是虚言恫吓，竟然出手袭击自己，现在，他可以说是自食其果了！

而那张椅子，终于落到了黄绢的手中！黄绢说“找到了”，自然是轻描淡写，南越一定已经落在他们手里了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恭喜你！”

黄绢又用阿拉伯语，下了一连串命令，原振侠不是很听得懂，只知道黄绢要她手下把南越带走。

利用外交特权，黄绢要胡作非为起来，带走一个人，那简直是一件小事了。

当原振侠登上专机之际，他却看不到南越，可能南越是在后面的机舱中。因为他看到，在起飞之后，过了很久，黄绢才从后舱走过来，神情十分冷峻。

黄绢一来，就道：“那卖古董的，什么都对我说了，那张椅子现在属于我了！”

原振侠闭上眼睛，一声不出。他看不见黄绢的神情，但是黄绢像箭一样的冷笑声，却不断传进他的耳中。

黄绢一面冷笑，一面道：“你要把灵椅毁去？原来你也知道了那么多，可是一点也不告诉我！”

原振侠只是缓缓地吸气，在他听来，黄绢的声音越来越是狂妄。虽然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清脆动听，但一时之间，原振侠有一个错觉，竟然分不出黄绢的声音和卡尔斯将军有什么不同来。

黄绢在说着：“这张灵椅，一定有特殊的能力，你早已知道这一点的。它能令权力永固，能令权力扩张，能令理想实现，能令——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接了上去：“能令人变成疯子，能令疯子更加疯狂！”

黄绢又发出了一下冷笑：“你等着瞧吧，卡尔斯将军的理想，可以借着神异的力量而实现！”

原振侠陡然睁开眼来，黄绢是一副扬扬自得的神情。可是在感觉上，原振侠却感到，从来也未曾面对过一个令他有如此强烈憎恶感的女性过！

这是黄绢吗？是他所爱的，那么美丽动人的黄绢吗？他一再问自己，可是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，却得不到答案。当然在他面前的是黄绢，可是又不是！

黄绢也瞪视着原振侠，她在继续着：“这是无可抗拒的！人类的历史，因此会改变，也可以说，人类的历史就是照这个规律发展下去。卡尔斯将军和我，会成为全人类的统治者，全世界的人都等着我们把他们从罪恶之中解救出来，现在，这一点可以达到了！”

原振侠尽量抑制着一种极度要作呕的感觉，冷冷地道：“将军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我可以绝对肯定，你的精神状态，是一个十足的疯子！”

黄绢哈哈大笑了起来：“疯子？历史上所有想征服全人类的伟人，全是疯子吗？”

原振侠的回答，来得又快又肯定：“是！全是可怜可悲的疯子！”

黄绢止住了笑，沉着脸望向原振侠。原振侠又冷笑道：“远到亚历山大大帝，近到响应马克思号召的，疯子绝不会成功的！”

黄绢伸出手来，直指着原振侠：“我会，我和卡尔斯会！历史是人创造的，我就是创造历史的人！”

原振侠终于忍不住了，一张口，剧烈地呕吐了起来，一直吐到吐出的全是清水为止。黄绢在原振侠开始呕吐时就已经离开，进入了后舱。在整个飞行途中，原振侠没有再见过她。

飞机一着陆，原振侠就由两个军官陪着，到了医院，见到了汉烈米。

汉烈米的情形十分差——虽然他中了三鎗，但伤势不能算是太严重，可是他的精神极差，原振侠见了，几乎认不出他来。除了他深陷下去的双眼，仍然带着那股固执的神采之外，整个人都脱了形！

他一看到了原振侠，就紧紧握住了原振侠的手，颤声道：“原，那张椅子……那张椅子……”

原振侠的心中极难过，他道：“那张椅子，已经落在黄将军手中了！”

汉烈米陡然震动了一下，整个人几乎从病床上弹跳了起来。接着，他的声音更加发颤：“那……千万不能……原，千万不能让他们……把那张椅子，放在那块大石上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，抬头看了那个面目冷森的护士一眼。他自然明白，在这里的每一句话，都立刻会传进黄绢的耳中。他沉声道：“别再说了，这里没有秘密！”

可是汉烈米的情形，作为一个医生，原振侠看得出，他已经处于一种昏迷的狂吃之中。他不断重复那句话之后，又道：“更不能叫卡尔斯和黄绢坐上去！”

原振侠摇着头：“太迟了，我没有力量可以制止他们。你为什么要毁灭整个陵墓？你一定曾感到什么，是不是？你感到了一些什么？”

汉烈米的神态，像是平静了一些。隔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原……那真是来自天庭的，原来属于天神的東西。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你别发呓语了！”

汉烈米叹了一口气：“原，天庭和天神，只不过是一个名词！”他双眼向上翻，又困难地扬起一只手来，指向上：“你明白了？”

原振侠有点明白，可是他还是缓缓摇着头：“请你作进一步说明。”

汉烈米又沉默了片刻：“你记得我在击碎那个石台之后的情形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，我肯定你那时，看到了什么。”

汉烈米摇着头：“不，我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只不过在那一刹那，我感到……感到……唉，我应该怎么说才好？你有没有经历过，在一刹那之间，忽然知道了许许多多事，就像这些事，原来就是你脑中的记忆一样？”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：“我可以理解这种情形……在人类如今的医学来说，还无法解释这种情形。再精细的解剖学，也无法找到人的思想究竟在何处，只不过可以知道思想是由哪些细胞活动而产生。所以，像你经历的这种情形，还是只能靠想象来解释。”

汉烈米迟疑着，现出十分迷惘的神情来：“我一直在疑惑，那是不是我的幻觉，可是当时的感觉，又是如此强烈和深刻，所以我就决定了要去做……要把一切全毁灭。一直到现在，我还不能肯定自己的决定是不是对，你有什么想象的解释？”

原振侠沉默了片刻，因为那毕竟是相当难以解释的事。

汉烈米又急促地道：“如果我当时的感觉，全是实在的，那么我失败了一次，还要做第二次，一直到成功为止！”

他急速地喘起气来，喘了一会，才又道：“真……可怕……我拚了命，也要去做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暂时按捺住了好奇心，不去问他当时感觉到了什么。他道：“我的解释是，如果有一种强势的思想电波，侵入了人的脑部，就可以使人在极短的时间内，知道很多事了！”

汉烈米迷惘地道：“我不是很明白。”

原振侠作着手势：“人知道事情，是通过不断对外界的接触而累积起来的。通过阅读和听闻等等的途径，在脑部积聚成记忆，然后，再根据记忆，加上自己的理解，就有创新的意念出来。这情形，就和我们如今把资料输入计算机，使计算机有记忆一样。但是人脑的组织比计算机复杂了不知道多少，计算机只能接受输入的资料，不会有创新的意念。”

原振侠顿了一顿：“你那种感觉，就好象把许多资料，一下子就输进了计算机之中一样。人和人之间，是无法用这种方法来交换知识的。”

汉烈米点了点头，仍保持着沉默。原振侠又道：“这种直接由思想和思想之间的交通，是不受时间限制的。我们现在，通过语言文字，使一个人接受基本微积分教育，可能需时一年或更久，但通过思想直接交流的方法，可能只要百分之一秒！”

汉烈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问：“当时，我在击碎了那块大石的一角之际，我……我怔呆了多久？”

原振侠回想着当时的情形：“不能肯定，当时，我想起了石台上所刻的警告，以为大祸将临，所以吓呆了。那段时间，不会很长……不会超过三分钟！”

汉烈米苦笑了一下：“那么久！那真是可以使我感到很多事了！”

原振侠缓缓地，终于把他早已想问的那个问题问了出来：“在那一刹那间，你究竟感觉到了什么？”

汉烈米闭上眼睛一会，才又睁开眼来：“我一击碎了石台的一角，就感到了一股极度的震撼，仿佛在那一刹那间，遭到了电击一样，全身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眼前也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不，不是什么都看不见，而是无论我怎么努力看出去，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深蓝，一片无穷无尽的深蓝。接着，我就听到了一下暴喝声！

“那种暴喝声简直如同迅雷一样，令得我心神皆为之震动。那声音在喝着：‘你太大胆了，竟然敢破坏来自天庭的神迹！’

“那时，我神智还十分清醒。虽然我知道有什么极其奇异的事发生了，可是我发誓，我的神智还是清醒的，我记得我自己立时大声回答：‘什么天庭来的神迹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’原，你当时有没有听到我在说话？”

原振侠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没有听到……可能那只是你在想。对方‘听’到了你的声音？”

汉烈米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原振侠道：“那证明你和对方，是用思想交流的方式在沟通。”

汉烈米静了片刻：“大约是我一叫喊，立即就得到了对方的回响，声音仍是那样令人心神俱震：‘你要是再胡作非为，巨大的灾祸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！快去找我的另一部分来！’

“我实在不知道那声音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就反问：‘什么叫你的另一部分？什么部分？你是什么人？你……你是什么？你就是那块大石，你究竟是什么……我要把你剖开来！’”

汉烈米讲到这里，不由自主喘息起来，可是他又作了一个手势，不让原振侠发问。

接着，他又道：“那声音更响亮，简直令得我昏眩，它道：‘你不能知道我是什么，我是来自天庭的，你们对天庭知道多少？我怎么向你解释？我可以令你们中有权势的人随心所欲，我是天神派来的，天神通过我，来统治你们。我的另一部分和我结合，就有无比的力量，就有你们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，就可以使人类听命于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听命于天神！’”

汉烈米讲到这里，又急速喘起气来。原振侠只感到了一股寒意，他道：“另一部分……那另一部分，就是那张椅子！”

汉烈米睁大了眼，望着原振侠。原振侠又道：“在以前，中国的帝王君主，自称天子，说是受命于天，天是通过了他来统治人类。”

汉烈米发起颤来：“这……只不过是一种假托。难道真的……有一种力量，使得一个人可以统治人类？”

原振侠思绪十分紊乱，他道：“可是人类的历史上，不是有着数不完的千千万万人，受一个人统治的例子吗？这个人，何以能成为至高无上，权力集中的君主？实实在在，君主和普通人一样，只不过都是一个人！”

汉烈米也喃喃道：“权力的宝座，一个人在权力的宝座上，就能够为所欲为，驱使亿万人去服从他！”

原振侠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权力的宝座……这是文学上的修辞，实际上，就是那张椅子，那张……来自天庭的椅子！”

汉烈米现出十分怪异的神情来道：“那……也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吧？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君主，未必每一个都坐过这张椅子的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可是，历史上所有的君主之中，有多少个是称心遂意的？别以为做了君主，就一定十分快乐，权力扩张的野心是无限的，我相信所有君主的痛苦，和普通人是一样的，不能满足！”

汉烈米叹了一声：“那石台……和椅子的结合，就可以使一个君主，得到满足？”

原振侠继续苦笑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未曾有过那种感觉，你应该比我清楚！”

汉烈米挣扎着想起来，但是又颓然倒下去：“是，那声音告诉我，椅子放在石台上，坐了上去，就会由天庭给予无比的力量，使他成为人间权力最高的一个人，一个由天庭派来的统治人类的使者！”

原振侠想了片刻道：“这，可以阐释为那座石台、那张椅子，是一种组合，这种组合，是可以和太空之中某种力量发生联系的。”

汉烈米点头，道：“我也是那样想，所谓‘天庭’，当然是指某一处所在而言，而‘天神’，就是居住在这个所在的一种生命。这种生命有超级的力量，只要通过一个人，就可以统治全人类！”

原振侠双手托着头，呆了片刻，忽然笑了起来。汉烈米瞪着他，显然是不明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还有什么好笑的。

可是原振侠却笑了又笑，直到汉烈米忍不住喝止他，他才道：“真的好笑，我忽然想到，那个人，当他成为人间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之际，他一定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一个人了，是至高无上的君主，统治着全人类。可是实际上，他却只不过是一个工具，某种力量只不过是通过他来统治人类而已。他是工具，是奴隶，比被他统治的人还不如。被他统治的人，还能反抗，而他却连反抗的念头都不会有，沾沾自喜，心甘情愿，一直做着奴隶，这不是很好笑么？”

汉烈米听了，先是怔了一怔，但是接着，他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就在他们的笑声中，病房的门，“砰”地一声，重重打了开来。随着门的打开，黄绢像是一阵风一样，卷了进来。

汉烈米和原振侠两人都怔了一怔，黄绢满面怒容，指着他们：“一点也不好笑，你的话，一点也不好笑！至高无上的君主——”

原振侠立时道：“只不过是某种不可测力量的工具！”

黄绢厉声道：“可是，他还是全人类的统治者！”

原振侠反应更快：“不，是来自太空的某种力量在统治人类，不是他，他是一个傀儡！”

黄绢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卡尔斯将军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！”

原振侠耸了耸肩：“外来的力量，总要选择一个傀儡的。是卡尔斯也好，是你也好，张三李四、阿狗阿猫，并无分别。”

黄绢怒道：“胡说！只有原来已经是有权位的人，坐上了那张椅子，权力才能随心所欲扩大。普通人就算坐上了那椅子，也一样没有用！”

原振侠听了，又由衷地笑了起来，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当然，那种力量很懂得如何去选择它们的工具。已经有了一定权力的人，权力追求的无穷欲望，早已使得他们的心灵受到了

腐蚀，在权力追求的过程中，早已丧失了人性，什么样灭绝人性的事全可以做得出来。普通人，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就成为权力的俘虏！”

原振侠越说越是激昂，汉烈米的双手移动虽然有困难，可是他还是用力在鼓着掌。

黄绢的脸色铁青，原振侠凝视着她，叹息地道：“看看你自己，自从卷进了权力的漩涡之中，变成了什么样子！”

黄绢冷笑一声：“我好得很，不用你来关心！”

她讲了那句话之后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很多谢你们两人的讨论，使我对灵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很对，我同意你们的假设，那石台和那椅子是一个组合，是不知在什么年代，由外层空间某处，被送到地球上来的，是一种有给予权力力量的装置。”

汉烈米喃喃地道：“或许，有可能正是有了这个装置，人类才知道权力这回事——部落社会因之形成，本来是平等的人之中，分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。从此之后，人类自由自在的生活便结束了！”

原振侠并不看黄绢，像是在自顾自地说着：“可是人类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自在的，历史上无数次的反抗，证明了这一点。”

黄绢用力挥着手：“整个装置被分散了那么多年，直到现在才重组在一起。我还可以告诉你们，椅子一直在南越的那所巨宅之中，可是它有着神奇的力量，能够使得对它不利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！”

原振侠淡然道：“听来虽然神奇，但是它既然有和人思想直接交流的能力，要利用它的某种放射力量，影响一下人的视觉神经，使人视而不见，也就不算是有什么怪异的事情了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卡尔斯将军已经启程了？什么时候会坐到那张椅子上去？”

黄绢看了看手表：“快了，大约一小时之后。”

汉烈米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绝望，他几乎是在嘶叫着：“阻止……阻止……他！”

原振侠长长叹了一声，事到如今，他有什么能力阻止？那一套装置——石台和一张椅子，照他的设想，是外层空间某种力量通过它来控制人类的装置。

这种装置，对某些地球人来说，是梦寐以求的，那张椅子，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宝座！

可是，也正如汉烈米刚才所说，人类社会的结构，起了变化，从原始社会变成了部落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，是不是就是由于这套来自外层空间，是某一种外星人想藉此控制人类的装置的影响呢？

而时至今日，这套装置的主人，可以说是极成功的。就算现在，这套装置被毁去，权力的欲望，也已经根深柢固地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之中了！

卡尔斯将军就是一个例子——对卡尔斯将军来说，有这套装置，和没有这套装置，有什么分别？他还不是——要运用一切一切疯狂的手段，去扩充他的权力欲？

当权力欲已成了人类思想的一部分时，沙尔贡二世也好，巴查则特大君也好，宁王朱宸濠也好，卡尔斯将军也好，他们就一定会不顾一切，去追求权力的扩张，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有资格统治全人类！

想到这里，原振侠不由自主，深深叹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：“迟了！”

汉烈米更焦切：“迟了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原振侠把刚才所想的，讲了出来，又道：“太迟了，如果是这套装置才到地球来的时候，就把它毁掉，那还来得及。如今已过了几千年，有它和没有它，实在是一样的。那套装置所能给予人类的力量，早已成为某些人的天性之一了！”

他讲到这里，向黄绢望了过去：“我的分析，或许很令你失望，但那是实在的情形！”

黄绢“哼”地一声：“那张椅子会摇动，会使人感到它在说话，有着极其灵异的功能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自然，它的制造者，在科学上，一定比我们进步了不知道多少，人类再过几万年，也可能比不上它们。不过，我相信它能影响人类的，不过是在人类的思想之中，注入狂热的权力追求欲。你和卡尔斯，早就有了这种欲望，还有什么用？”

黄绢怒道：“历史上有不少君主，靠着它而烜赫一时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当然，那时，人类的思想简单。当大多数人思想简单的时候，少数有强烈权力欲的人，自然容易得逞。但现在，世界上每一个角落，都有像卡尔斯和你这样的人，互相牵制争夺，主观欲望再强，也没有太大作用了！”

黄绢连声冷笑：“走着瞧吧！”

她一个转身，向外走去，重重关上了门。

汉烈米又焦急又惘然地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我相信我的判断不错，那套装置曾对古人起作用，当它已成功地灌输了权力欲给人类之后，现在根本已不起作用了！我们可以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然后，重复了黄绢刚才的一句话：“走着瞧吧！”

一个月之后，世界上最轰动的消息，是卡尔斯将军发动了他对邻国的战争，可是却失败了。

卡尔斯将军也企图召开一个多国的会议，讨论合并为一个大国，要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超级大国，而由他来统治。

可是这个会议计画一提出来，就未被人接受——那些小国的统治者，正如原振侠的分析，也早就知道了权力是怎么一回事，扩张唯恐不及，怎肯放弃？

卡尔斯大怒之下，又对那些小国发动攻击，组织颠覆。可是卡尔斯的行动，一一失败，反倒使他更加孤立了。

从这种情形来看，原振侠的分析是对的。那套来自外层空间的装置，能给予人类的，是权力的野心和欲望。在人类已普遍有了这种野心欲望之际，装置的作用已经等于零。

可是，如果人类的野心、欲望、侵占、掠夺，要一个人去统治亿万人，这种思想，如果是由这套装置带来的话，那么，外星某种高级生物的目的，已经达到了！看看有记录的人类史，为了权力的争夺，演出了多少惨剧？

一直到今天，几乎所有人类大规模悲剧的根源，还是由此而形成的！

三个月后，原振侠又收到了一盒录像带，放出来一看，画面上是黄绢。

黄绢一直没有出声，只是沉思，甚至不怎么变换姿势。原振侠耐心地看着，一直到十分钟之后，黄绢才讲了一句话：“你说对了！”

汉烈米伤愈了之后，没有再继续沙尔贡二世陵墓的考古工作，只发表了一篇文章，约略地提了一下古代君主追求权力的梦，使他们采取了奇异的葬礼形式。

而南越在不久以后，也回到了他的那所旧宅，依然做他的“古旧物品买卖”的生意。

他好几次想和原振侠接触，可是原振侠十分鄙薄他的为人，每一次都严词拒绝，不和他来往。

（完）